日耳曼学文集

目录

1.日耳曼的概念 4

2.日耳曼的认知枷锁 5

3.是日耳曼帮中国进步了吗？ 8

4.日耳曼人为什么歧视中国人/黄种人？ 9

5.日耳曼所谓发达国家 10

6.日耳曼的“白人饭” 11

7.日耳曼与中东人 12

8.日耳曼的进步祭司地位 15

9.日耳曼的“古典音乐” 17

10.日耳曼的“咚咚咚”音乐 20

11.中餐 22

12.日料和法餐 23

13.德国形象 23

14.关于“辱华” 24

15.做题家的“进取心” 25

16.“悬梁刺股” 26

17.日耳曼的种族主义 26

18.留学生的择偶 27

19.日耳曼美食:土耳其烤肉 28

20.日耳曼缺乏市井烟火气 29

21.日耳曼绩效的枷锁 30

22.男性形象 32

23.日耳曼种姓学概述 33

24.日耳曼与印度 36

25.日耳曼的“自由民主” 37

26.日耳曼种族主义:房间里的大象 38

27.日耳曼的基层组织 40

28.日耳曼人的绩效 41

29.日耳曼与伪史论 42

30.种姓制度与匀制化 43

31.日耳曼与全球化 44

32.美国的“再工业化” 46

33.关于英语 48

34.日耳曼的退化 49

35.欧洲的本质 50

36.白人至上的本质 51

37.日耳曼大内宣 52

38.莫迪与印度 53

39.共轭赢学 55

40.日耳曼“民主”国家 56

41.闭环赢学 57

42.种姓制和闭环赢学综述 58

43.逆向民族主义的本质:达利特领班 61

44.日本的本质 64

45.不许说日耳曼不好 65
46.西方古典音乐 66
47.国际影响力 67
48.“发达国家” 68
49.日耳曼的“突破性技术” 69
50.波斯文明 70
51.日耳曼与中国文化 72
52.日本人和中国人谁口碑好? 73
53.伪人学 73
54.蛮夷赢学 75
55.老日耳曼传统 76
56.日耳曼的模因攻击 77
57.日耳曼自闭症 78
58.毛子背锅 79
59.离岸桥头堡赢学 79
60.日耳曼绝技:拆赛道 80
61.日耳曼伪人的习性 81
62.日耳曼世界的护照体系 83
63.泽连斯基 84
64.论东亚 85
65.台湾回归 87
66.日本的形象 89

67.俄乌赢学 90
68.诺贝尔奖 92
69.日耳曼人的“优秀” 93
70.日耳曼的本质 96
71.外娶指南 97
72.日耳曼的科技观 98
73.流行文化 99
74.韩国偷文化 101
75.日耳曼甩锅学 102
76.日耳曼本质缺爹 104
77.“世俗文明” 106
78.美国的政治赢学 109
79.赢学共同体 110
80.日耳曼的赢学史观 112
81.没有美国霸权，只有日耳曼霸权 114
82.日耳曼隐性种族主义 115
83.支持白左还是白右 116
84.印度人为什么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 117
85.为什么西方不能接受俄罗斯？ 120
86.日耳曼学解释乌克兰 121
87.外网论坛 122
88.赢学话术 123
89.日耳曼学:一种进攻性后殖民主义 124
90.日耳曼学总陈 126

日耳曼就是五眼盎撒（英美加澳）+西北欧。日耳曼学就是研究上述国家问题的学说（有时也叫“日耳蛮学”）。

1.日耳曼的概念

作者:ciszewski

很多中国人，尤其 stem 行业从业者，因为学术和工作，都去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了，并充分感受到了此类国家的不友好，他们甚至能把这些国家的名字都列出来，但从来不会概括出「日耳曼」这个词，也不会妨碍他们继续在这几个日耳曼国家绕圈儿跑，而不去别的国家（除非是日耳曼人认证的旅游胜地如南欧、拉美）。

然而在谈及东欧人时，一口一个「斯拉夫」：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立陶宛人，都是斯拉夫人。通常在他们的叙述中这些东欧同学/同事的角色是「比发达国家的人更恶劣」。归化日耳曼的东北欧人确实如此，但很明显，他们基本没有去过东欧本土，也不去区分东北欧和巴尔干。

随便给东欧人扣「斯拉夫」帽子这个现象其实很正常，因为这是一种「泛化轻蔑」，一方面是没有动机去花任何精力去了解东欧人，直接用个「斯拉夫」名字就完事了，另一方面则是故意以这种姿态来表达轻蔑态度。这种做法原本就是日耳曼人自己搞的，自然会被学去。

然而「日耳曼」这一概念很有意思，它被遮盖了起来。日耳曼人在搞事实上的泛日耳曼主义时，不去提它；东亚人在精准拜日耳曼国家时，不去提它。

甚至在有人批判日耳曼时，拜日耳曼进步徒的反应不是用「进步好、日耳曼德行高尚」来回应，而是试图解构「日耳曼」这一概念的合理性，说这个词不能瞎用。一般会有两个手法，一个是用一些祖源和族群的不重合来证明这个概念不严谨所以不能用，另一个是宣扬我把好多国家都塞进了日耳曼，指出这种「灵活」的定义没有意义，所以不能用。

我在描述「日耳曼」时，就是指「日耳曼语族群」，唯一的例外就是会给法兰西人发个日耳曼籍。而对其他族群只有「受日耳曼影响严重」，如捷克、立陶宛，或「在自身文明圈内可以类比为日耳曼的地位」，如日韩内亚，并不算日耳曼。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名字被德三用烂了，不方便再用，并且日耳曼人在世界上也开始收缩，需要建构别的泛认同，因此不再高频使用这个他们

常常用在种族主义语境中的术语。但日耳曼人的种族主义和共同体认同依然是存在的，舆论集团也是存在的，他们用一些新兴指标来证明「一些国家」如何文明如何体面如何进步如何好，其民间也向东亚等地散播爱尔兰、法国等国的负面小道消息。在众多他们编造的排名中（一般是用颜色深浅标示某种指标的世界地图）中，他们都精准地把自己排在最前面。

2.日耳曼的认知枷锁

作者:ciszewski

中国人（及东亚人）拜日耳曼这么严重且难以根除，是因为它由三个认知枷锁造成的，这三个枷锁互不相干，但每一个都足以导致中国人拜日耳曼。所以不把三个认知枷锁全部破除，中国人拜日耳曼是不会停止的。这些枷锁来自中国和日耳曼互动的历史，也有中国文化弱点的因素：

思维枷锁一：日耳曼文明先进

殖人对日耳曼的崇拜自不必说。

其实左人眼里，日耳曼的进步性也是天然存在的，因为左人的理论基础来自莱茵河的红色传统，左人在拜革命导师的时候，必然会抬高莱茵河的地位，尤其是德国，然后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因为红色文化的根基是一整套莱茵河一带的

文化，比如黑格尔、法国启蒙大师等……有了这一层敬畏，左人在批评英法德的时候，只说「他们孕育出了进步的文化，但后来走了弯路」，任何批评都十分谨慎、客气，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而且绝不会上升到对日耳曼民族性的批评，只限于现实层面（和日耳曼人预设的）理论层面，毕竟一旦上升到批评日耳曼人民族性的高度，那日耳曼的那些「思想巨人」就没有了合法性的根源，那左经就废了……

由于日耳曼对中国造成的肉眼可见的直接伤害并不位于前列，日耳曼也和中国不接壤，所以粉红对此比较忽略。相反，他们还会崇拜德三的帅气，中国初高中有一大群崇拜希特勒的。而且他们由于对绿教的偏见，也会间接对日耳曼产生支持的情绪。

中国文化让人很容易因为「先进性」而产生崇拜，因为中国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要对面更富裕，自然而然就好像更先进，进而就会反思自己的一切。而中东文化有着「绝对性、永恒性」，中东人不会因为日耳曼的物质优势就推导出其精神的先进性，日耳曼人的精神和文化在中东一直都是笑话。

这种对所谓先进性的崇拜是精神的，即便物质超过了也无法解决，甚至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从前在中国的物质条件大幅度落后的条件下，很多国女就直接投了日耳曼，完全不再考虑国男了；而现在，「东食西宿」的情况多了起来，等于是让国男的负担又加重了。

思维枷锁二：日耳曼天生神力

由于中国人看待世界是从宏大层面审视的，对一个族群实力的评估就是GDP、航母什么的，所以中国人看到日耳曼占有的地皮和海洋，以及各种先发霸权，对前殖民地的掌控，心里是绝望的，因此对抗日耳曼的措施几乎都是防御性、应激性的。

其实这也有道理，在宏大层面，日耳曼的实力依然是世界最大。可一个族群的实力并非只体现在宏大层面。海洋日耳曼在拉丁人、印度人眼里，以及欧陆日耳曼人在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眼里，完全是不堪一击的费拉人，只是因为日耳曼人能（通过压榨全世界、东亚侨民以及一部分自己的勤劳）供养这些强力族群，所以强力族群目前还是吃得很满足的，只要在人口结构上一步步蚕食，在社会话语上一步步解构日耳曼就可以了。这些靠的是自组织的武德和在政坛、文娱界搞事情的能力，和 GDP、航母完全无关……而中国人在这种民间层面上的力量，甚至要远逊于日耳曼人，再加上一些认知光环，于是同样是日耳曼人，在强力族群看来费拉不堪，在中国人眼里就是「武德充沛的红脖子」。

思维枷锁三：日耳曼并无歧视

这主要发生在居住在日耳曼的中国人中间。他们为了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不仅声称「我现在顿顿吃大牛排」，还声称「美国/英国/德国人对我挺好的，没什么大的歧视问题」，甚至反咬一口「是有点歧视，但依然比国内好多了；真正有歧视的国家是中国/俄国……」。这些人也习惯于把日耳曼的很多问题推到第三世界移民身上……总之，日耳曼人一定是清白的。

中国的反思文化一方面来源于中国本土，比如老师和父母说「你怎么这么笨、怎么这都不会」，小孩就学会了反思；一方面源于对日耳曼规训的服从（这种「日耳曼批评——中国人反思」的思维模式始于五四运动，并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

近现代族群文化建构中），他们会认为「中国人一定是不够文明，所以被日耳曼人讨厌」，被日耳曼女拒绝了就反思「肯定是我不够高大强壮、不够风趣幽默，甚至胡须不够浓密……」，总之都是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变得特别特别特别优秀，才有资格得到认可。

总之，这三条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中国人在精神层面在日耳曼面前处于劣势。而在中东人眼里，日耳曼野蛮、日耳曼费拉、日耳曼歧视中东文化（尽管日耳曼人对中东文化无底线让步，还嫁一群女人过去）。

3.是日耳曼帮中国进步了吗？

作者:ciszewski

是日耳曼帮助中国进步的吗？

从「文明史观」角度来看，是中国人德行高尚，日耳曼人自然就送来了新奇器物，和历史上从内亚输入新奇器物并无不同。

至于说是日耳曼人入侵吓到中国了，就突然让中国觉醒了，然而其实内亚吓到中国的时候多得是，蛮族本来就是喜欢围着文明国度转，一会上贡，一会入侵的。中国在面对日耳曼时整个文明都能崩，主要原因是它赶上了王朝末期而已。王朝末期的局面天然会带来合法性减成，这让进步壬「从外部获得合法性」变得更加自然，等于是很不巧。

同样，「文明史观」也同样适用其他文明世界。比如当今的「中东移民入西北欧」，在拜日耳曼进步徒的眼中，这就是西北欧太心善所致了什么恶果。然而实际上，这正是中东人德行高尚的体现。地中海老文明人填补文明荒漠、扩散文明，是天经地义的，就好比中原向内亚输出人口只能带来繁荣一样。

那么，为什么要从文明世界的角度看待事物？

那不然难道要从蛮族的角度看吗？「中国人搭了上世纪日耳曼发明的便车」？

至于说为什么要谈「德行」，因为「德行」正是判断文明程度的基础，或者，对于蛮族来说，是判断其归附文明世界的程度，比如说，俄罗斯作为「模范白人」，正是获得了世界上全部文明区的好感；俄罗斯人对境内其他民族包容平等开放的相处方式，也让内部的族群张力远低于西北欧国家的，这就是作为蛮族的德行典范。

日耳曼人正是与「蛮族正道德行」背道而驰的。

在日耳曼人比如说美国的文明秩序建构中，对印第安人的图图正是文明与德行低下的体现。美国有所谓「从希腊罗马继承来的文化」，然而，盎族本身就是新教狂徒叛逆罗马发家的，其次，盎族对待土著的方式完全是不符合文明人习惯

的，文明人对待土著的习惯，以及其取得的成就，有现成的，就在美国隔壁的墨西哥。

中国社会的内部生态问题和对外态势的重大挑战，正是「文明人放弃了文明史观」的问题，而非文明本身的问题。

4.日耳曼人为什么歧视中国人/黄种人？

作者:ciszewski

对于日耳曼人把东亚人和内亚人视为一类并加以歧视的做法，一个常见的回应就是「日耳曼人反东亚，发明出『黄种人、黄祸论』，其实是因为内亚形象的不堪，东亚人只是不幸地受到了牵连」。

这个回应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防止落入「泛黄人主义」这个日耳曼人设计的话语陷阱。然而如果止步于此，则会继续存在/导致其他问题。

首先，这并不是「日耳曼人误把内亚人和东亚人搞混了，才造成了什么误会」。内亚和日耳曼在十三世纪的接触并不深，在那之后就被遗忘了，是后来日耳曼为了打破「文明-野蛮」，塑造「白人-黄人」，以实现对自己的升格，才刻意搭建出的世界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看不上内亚，但并没有出现「把内亚和东亚搞混淆了」的情况，除非是后来受到了日耳曼文化模因的影响。日耳曼的这种「误解」甚至把泰国人都带进来了，让日耳曼种族主义者对着泰国人做出眯眯眼手势……这种离谱的操作根本不是什么「搞混了」。

其次是，这一话语如果不进一步雕琢，很可能会赋予日耳曼种族主义的合法性。东亚对内亚的心理态势是基于文明的，而非基于种族主义的。如果认可了日耳曼对内亚的基于种族的歧视，那么即便把东亚摘出来，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日耳曼种族歧视的合法性。而在种族主义层面，日耳曼是占据主场的，只要「种族评判」继续存在，那么日耳曼的话语操作空间就会一直存在。

此外，日耳曼人并没有评判内亚人的资格，因为他们是一样的，甚至，日耳曼人比内亚更具有种族主义和输出进步的负面德行。如果日耳曼人非想玩玩「蛮族内部排名」，那就让他们自己玩，文明人不应理会，尤其不应在承认种族主义划分的合理性的条件下，再把自己摘出去。更讽刺的是，日耳曼在特定的舆论场中已经开始给内亚发「游牧武德籍」了，可见日耳曼自近

代以来的真正目标一直是东亚，先是「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内亚人」，莫名其妙地把内亚的负面形象强加给东亚，再反手给内亚抬籍，实在是赢两次。

5.日耳曼所谓发达国家

作者:ciszewski

日耳曼是文明荒漠，因此维持自己的上位性必须要满足两点，一是把基于「工业革命」的「进步叙事」灌输给全世界，二是搞出点儿社会理论、指数什么的，算出自己在这个话语体系内最杰出。所谓「发达国家」本身就是日耳曼集团建构出来的极其抽象的概念，标准什么的全靠拍脑子，最后算出来得出自己最棒，是人类绩效巅峰。个别拜进步上脑的国家把部分指标如工业产量、GDP，甚至「大学国际化指数」，做得比日耳曼人还好，根本不妨碍日耳曼提出新的指标，淡化旧的指标，并且越来越抽象。

海湾光卖石油的时候，日耳曼集团说光卖石油的不能算，现在海湾转型了，搞石油产业之外的新兴产业，日耳曼集团还有什么「创新指数」之类的等着你。

就拿「创新指数」来说，「创新就是好」本身是建构出来的，「应该创新什么」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如何算创新」也是特定标准下安排好的。这种指标究竟有多少意义？

日本、新加坡这几个能排进「发达国家」，是因为这几个国家数量少，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屈从日耳曼，更在文化上屈从日耳曼，根本就是日耳曼的「橱窗国家」。

意大利、希腊就算不是发达国家了，其文明遗产也足以支撑其形象的高度，而日耳曼国家一旦跌出「人均 GDP、好大学」这样的指标的第一档，那就什么也不是了，就和雅库特人一个级别的了。

因此日耳曼必须不能承认海湾是发达国家，不然好几个政治上两面三刀，文化上攻势凌厉的国家和日耳曼并列第一档，日耳曼建构的「进步教上位者形象」就破灭了。

与其说「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多么不合理，不如说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意义。人类真的需要这个概念吗?

6.日耳曼的“白人饭”

作者:ciszewski

「拜白人饭」必然有两大特征，一是「和味道无关」，二是「不会单独存在」。

「很多人拜白人饭」这一命题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会遭到那些自己就拜白人饭的人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仔细想了想，好像白人饭真的不算多好吃。这是味觉正常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然而这就是「拜白人饭」的难绷之处，他们讲的是「整块大肉比切碎的肉片

更高级、纯瘦肉块比下水和带皮或脂肪的肉更高级、不做调味只吃本味更高级、大量摄入肉类更高级、简单随意比精心料理食材更高级……」。这时候你跟他说，「你拜白人饭」，他们会说「我没说白人饭好吃啊」。

然而如果真的是真心觉得白人饭从味道上就好吃，那甚至都不算拜，因为这是基于味觉的主观体验。而如果是不认为它味道好，但是建构出很多别的价值来赋予白人饭高级感，那么就真的是拜了。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前段时间那个徐思远吃牛排表现优越感的片段，你觉得他吃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味道真好」，还是什么别的？这个片段典得不行，让我乐到以为他在反串。

「要多吃肉」也是一个建构出来的价值取向。我曾经也把它作为一个信条，促使我吃肉的不是想吃肉的本能，而是什么抽象的价值取向，是一些「自强、武德」相关的价值。等我不太在意这种价值的时候，我的肉摄入量就下降了。

在中国当前的肉摄入水平下，进一步的提升不会促使体质的明显提高，特别是身高。身高作为「向日耳曼看齐的自强指标」，常常被拿来和肉摄入量挂钩。而当前中国的肉摄入量已经十分接近美澳，香港甚至大幅超过了美澳，那也不影响这种价值取向的执念，只要忽略掉「肉摄入量」，继续强调其他的几个就可以了。

「不会单独存在」指的就是和抽象的价值取向挂钩。一个人会先拜日耳曼，然后觉得「白人饭虽然不能算多好吃，但一定有怎样怎样的优越性」，于是把这些白人饭的特征拿来夸大。如果他们用的是「西餐」这个词，那么就必然会把不符合前述「高级特征」的法餐开除，顺带也让其他人对「西餐」的概念有所漂移。

「拜白人饭」还有一个可能的表现，就是把法餐理解为「昂贵不实」的餐饮，与白人饭「物美价廉的大牛排」相对。这是源于对「日耳曼把法餐高端化」的二道加工，使之更利于日耳曼。然而，所谓「法餐」，难道不是「法兰西人平时吃的菜」吗？如果法餐必然昂贵，那法兰西人是不是得人均食不果腹了？很多日耳曼人和东亚人在去法国旅游后，都有一个感悟「法国的法餐其实不贵」……那当然了，法餐本来就不是昂贵的东西。

7.日耳曼与中东人

作者：ciszewski

关于西北欧人和中东人的互动及其意义，至少应该有三个点需要认识。

首先是最明显的谁强谁弱，有人举出「西北欧人唤醒海盗基因、西北欧政坛

右转、西北欧人有原子弹和机关枪」等赢法。然而「白人民间武德」在川普之后原形毕露，充斥世界社交媒体的乌克兰右翼也在俄统区打不起来任何游击战。西北欧政坛的右转也并没有带来实质转变。各种武器也在民间博弈中成为了摆着不用的玩具。

其次是谁文明，谁野蛮。地中海的文明高度远不是西北欧的蛮族可以比的，西北欧人的富裕不能掩盖他们的蛮族气质。一个「白人饭、司马脸、偏执自私、穷极无聊」的社会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守护的。

在不同文化群体互动的层面，中东各国大多都有大量的基督徒，一般都在1%左右，在伊拉克达到 3%，并且这些人存在了上千年了，比欧洲的基督教都古老。他们在实力上可谓弱势，如果不是靠的和平共处，他们难道不是早就被图没了，能和平存续到今天吗？能被拿出来说宗教冲突的，基本都是民族冲突，比如亚阿，而同族冲突的黎巴嫩，则纯为外部插手，而这种插手从一千年前就开始了。

从宏大层面看，仁慈的苏丹在征服巴尔干后创立了优秀的米利特制度，在文化上完全自治，延续甚至强化了当地的信仰，教基督徒学会了如何抵抗文艺复兴，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这样少数人口的转变完全是自然发生的。这和之前的十字军东征是不同的。

西北欧人立威靠的是发动战争，屠杀原住民，直到今天他们也是在世界上发

动战争最积极的，屠杀人口也是最多的，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而中东人立威则选择的是「伤害最小，威慑最大」的模式，即每年稍微来那么几次，每次减员个位数的人，达到威慑效果了这几年就不再干了。他们选择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模式，如果他们的目的真的是像西北欧人那样有效率地杀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像麻园札幌一样使用毒气呢？

中东人能有效利用西北欧当地人的资源则主要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力比较强而已，不像东亚移民个个都在大笔贴钱。中东人日常的工作强度比当地人只高不低。所谓「难民不干活」则是为西北欧白人辩护的伎俩。首先这些难民本来在自己国家都有工作的，自己家被西北人拆了才不得不来。来了西北欧之后还需要学习语言、适应社会、学习技能、挖掘岗位，然后才能加入就业市场，这没有个几年都是不够的。而且中东移民用收入来投入家庭建设，而非如西北欧人花天酒地，这似乎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有人认为「白人在养着移民，等白人被榨干了，社会就垮了」，这种观念从东亚人口中说出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这和 The White Man's Burden 如出一辙。很难相信会有人替白人保留着这样的世界观。叙利亚在被西北欧干涉之前可是在世界上都算繁荣的国家，这时候可没有什么东亚人眼中「勤劳肯干乐于奉献」的白人。

最后就是对东亚人的态度。文明同样意味着善于明善恶。西北欧的中东人犯罪基本都是马格里布人所为，叙利亚人都是和善的日子人。然而即便是充满蛮族气质的马格里布人，也依然只针对前殖民者——白人，而不针对亚洲人，这和美国黑人无差别输出是不一样的。要做到如此就事论事，没有一定的文明高度是不

可能的。西北欧人就是因为文明程度低下，才能发展出「种族主义」这样「因样貌相似而做出绝对定性」的脑回路。中东人民间对东亚人十分友好，这和西北欧人的歧视是不同的。等马格里布人这把「利刃」解决了西北欧人问题，最后再由黎凡特人文明化，整个社会就安定了。

然而东亚很多人却处处为西北欧人担忧，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白人的体面」是「东亚进步徒的理论的根源和动力」。如果东亚人超过白人，那么是一种「文明上的一脉相承」，白人会作为「现代文明创立者」存在，这样，东亚人心里会有一种一致感。

而如果白人的体面毁了，靠着「全面学习西方近现代先进文明」作为精神给养的东亚进步徒的世界观会陷入虚无与错乱，而且也回不到从前，因为原来无保可守的儒-法文明已经被完全解构了。要特别注意，自上世纪以来，东亚人和东北欧人由于原文明体系已经消逝，其「社会议题独立设定能力」是几乎没有的，基本就是日耳曼输出什么社会议题，就讨论一下，日耳曼社会有什么对立，东亚社会内部就也学着对立一下。苏联末期正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苏联的社会议题最早是西欧设定的，原样粘贴到苏联的，苏联拿过来讨论了几十年，但是随着西方断了「议题制造源」，苏联自身的文明底蕴和文化自信也不行，不能想出自己要讨论什么，于是苏联的大脑就逐渐放空了，导致最后的迷茫和消逝。沙俄不存在

这个问题，首先是沙俄虽然是希腊文化搬运工，但上千年已经习惯了按照本土传承和输出东正教，其次是沙俄的东正教文化体系是完整的世界观，而非苏联文化的「模块」性质。

东亚人为了维护前述「预想的一致性」，就必然在潜意识里不希望白人遭受灾难，也就是说，（甚至也只有品客）认为「东亚人可以在温和的规模超越西北欧并与之和平共处，并赋予其退休老二的地位，自己传承西北欧的进步文化，但不允许不体面的族群伤害西北欧」，类比就是「自己盖的宫殿可以超越所罗门王，但是不允许别人对所罗门王不敬」。

如果棕色人确实做出了体面的事（如前文所述），那也等于也是在破坏这一潜意识里世界观的一致性，所以东亚人在潜意识里会忽略或否认它。

8.日耳曼的进步祭司地位

作者:ciszewski

形象输出「祭司感＞文明古国＞流行文化」的层级链条。层级越高，形象吸引力加成就越大，而且只要具有了层级高的形象力，那么低层级的甚至都是没必要的。

在进步徒眼中，英国是进步文明的祭司，法国是进步文明的文明古国，德国大概是两种都有一些，并处于两者之间。

关于「进步文明的文明古国」的法国要不要有流行文化，人们会觉得法国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高级文化，流行文化可以有一些，没有也无所谓。但关于英国和德国，那是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下里巴人的东西」。而关于英国要不要有法国那样「文明古国」的丰富文化，进步徒也并不在意，不论是中国意大利扎根底层的市井文化，还是日本法国的雕花文化，都不用有，美食、艺术、社会活动随便匮乏没关系，反正英国人绅士，并且天然人格力丰富，冒着仙气，根本不需要世俗文明。英国作为「进步教祭司」的例子如果用地中海文明体系作类比，就好比希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祭司，在日耳曼人眼里也是冒着仙气的，那么「文明古国层级的」美食、艺术、社会活动都不重要了，比如在日耳曼人眼里并不存在什么高档「希腊菜」，虽然这些东西希腊也不缺；至于「希腊偶像剧、希腊饶舌歌」根本不需要，甚至最好不要有。

流行文化一般只在前两个层级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比如韩流在越对黄人有好感的国家，越能流行，在日耳曼国根本打不开市场（但是拜日耳曼的非说有很大市场，而且把希望全押这上）；土耳其能成为世界第二影视剧输出大国，但在东亚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拉丁的歌舞火遍欧美，但在东亚依然也没有存在。

所以中国实在不用输出什么流行文化。注定能接受中国流行文化的国家，本

身就已经被更高层级的文明古国形象所感召了，而注定不能接受中国流行文化的国家，本来就认识不到中华文明。

之所以很多中国人急着要输出流行文化，是因为他们认识不到中华文明古国的形象有多大意义，毕竟这是他们通过观察日耳曼上位者的评论和反应得出的结论：「日耳曼人不认可中华文明，那么全世界人眼里，中华文明就什么也不是」，所以才把流行文化当成了救命稻草，非把自己和韩国放到一个赛道上比。

但凡认识到自己高层级形象力的，都不会焦虑地想获得低层级的形象力。意大利兼具祭司形象和文明古国形象，希腊、以色列具有世界顶流的祭司形象，他们都不觉得「外国人不看意大利剧、希腊剧、以色列剧」会是什么问题。拉丁的流行文化输出对拉丁的形象加成无论如何也无法触及意大利的地花板，不论是作为竞争还是补充，都不够格。

海外喜欢韩流的外女，通常会喜欢中国，并非是韩流恩及了中国人，而是相反，韩流的流行范围根本就是中华文明古国形象设定好的范围。相反，日本人就不太被韩流惠及，因为日本和韩国是一个文明体系内的两个支流，而非上下层级的关系。

9.日耳曼的“古典音乐”

作者:ciszewski

一般说的「古典音乐」其实和「米其林餐厅」是同一类现象：「西北欧人把南欧艺术做成题，并被拜日耳曼且同样爱做题的东亚人推崇，而深入民间的艺术和美食则被忽略」。

众所周知，日耳曼人一直是吃白人饭的，而法国的平民美食，其实也比意大利逊色。法餐发源于意餐，但在平民餐饮没有追上意餐水平的条件下，就开始走了高端化路线，这是所谓「高逼格西餐」的起源，法国也是米其林餐厅最多的国家。

不过法国发扬的所谓「高逼格西餐」依然把重点放在「厨艺、好吃」上，摆盘只是顺带，而到了北欧，直接就学摆盘，不干别的了，但为了体现附加值赚取利润，夸大食材的意义，一片菜叶子如何如何，一片蘑菇如何如何，以及做「分子料理」这种题……这个圈子的话语权逐渐被日耳曼占据，于是走向了「厨艺做题」的道路，不仅和普通大众的饮食无关，甚至也和味道无关了，追求的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玄学。

古典音乐也大致是这个原理，日耳曼民间向来没有什么音乐传统，但接触到了一批南欧/法国的音乐（这也和文艺复兴的推动有关），德意志迅速成长起来了

一批用理论做音乐的音乐人，后来成为东亚崇拜的对象。这样的做题音乐从来没有真正渗入过民间，后来「古典体面」退潮，古典音乐很快就退出民间，成为极小众爱好，而大众音乐真正留下的就只有单纯的重低音咚咚咚。而在南欧，这些音乐传统一直在民间音乐中发展至今，发展出了像意大利音乐、拉美音乐这样的音乐。

如果是把音乐当成题来做，把一种表现形式做出理论，做出组合，各种分析，那么呼麦照样可以做出复杂而精妙、令人叹为观止的音乐理论，只不过呼麦没有这个运气而已。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古典音乐和米其林装逼菜确实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而是理论化、做题化的产物，和听觉、味觉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民间最后只剩下了重低音和白人饭，而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民间美食，在日耳曼从未出现过。

古典音乐和米其林确实可以欣赏，但并非出于本能，而是需要定向习得的，需要懂得一些领域内知识，以求「领悟的快感」。打个比方，就是用理论设计出一种「精妙无比」的味道，而你的本能无法欣赏这种味道，那么就给你安装特殊味蕾，并加以训练，你就能欣赏了。因此，日耳曼人从来就没有在欣赏音乐，欣赏美食，只不过是把它们当成题来做，是一种八股文。后来日耳曼人自己都腻烦了，就不做了，但是发现东亚人很推崇，感到很惊喜，就去收割一波，以至于盎白能问出这样的日经问题「为什么亚裔都去学钢琴？」。

现实情况是，在日耳曼在东亚人心中的人格力作用下，古典音乐被拔高，米其林被拔高，而最近随着「老派保白右目田」之后，「新派保进步目田」的出现，重低音和白人饭也被拔高了，欣赏不来就是自己的错，要反思。然而，南欧人和拉丁人会如何看待这四样事物？要么就是「精妙到脱离实际的」，要么就是「粗糙到不堪接受的」，就是没有精美的大众化成果。

最后提一句，米其林餐厅有适合当饭吃的，是普通平民餐馆被米其林评出来的，前面说的是按照米其林的主流要求做的刻板印象的米其林餐，像八道菜、大盘子、小食量这样的。

俄国的文明并不算最深厚和辉煌的，但把俄国的美食、艺术、民间感染力和德国相比，那实在是侮辱俄国。

俄国主动学习罗马从 1000 年前就开始了，最终模仿出了文明的形态，不像德意志一直作为被南欧软性编户的蛮族，近代叛逆南欧文明、暴躁独走，文化一地鸡毛。

和德国相比，俄国学习法餐并且内化、平民化了不少部分，俄国还从高加索吸收了大量美食，辽阔的地域也提供了更多样的食材。我去哪玩总要是去吃一顿俄餐馆。

音乐、舞蹈、文学在民间留下的痕迹也多一些，只不过下沉并不如南欧那样到位。

俄国犹太人的俄国父系虽然明显只占小部分，但总强于德国犹太人金发碧眼，却一丁点儿德国父系都看不到，父系祖源清一水的中东父系。

10.日耳曼的“咚咚咚”音乐

作者:ciszewski

这个是当代日耳曼（英美、德荷、北欧等）的音乐传统，是结合日耳曼人感官迟钝的特征发展出来的，需要加大音量才获得刺激。其他地区的当代流行音乐类型，如拉丁音乐，音量是远没有这么夸张的。这一音乐传统很可能是 I1、R1b 等 Y 染色体突变导致的。

感官迟钝通常有两方面体现，一方面是对刺激类型的不敏感，另一方面是刺激阈值的增大。并且，感官迟钝一定是反映在多个感受类型上的。

在听觉方面，对大音量的偏好是刺激阈值的反映，而反映对刺激类型不敏感的，则体现在日耳曼音乐在 17 世纪以来逐渐脱离南欧音乐传统控制后的独走，到当今逐渐演变为除了重低音「咚咚咚」以外，全无任何其他音乐成分。刺激阈值还反映在，日耳曼人通常在隔壁深夜播放重低音时，依然安然入睡，所以在日耳曼的社会习惯中，大音量半夜开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正常的，留学生常常对此感到惊讶。欧陆日耳曼人在做城建时，也常常将房屋修建在公路和火车站的紧旁边，并不采取隔音措施，也反映了听觉迟钝的生理特征。

与音乐伴随的尝尝是舞蹈。日耳曼人的舞蹈在脱离南欧的文化影响后，越来越简化为「原地摆动手臂、晃动头颅」以及单纯的「跳起来」，和南欧、拉丁、中东、高加索、非洲等绝大部分地区的丰富的舞蹈动作形成鲜明对比。在东亚，舞蹈被始于原儒，发扬于法家的「正襟危坐」传统所抑制，但东亚人在「正襟危坐」的传统抑制下，依然发展出了丰富的、细腻的面部表达系统，使唇部不动的条件下，仅靠眼神就能实现无数表达。东亚地区的表情包就是这一文化的反映。

在触觉方面，日耳曼人在突降大雨时，即便不穿着冲锋衣，不打雨伞，甚至不戴帽子的条件下，也依然以正常步调行走。这并非客观因素所致，因为即便旁边就是屋檐，也不会去避雨。

在味觉方面，「白人饭」现象已经被广泛认识到，但同样和进食相关的还有对饥饿的感受，比如在连续考试 5 小时没有吃东西之后，考完试会首先去酒吧坐几个小时，喝几瓶啤酒，并不考虑进食。日耳曼人进食主要出于社会约定以及补充营养，而和消除饥饿感关系并不大。此外，素食主义在西方基本集中在日耳曼国家，并且取而代之的主要并非任何美味的素食产品，而是人造素肉饼、水煮茄子这样的食材来代替肉，这也反映了味觉不敏感。在刺激阈值方面，则体现在极度嗜甜上。甜味是人类本能中最追求的味道，是为快速获取能量获得的本能，而对辣味的偏好则是社会建构的，不属于人类本能，所以日耳曼人对甜味和对辣味的偏好差异能如此之大。

除了饥饿感，困倦感通常也并不明显，日耳曼人常常出于「某某时间该睡觉了」这样的集体文化建构或者「不睡觉会对身体不好」这样的客观评估，才会实行睡眠行为，而并非出于困倦感。在大学课堂上，日耳曼人是极少出现犯困、打盹的情况的，而发呆则是更加常见的不听课方式。另一大反映就是，日耳曼文化没有午休传统。午休传统和「晚上睡得多不多」以及「午餐摄入大量碳水」并不完全相关。法国人和南欧人就有睡午觉的传统，并且比东亚人睡得还多。

日耳曼的音乐传统和饮食传统已经产生了大幅破坏，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因此，靶向性治疗 I1 和 R1b 遗传突变，限制其扩散和传播，以及解构日耳曼的文化根源问题，将是未来的重要挑战。

治疗 I1 和 R1b 遗传突变有诸多方式，其中一大方式就是「染色体匹配交互治疗」，一方面是使 Y 染色体为 J 或 E 的雄性与 Y 染色体为 I1 和 R1b 的雌性配对，以减少后者 Y 染色体的遗传概率；一方面是使 Y 染色体为 O 的雌性与 Y 染色体为 I1 和 R1b 的雄性配对，降低后者的生育活性。有研究表明，Y 染色体为 O 的雌性与 Y 染色体为 I1 和 R1b 的雄性所产生的雄性后代，皆不被两方接受，且心理问题频发，该原理和骡子、狮虎兽无法繁衍类似。

11.中餐

作者:ciszewski

厨师应当是一个亟需老中人更多尊重的职业。中餐是中华「文明古国形象」的重大组成部分，天然承担了中华文明形象的极大部分，而不属于常被人谈及的「工匠」范畴。

中餐为华人贡献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餐饮业移民人口输出」途径，规模巨大,且专门输出草根，而众多的波兰移民在西欧洼地连个波兰餐馆都开不起来。法餐则是由于其先入为主的「高端性」不具备这一机会。中东人的 kebab 其实也不如中餐的这个效果，因为中东人开 kebab 主要是来了之后才正好做这个，不是什么「kebab 工签」，此外，西北欧的 kebab 有很大一部分意义是为中东人提供合法饮食，有「内部刚需」的成分在，而且，kebab 只能冲一冲西北欧这种饮食洼地而已。这也回答了「外国人真的爱吃中餐吗？」的一系列问题。

中餐厨师移民目的地的范围十分宽泛，而非像做题王只能选择西北欧-盎撒那些踩黄人的大城市。这对国男个体的出路，以及群体的父系延续，都有重大意义。

中餐厨师自己也是海外华人中外娶力最强的一批，除了其「中华草根人格特质」以外，中餐烹饪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古国形象」的极佳注脚。这种魅力对没有味觉的、不认中华文明的日耳曼人来说意义不大，对进步主义的老中人自己而言，甚至是「不体面」的体现，是「注定无法抗拒标准化、连锁化的进步大趋势的」，但对世界其余地区来说,该形象注脚的意义很大（一时难以理解的可以想象一下「意大利厨师」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但是在「拜生产力王」眼里，中餐基层创造者全无意义，因为「整天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捣鼓那点吃的会违背生产力进步」，而这正是目田壬「捧白人饭、踩中餐」的重要话语，品客觉得立场不对，但出于自身过于高看生产力的初始设定也很难提出有力的回应。

对餐饮业从业者的轻视，会让老中人（不论在本土还是海外）倾向于脱离这一领域，海外中餐馆的大厨受此环境影响，常不愿意子女继续从事这一职业，而是希望其做题。如果这样，那这可能意味着「餐饮业移民人口输出」的模式容易走向枯竭。

12.日料和法餐

作者:ciszewski

日料，法餐，就相当于“德奥体系古典音乐”，都是经过雕花的产物。

日料脱胎于东亚中餐，但日本物产匮乏，且文化上又想与中国竞争，因此采取因地制宜雕花，成了日料。

特点就是份量小，碳水雕花，所谓精致，日本还为此制订了行业标准，也就是，将中餐份量缩小后雕花，并且加以提高品控，号称精致化，就成了日料。

此外，日本经济发达，有滤镜加分，所以日料名气越来越大。

法餐脱胎于意大利餐,那些在意大利就是民间苍蝇馆子的美食,到了法国后，提高品控，精致化，并且上升到体系和行业标准，就成了法餐，法餐就成了西餐的高档货。

古典音乐，最早也起源于意大利，希腊，而德奥地区在17世纪产生了一群音乐做题家，将原本意大利民间的音乐体系，结合德奥当地音乐后，不断深化，写出了许多复杂的作品，并且提高了技巧和难度，所以后来大多数交响曲，协奏曲，sonata，小品，无伴奏，歌剧，主要是德奥地区作曲家创作。

但雕花的产物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必须有经济加分，无论是日料还是法餐还是德奥古典音乐，都有发达的经济加分，其实，土耳其餐也不错，俄罗斯芭蕾舞 古典音乐 油画 声乐歌剧也不错，但经济不行，无人问津。

13.德国形象

作者:ciszewski

德国生活过的华人中，能描述出德国人性格的问题、指出德国人的傲慢和歧视，甚至敢于怼德国人的华人，也不算少，但是一旦认了下面这个逻辑，那上述有限的认知提升等于就都废了：

「德国人傲慢也是有原因的，毕竟德国贡献了众多科学家、思想家，为工业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战二战武德充沛硬扛全世界……」

德国在东亚人心里的这个形象就是「进步主义祭司」，来自祭司的恶意物理或言语输出，会被认为是某种「鞭策、惩戒」，而非「挑衅、侵犯」。

这其实和美国盎白人看犹太人的态度是一样是，会说出「犹太人贪婪小气、性格有各种不好、犹太人出卖盎族、犹太人阴谋控制了美国……」，但犹太人在盎白人心理的祭司地位是不变的，因为盎白人认「新教圣经叙事」，里面犹太人的形象不可动摇，就好比东亚人认「工业革命/进步主义叙事」，德国人的光环永存。

不认进步主义叙事的其他民族就不存在这样的认知问题，所谓德国人的「科学家思想家、工业革命贡献」啥也不是，更不可能成为「德国人傲慢」的合理解释，「德二德三正规军武德」则是直接和匈奴蒙古等同了，不存在什么「能硬扛全世界，了不起」的加成。德国人的性格和蒙古人差不多的，蒙古人有什么「资本」吗？

东亚人「试图超越德国（或整个日耳曼）」的语境仅限于「做进步主义的题」，比如攀比 GDP、工业产量、航母导弹、高等教育、利女、体面感、人际边界感、

身高、肉蛋奶、原子化编户程度等，并且时刻在意并聆听来自他们的话语训诫……而当有老阿、老墨不做这套题，以自己的方式挑战西北欧-盎撒时，东亚人就急眼了，觉得不能不尊重出题人，在进步主义祭司面前不带这么犯规的，因而触发「保白人守」的心理，维护东亚人「在做进步题的过程中获得精神飞升」的世界秩序。

14.关于“辱华”

作者:ciszewski

无论是乳还是没乳，本身都不是最终结果，都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外人没人在乎，所以这一步是不重要的。

无论自己觉得被乳了，是生气还是不生气，都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外人没人在乎，所以这一步也是不重要的。

觉得自己被乳了然后生气了，选择憋着或自己人内部撕比内耗，还是直接对目标个体进行物理输出，并提出政治索求，这一步才是最终造成实际差异的，这也是东亚人和棕色人、黑色人的差异。

非裔就是打通了「觉得被乳了+生气了+输出」这一链条，才能造成积极的实际影响，形成正循环。并且，非裔把这一模式总结为一种手法，就是无论乳没乳，我就认为你你乳，然后对你进行输出。由于最终目的都是「输出就完事了」，所以非裔内部也不会就着「乳还是没乳」争论不休，自己人内耗生闷气。

所以中国人无论是动辄得咎生闷气的，还是处处为美爹开脱的，只要最终没

输出，那都一样废物，外人根本没感觉，世界依然照旧；只要最终输出了，无论你觉得乳没乳，生不生气，效果就都一样好。

要是什么时候，这种话题能从「乳没乳」变成「如何把它说成乳，然后怎么输出」，那才有意义。

15.做题家的“进取心”

作者:ciszewski

中国人的进取心是属于很弱的，在一个国家，中国人一般只会做题养耗子，做点小买卖，赚到钱都用来买房，小富即安，对涉及权力和暴力的岗位不感兴趣，最后结果就是连被歧视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被无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利。

而阿拉伯人、黑人、拉丁人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尤其是暴力事件，令不可一世的白人屈服，并如切香肠一般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利，甚至担任市长、总统这样的职务。他们也充分了解，要在军队、警察、行业协会里获得地位，才能掌握令人生畏的力量，白人看到他们，都会躲着走。

与这些真正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日常和警察对峙，冒着生命危险奋斗的族群相比，坐在温暖的 studio 或办公室里捧着热拿铁做题加班根本不算什么有进取心，纯属感动自己而已。

很多人看到黑墨阿懒散的样子，就觉得他们没有进取心，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自己的勇敢和热血，才换来了白人和黄人一起这样养着他们。他们用「懒散」的时间，生养更多的子女，发起更大规模的斗争，获得更多的资源！！

16. “悬梁刺股”

作者:ciszewski

「悬梁刺股」的本质是什么？

是拜做题教的核心信条。

据说死而复生的事情在两千多年前发生过，至少基督教的经文里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和大家一样，曾是拜做题教的信徒。从小我就谙熟「悬梁刺股」「凿壁偷光」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核心叙事用一句话概况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苏秦到底有没有扎自己大腿？苏秦是不是受虐狂？我不好说，因为没有证据，但起码古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其实，这件事到底存不存在，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信徒都相信它存在。

做题作为一种全民现象，其实可以在诸多本质方面和禁食月对应：

例行化的、无风险的

具有轻度而持久的痛苦

需忍耐并有修行的意味

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愿景呈现意义

意义是群体内高度建构出来的，外人难以理解

成员之间相互指导并监督

个体可以抱怨过程辛苦，但不对该活动产生质疑

17.日耳曼的种族主义

作者:ciszewski

「相信自己的共同体有某种优越性」是很寻常的，但「白人至上」这样基于生物基础和直接绩效成就的「至上论」则是十分少见的，基本可以算是日耳曼人特有的（因为日耳曼人文明不行，只能建构这种歪门邪道的优越论），这就好比针对其他族群的图图十分寻常，而针对一个种族的图图基本只有日耳曼人在干。

这样的「至上论」会产生这样奇形怪状的人：希特勒在德三即将战败时，认为日耳曼人能被斯拉夫人击败，说明了日耳曼人其实是劣等民族，不配在世界上生存，因此决定毁灭德国的基础设施，留下「灰烬的世界」，只不过希特勒再也没有那样的权力和实力了，所以没做到。

「我的民族有无数缺点，但是我依然爱它」是民族主义。

「我的民族有无数优点，各种指标第一，我因此爱它」不是民族主义，是慕强。

至于把感情建立在「我的民族将来必然能冲第一」、「我的民族虽然不及第一但是擅长学习第一所以能排第二」、「我的民族很不行但是对第一的民族最忠诚」、「我的民族和第一特别像」的，其实都是第二种的变体，品客、目田、皇汉都是在这些几个里面捡。

把对民族的感情和绩效挂钩，必然导致玻璃心，GDP 增速慢一点，整个社会都蚌埠住了；甚至足球、葡萄酒这样外来的小方面的绩效比不过，就开始怀疑

人生。

18.留学生的择偶

作者:ciszewski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寻偶，要么考虑国女，要么考虑白人，这正是中国–西方二元世界观的一种体现，于是这方面的回答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女性格不好、要求高」和「（日耳曼）白女不好追」这两个命题之间。此外，东欧女实际上常被国男视为日耳曼女的替代品，因为东欧属于西方世界的次级梯队。

那有没有又容易又好的呢？当然有，那就是被很多国人忽略乃至蔑视的中东女，此类女性乃性格、颜值、身材、生育意愿、国籍身份、家族武德之六边形战士，远强于国男印象中所谓性价比高的俄乌女，或「难追但价值极高特有面子」的日耳曼女。国男唯一需要的只有放下心中的偏见。

此外，中东人具有少量黄种人血统的情况很普遍，特别是父系。中东文化创始人从未以影视形象出现过，这正是人类种群平等的体现，而本应是棕肤黑发的西罗马文化创始人则频频以日耳曼形象出现，甚至阿提拉也由日耳曼样貌的演员出演；日耳曼翻拍的东亚故事频繁换种，特别是男性角色，而丑角则保留东亚面孔；芬兰人由于少量的黄种人

血统，被日耳曼人视为类蒙古人，芬兰男性在婚姻中广泛被其他北欧女性排斥……其心可见一斑。

如果是在美国，中东裔较少，那么拉丁女也可以。墨西哥国旗上印的就是墨

西哥的建族神话，墨西哥人是半黄种人族群，并在族群建构上十分偏向原住民成分。如果偏好纯亚裔女，马来族、爪哇族同样是很棒的选项。

个体是无法真正脱离集体特征的，从集体生态上看，东亚裔是注定做耗材的，找日耳曼人结合注定是去投诚的，且日耳曼人本身前途暗淡，只有加入强族群，才能以入关者的身份强势进入西方。

（最后加一句，南欧罗曼女上述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日耳曼白人，比较类似拉丁女，以免误伤。）

19.日耳曼美食:土耳其烤肉

作者:ciszewski

「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整个世界都流行土耳其烤肉 kebab，怎么中国例外呢？」

其实这件事上真正的例外是日耳曼，而非中国。

正常情况是，但凡本地菜稍微有点水平，哪怕没达到中国意大利这样的高度，都不会被土耳其烤肉（或任何其他外国饮食）给冲得遍地都是，所以遍地 kebab 的基本都是日耳曼，或者波兰什么的，波兰本土没有那么多移民做 kebab，有时候波兰人就自己做，他们还做炒面和炸虾呢。

至于说「口味不错」，毕竟在日耳曼的原生饮食环境比较下，kebab 肯定算口味不错了，在日耳曼待久了肯定觉得 kebab 真好吃。

其他的还有「集市、下馆子、打车、老人群聚聊天」等现象，都不是「中国

常见而外国少见」，而是「全世界基本都会，就日耳曼搞不会」。

日耳曼人建设不好国家，难怪需要更多移民，并且得是能改变日耳曼人口结构的那种移民。

来个暴论，当日耳曼白人变成少数时，打车会变便宜。

20.日耳曼缺乏市井烟火气

作者:ciszewski

通常认为，在西北欧-盎撒系国家，打车是很贵的。这时候会有人祭出「挣美元花美元、尊重人力劳动」等，但抛开什么数据指标，只专注具体生活状况，衡量「普通老百姓是否能经常打车」后，还是可以得出，在西北欧-盎撒系国家，老百姓的打车体验就是极低。

实际上，在中国以外，其他社会基本稳定的国家大多也可以做到老百姓能经常打车，因此情况并非是中国特殊，而是西北欧-盎撒系国家特殊。

首先，一个社会会根据其认知，对打车的价格进行预设，即推出出租车时，是把它视作什么「特制服务」，还是「日常消费」。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已经发展出了日常化的私人交通服务，包括早先的各种人力车、马车、三轮车，以及晚近的三蹦子。这些业态的存在使得人们把私人交通服务视作日常，而以小轿车形式出现的出租车，仅仅是更换了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尽管在一开始，其价

格会高昂，但随着小轿车的普及，以及旧有私人交通服务的价格竞争，人们对出租车的认识也回归到了一个「普通日常交通工具」的水平，出租车的价格也就回归到了适应普通老百姓的水平。出租车承袭了三蹦子，和三蹦子承袭了人力车、三轮车没有什么区别。

而在西北欧-盎撒系国家，文明积淀薄弱，城市业态稀疏，私人交通服务本来就不显著存在，因此出租车自一推出以来，就被认为是某种特制的私人订制服务，因此价格会高昂。

这和餐饮业的逻辑是一样的。在具有文明积淀的国家，老百姓日常下馆子，是因为其社会早就积淀出了平民餐饮业，如夜市、小吃街、街边餐馆，而在西北欧-盎撒系国家，平民餐饮业自古不兴盛，因此「下馆子」一直被认为是「特殊情况才去的消费」，而非日常三餐。西北欧-盎撒系国家把在外就餐视作某种「特制服务」也可以通过其经营模式看出来。在这些国家，在餐馆就餐通常需要预约，这在有餐饮业传统的国家是很不可思议的。尽管中国也有预约制餐厅，西北欧-盎撒也有无需预约的餐厅，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现时间的先后，而且西北欧-盎撒的预约传统依然是明显强于中国的。

在中国，预约制餐厅基本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型宴会或者需要提前准备的特殊菜肴，这是中国一直就有的，另一种就是「中餐西做」的风格餐厅，专门靠这种规矩体验来收「体面税」。西北欧-盎撒的餐厅即便是不需要预约的，也给人一种「像是很大一件事」的感觉，比如必须由服务员引导挑座位等一系列「对客人有要求的小事」，还会进行「味道怎么样？」的提问来消耗客人的精力，甚至上菜了客人还得说谢谢（这个差异被很多反思壬用来指责老中人不讲礼貌）。而客人进来自己找个位置就扫码点餐会被认为是「太不正经了」而不被接受。在

此先入为主的价值认知下，在外就餐自然是昂贵的。

21.日耳曼绩效的枷锁

作者:ciszewski

这种纠结来源于绩效主义者的进步叙事「既然中国近代以来被西北欧看扁是因为绩效不如人，那么只要绩效追上来了，西北欧就会尊重我们」。

当人们发现西北欧并没有尊重中国，于是自然认为是绩效还不够。

然而令进步徒遗憾的是，西北欧人就是充分认识到了中国的绩效成就，绝非什么「西北欧人被蒙蔽了，不知道中国多发达」。

之所以说「遗憾」，是因为这打破了进步徒的舒适思维「什么高下都是绩效决定的，要是绩效看起来没用，那肯定是绩效还不够，还要再堆，肯定不是绩效主义错了」。

当西北欧的个体认识到「中国各种产量世界第一，中国推出各种黑科技」时，并不会改善其对中国人的印象，这是因为西北欧人的思维根源是「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而「绩效主义」并不是其本体，而只是其建构并维持其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优势地位的工具。

在现实中，西北欧人并不热衷于「人均 GDP、诺奖人数、大学排名」之类的指标。按说如果他们十分重视这些，那么难道不应该是两个西北欧国家天天在网上攀比谁家的人均 GDP 高，谁家的诺奖人数多，谁家的大学排名更高吗？然而并不是这样，甚至，他们在内部贬低中国时，也不主要比绩效，而是讲人种、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在西北欧十分常见这样的个体，他们发自内心地肯定中国各方面的绩效成就，使用中国手机，但同一个人，在人种、文化层面毫无保留地贬低中国人。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地中海人对西北欧人就一直是这样的态度，西北欧长期占有绩效优势，然而这从来没有给西北欧人带来任何形象加成，西北欧人的形象是「闷棍、自大、无趣、狂躁、偏执、自私、怯懦、邋遢」等各种标签，总而言之就是「人不行」。这种对西北欧人的印象在除了东亚、东北欧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样的。

如果绩效主义进步徒的「别想那么多，只要堆更多的绩效」只会导向「更多的绩效增长」，那倒还是好事，但绩效主义导致的衍生后果有很多。比如「既然品客堆绩效不起作用，那肯定是文化不行，所以我们要反思文化，要目田」。品客在堆绩效时，也会透支社会的民间潜力，导致文明衰老。

盎国还会利用这种「老中人追赶绩效的执念」，收取「进步税」，如收取高额大学留学学费，甚至私立高中学费。

以前没有提到过的是，老中人其实普遍意识到了盎国，尤其是英国和澳洲的留学有多水，但从英国脱欧以来，中国留学英国的留学生数量一直是增长的。现在和这些向盎国缴纳进步税，并把亲生骨肉送到盎国留学的家长交谈，他们很多人竟然十分清楚盎国的教育有多水，盎国很难待下来，盎国学历回国用处不大这些事实，但还是欣然缴纳进步税，其中最常见的理由是「出去看看，长长见识，这钱花得值」。

好家伙，出国溜一圈，上百万的学费都觉得花得值，这抽象程度，实在是令

人目瞪口呆，讲理、算账都说不明白了，这不就是情怀？

然而如果这几年是去其他国家留学呢？别说上百万，就算是免费的都不会让去的。这就是盎族人「进步主义祭司」的合法性。

「祭司」通常不会自己对自己所「祭」的东西上头，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编排设计的，而是让别人上头。如上所述，日耳曼人真正认同的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进步主义」只是其掌控「被其进步主义话语体系脑控的族群」，如东亚、东欧。同理，近代以来发明各种意识形态的犹太人并不对自己发明的意识形态多么上头，而对之上头的，是被其脑控的日耳曼人。当然，日耳曼人又进一步利用意识形态脑控东亚、东欧，但这部分被日耳曼人加了「进步主义」的私货，和犹太人脑控他们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

与东亚人「缴纳进步税」式的赴盎留学相比，印度人的留学则是充分利用了「英语、熟悉英美那一套、做题商团文化」的优势，来爆盎国的金币，而不是被爆金币。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英国的「贵族私立高中」里，是东亚人主场，而没有什么印度人。

22.男性形象

作者:ciszewski

中国男性不论贫富，一直就是（除日耳曼国家以外）全世界妹子们非常喜欢的男性；而英美白人则是（除了东亚、东欧以外）全世界妹子们都不喜欢的男性，

不论英美白人再怎么多金、再怎么卷「经济、身高、影视剧、导弹航母」也没用。

如果不信，可以去看嫁娶数据，看看英美白男在（除东亚、东欧以外）的世界面前有多被无视。

重要的事说三遍，不要只看美国国内数据，不要只看美国国内数据，不要只看美国国内数据，也不要只看英美–东亚间的互动。

卷经济、身高、影视剧、导弹航母输出没有用，英美白人卷这几项都卷出来了，并向东亚灌输这几项是外娶力的关键，但这甚至不能帮到他们自己。

综合来看，世界上外娶力最强的是七大国：中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埃及，都跟「经济、身高、影视剧、导弹航母」无关，而是和「人类文明的祭司」的仙气有关。日韩不算此类，因此在世界上都是外娶能力十分拉垮的。

老中能对英美输得这么麻，正是因为进了「英美进步主义 PUA」的圈，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不认这个 PUA 圈套。「经济、身高、影视剧、导弹航母」等等一系列东西，不就是进步主义 PUA 的例子？

老中外娶力的末端正是被这一套 PUA 到世界观和自我认知崩塌的地区，而外娶力最强的一直是中原老乡，就好比埃及老乡一样，而且这些地方外娶大多都是上娶。

老中总说韩国人偷老中的，然而实际上韩国人偷得最严重的是「中华文明形象」，这反而没人谈。韩流的流行度，完全和一国对中国人原本的好感度正相关。是韩流需要感谢老中，而非老中需要感谢韩流。

23.日耳曼种姓学概述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只要你能接受日耳蛮人（闹钟客观壬眼里的“西北欧发达国家白人”）并不是什么“绩效”和“体面”的巅峰，而是人类文明的洼地，那么有一个假说可以很好滴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假说的推导链很长。1.日耳蛮属于印欧语系，与南亚人(印巴人）和伊朗人是同一个祖先。

2.对语言学和神话学的研究显示，在印欧语发生分化之前，原始印欧人已经存在一种将社会按职业分工划分为多个分层的原始种姓制度：祭司，武士，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妨将最高与最低的两个集团称为“婆罗门”与“首陀罗”。其实其他族群（包括汉藏）也存在类似的分工，但是其他族群不会特意抬高祭司阶层的地位。而在印欧人群体内部，祭司的地位远远高于掌握世俗力量的武士。

3.祭司群体，由于其地位并不来自于暴力而是来自于洗脑，因此对维护种姓体系，实现阶级固化有非常强的需求。实际上他们也疯狂地对整个族群进行洗脑，发明各种繁琐的仪式和理论，搞神秘主义知识垄断，实现自身地位的世袭。而祭司地位没那么高的族群（比如汉藏），社会会逐渐扁平化（单层化），因为与洗脑不同，暴力是人人都可以行使的。

4.久而久之，印欧社会内部的其他种姓，包括最被压迫的首陀罗，也在潜意识里合理化了婆罗门阶层的存在和世袭，甚至产生了对“被脑控”的渴望。

5.印欧分家时，祭司阶层（婆罗门）全部去了印度，再次也去了伊朗。因此，这两地的印欧社会是完整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进入日耳蛮斯坦（闹钟绩效壬眼里的“欧洲”）的全是首陀罗。可能是奴隶逃亡吧。

6.由于长久生活在种姓社会，首陀罗在潜意识里对婆罗门有迫切需求。缺乏脑控者，令进入日耳蛮斯坦的全体首陀罗陷入混乱和魔怔。

7.由于地理位置，地中海系的印欧人（希腊人，罗马人，也就是今天的“南欧人”）幸运地接触到了文明世界：新月沃地和伊特鲁利亚。 文明世界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脑控，于是它们的魔怔被治愈了。

8.猫在黑森林和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的日耳蛮就没这么幸运，而是越来越魔怔。它们开始追求仿造一个种姓社会，于是点出了疯狂仇外（种族歧视）和内部切割（迫害少数群体）这两个技能。但这只能解决“补充低种姓”的问题，还是无法满足日耳蛮对婆罗门脑控者的渴望。

9.地中海系的印欧人带来了（引进自鱿的）耶教，暂时阻止了日耳蛮疯病的爆发。在整个中世纪，教士阶层勉强发挥着婆罗门的作用。

10.罗马和拜占庭的灭亡，以及绿的威胁，最终导致疯病还是爆发了。 整个日耳蛮走向了“启蒙时代” （其实是全体发病时代）。 天主教教士的婆罗门地位被打倒，搞出了“新教”这种反人类的东西（新教的特征是：人人都当婆罗门），宣布了日耳蛮彻底与文明世界脱钩，变成一群疯狗。

11.由于北部印第安人过度落后的社会组织度（而不是技术）和地中海系印欧人（西班牙为代表）在近代不可避免的衰弱，日耳蛮人终于依靠有技巧的抢劫（从简到难）实现了近现代的大爆发。日耳蛮在近现代取得了优势地位，不是因为它们“进步”，而是因为它们成功地将进步转化为了抢劫（换句话说，进步就是用来让你抢劫的，否则进步只会走向内卷）。

12.对于真正的婆罗门脑控者的渴求仍然是日耳蛮人无法摆脱的倾向。于是，

鱿趁虚而入。因为有耶教作为过渡，鱿的渗透非常顺利。 鱿脑控日耳蛮，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

13.一言以蔽之，日耳蛮世界，就是低配版的印度。鱿就是印度婆罗门的廉价盗版。润到日耳蛮的华人，则补充了贱民这个生态位（在真正的印度社会里，贱民的真正含义是：种姓之外的人。种姓其实是不包括贱民的）。

14.鱿脑控日耳蛮，不是鱿的问题，而是日耳蛮的问题。认为鱿有问题，其实是把因果弄颠倒了。

这个假说可以很好滴解释几个日耳蛮社会的怪异现象：

1.强烈的种族主义。 这是对印度东施效颦的结果。印度的种姓之分是基于职业而不是基于血统的，印度的刹帝利超过一半都是外族（拉其普特人）。事实上，印度的婆罗门都有接近一半不是印欧人。2.对“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南欧人”高强度外嫁。 因为历史上，地中海系印欧人曾长期通过天主教扮演婆罗门。残留印象还在。

3.南亚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日耳蛮社会的发展能力远远高于华人（包括婚配）。这其实不是华人的问题，而是南亚人本来就是日耳蛮的天生上位者。 印度人的“婆罗门气质”会被日耳蛮基因深处的首陀罗本能识别出来。 比如被闹钟认为是“印度人缺点”的吹牛，无耻，爱占便宜， 这些其实恰恰是婆罗门脑控首陀罗的手段。 因此，日耳蛮人对印度人担任领导的接受程度远远高于对华人担任领导的接受程度。 华人以为印度人跟自己一样是打工仔，其实人家是来指导工作的。

4.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其实是这样的：婆罗门+贱民 VS 刹帝利+吠舍。刹帝利认为自己比贱民高贵的多，然而在婆罗门看来，不过都是被脑控的工具人罢了。

5.LGBTQ 泛滥。一言蔽之，魷的婆罗门地位开始不稳了。需要削弱刹帝利和吠舍。可以推断：未来日耳蛮国家会开始高强度引入印度人。闹钟以为，日耳蛮当前的危机是缺乏高端劳动力；其实日耳蛮人自己的想法是正好相反：它们认为是脑控者太少啦。

24.日耳曼与印度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吸引日耳蛮（客观人眼里的“发达白人国家”）的异质文明只有印度。日耳蛮对异质文明的兴趣可以分为三种，其中两种都是恶意的：

1.落后凝视。日耳蛮对大部分拉美国家的兴趣属于这种，因为拉美的文化本质上与日耳蛮位于同一演化支，但拉美的落后面貌和混血人群（被日耳蛮认为是低劣的）深刻地满足了日耳蛮“哇！我好优越”的情绪价值。

2.文化猎奇。日耳蛮对黄人和黑人国家的兴趣主要属于这种，但由于这些国家普遍较穷，所以被文化猎奇的国家大部分也被落后凝视，仅有少数例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是“纯粹文化猎奇”的目的地（有趣的是，日本在被日耳蛮文化猎奇的同时，自己发展出了对其他黄人国家的落后凝视）。在这种地方，日耳蛮毫不掩饰自己猎奇的目的，会以“保存传统文化”之类的借口要求被猎奇的对象保留被认为是落后的或不体面的习俗，比如日耳蛮人在国内会特意去找一

些符合日耳蛮对刻板印象的人或物，如果没找到就会愤怒地抱怨“这不是中国”。

3.朝圣心理。 只有这种是真正的吸引，在这种情况下，日耳蛮是怀着一种下位者的心态对待目标国家。印度是获得日耳蛮朝圣心理的唯一国家。这个地位跟印度是否落后，是否脏乱差没有任何关系，也跟有多少日耳蛮前往印度旅游没有关系（因为想要落后凝视而出国旅游的日耳蛮是最多的，反而绝大部分日耳蛮觉得自己档次太低，没有去印度朝圣的资格）。 在 19 世纪末日耳蛮对世界的控制能力最强而且印度本身还是殖民地的时候都有日耳蛮跑去印度朝圣并建立“灵智学会”这种逆天东西，足以说明印度文化先天压制日耳蛮。所以日耳蛮在全世界推广瑜伽（甚至污染了），推崇佛教（尤其是印度色彩更浓的雪域佛教），印度官方公然在美国和加拿大搞刺杀啥事没有，印度人大批在日耳蛮大公司当高管，日耳蛮媒体天天吹印度超越中国，日耳蛮各种 XX 学家不停给印度戴高帽，都是因为日耳蛮认为印度文化是一种比自己高级得多的文化。为什么日耳蛮如此膜拜印度呢，因为日耳蛮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发育不完全（或者叫低配）的印度文化。同样发源于原始印欧人，印度人在分家时带走了绝大多数婆罗门（可能有一部分去了伊朗），而日耳蛮人口几乎全是首陀罗（辅以极少部分刹帝利），有强烈的寻求婆罗门脑控的倾向（所以犹太人就起了这个作用）。在自然环境下，日耳蛮的生活习惯其实是和印度人差不多的，比如被认为是最原汁原味的新教日耳蛮阿曼门诺派（Amish，起源于即使在日耳蛮鄙视链里都相当高端的瑞士），普遍使用户外旱厕，而且不让女人使用手纸。

25.日耳曼的“自由民主”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并不是“自由民主”这些词汇被污名化了,而是这些词汇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所具备的含义和以最高强度用这些词汇进行自我标榜的群体 （日耳蛮世界及其国内依附者）实际执行的制度根本不能对应，换句话说是翻译错了。

人用中式思维构造出来的,基于汉语语义学的“自由民主”这些词和日耳蛮话语体系内的“liberty”“democracy”根本不是一回事。在中式价值观中，“自由民主”这些词的含义远比日耳蛮语境下的“liberty”“democracy”的含义高尚（后者的真实含义按照中式价值观甚至相当可鄙)，而在国内键政界受到批判的实际却是后者，表现出来的效果自然就像是前者被污名化了。

我举个反方向的例子可能会便于理解：人理解的“民主”在日耳蛮语境中实际对应的词汇是“populism”。这就是价值观不同导致的定义学上的根本差异。日耳蛮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低配的，发育不完全的印度式种姓社会，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对日耳蛮社会的任何现象的理解都将会南辕北辙。

以“liberty”这个词为例，这个词其实在汉语中根本就没有对应物（因为中国社会是一种高度匀质化的，反种姓的扁平社会）。 日耳蛮政治术语里的“liberty”，指的是在种姓阶梯上单方面向下的“自由”，也就是“谁也不能阻止我对更低种姓为所欲为”。 历史上日耳蛮贵族多次为了“liberty”反抗日耳蛮

酋长（最有名的是大宪章事件），这并不是因为酋长压迫了它们，而是因为酋长企图干涉它们的“对下自由”（因为要征用民力，必须一定程度上减轻底层达利特的负担）。汉语里完全找不到类似的词，因为从战国以后，“对下肆意妄为”在中式价值观中就是完全负面的（而日耳蛮社会中的“liberty”恰恰就是这个意思，无怪乎它会受到广泛抨击）。

以美国为例，南北战争前南方农场主有压迫奴隶的自由，奴隶则有选择吃糠还是喝稀的自由； 现在飓风来临时，面对首陀罗受灾的惨状，刹帝利有选择救还是不救的自由。 但是奴隶反抗农场主，首陀罗“恶意救灾”，那就妥妥地是对“liberty”原则的违反了。

26.日耳曼种族主义:房间里的大象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为什么说这是房间里的大象呢？ 因为很多中国人都刻意回避这个最简单的可能，宁可用冗长的推理来论证 “西方世界” （本质上是日耳蛮及被日耳蛮裹挟的国家） 敌视中国是出于其他原因。而为什么他们的论证如此费力呢，原因就在于许多情况下 “西方” 并不能从“敌视中国” 这一行为上获利，甚至是利益受损的。 但如果意识到 “西方” 对中国的敌视根本就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出于种族歧视的刚需，就会发现 “西方”的行为非常容易解释了： 虽然 “敌视中国” 并不能让 “西方” 从物质层面上获利， 但它确确实实地满足了 “西方” 的情绪价值。

种族主义是日耳蛮社会的独特发明。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有很多种，但是只有日耳蛮存在一个类型的敌对情绪叫种族歧视。 其他人类群体都不具备施加种族歧视的能力（甚至在大剂量接触日耳蛮之前，都不具备感知种族歧视的能力——换句话说自己被歧视了也察觉不到），而只能施加其他类型的敌对形式。判别一个族群是否存在种族歧视，最简单的办法是看在现代“郑智正确”出现前（也就是在可以假惺惺地伪装前） 这个族群有没有把异肤色族群的个体（只需要个体）纳入己方族群精英阶层的例子。这种例子，斯拉夫系（普希金的祖父）和地中海系（胡亚雷斯，胡亚雷斯时代的墨西哥权力和财富完全掌握在克里奥尔手里，混血根本说不上话，然而胡亚雷斯以纯血印第安身份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都有，南亚，阿拉伯和中国这一圈更是层出不穷。 唯独日耳蛮，在郑智正确出现前一个例子都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二战前在日耳蛮世界（主要是丑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他们被日耳蛮社会视为“能创造有趣成果的工具人”，但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 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对于这件事，日耳蛮人自身是怎么想的。 有个作家叫詹姆斯 · 克拉维尔，也就是《幕府将军》的作者，他有本书叫《望族》，里面有个角色明显是影射钱学森的（但是在书里，这个角色是核专家而不是航天专家）。这个克拉维尔在书里明确指出：这个角色（以钱老为原型）回国的原因是在丑国受到了种族歧视。 但是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过钱老回国是因为种族歧视！而主要说是麦卡锡迫害问题。 所以你看，贼是最了解贼的， 只有日耳蛮人才能理解和感知种族歧视。某种意义上，日耳蛮就是种族歧视的本体或者说具象化。 种族歧视在日耳蛮人的潜意识中优先级还高于利益和理智。 日耳蛮国家的许多莫名其妙的行为和政

策，你不用种族歧视而单纯用“国家利益”去考虑，是理解不了的。 如果和日耳蛮人打交道却不考虑种族歧视，那就等于盲人摸象。

27.日耳曼的基层组织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日耳蛮和印度是存在“基层组织”的,只不过这种组织的形成方式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相斥,这种排斥性强到了中国人甚至会“看不见”这些基层组织的程度。

中国的基层组织是建构出来的,而日耳蛮各国和印度的“基层组织”是通过社达自发产生的, 其原则是“服从强者, 各自抱团”。姨学的所谓“凝结核”， 目田的所谓“自组织”， 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就否定社达,因此这种通过社达形成的“自发性秩序”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隐形的。

由于高强度的社达, 日耳蛮各国和印度的这种“自发性秩序”实际上是非常稳固的, 因为弱者经过几千年的压迫和规训, 一切反抗因素都已经从遗传层面被消灭,从而形成了对强者的无脑屈从。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农民起义”,原因就在于此。

盎国并没有规定盎黑和盎白必须分开居住，但经过激烈的社达斗争之后，盎白会自发搬离盎黑聚集的地区，就是这种自发秩序中“各自抱团”的体现。 在今年之前，盎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犹太人高人一等”， 但在看到那么多得罪犹太人导致的悲惨后果后，盎国人人自动尊犹，就是这种秩序中“服从强者”的体现。

而印度的超级富豪可以住在贫民窟旁边安然无恙，就是这种基层秩序的牢固与强大的最好体现。

日耳蛮各国和印度的这种“基层组织”的牢固程度超过中国通过建构手段产生的基层组织，因为中国式的基层组织，它的产生过程对应于熵减，而通过社达产生的“自发秩序”， 对应于熵增。

28.日耳曼人的绩效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日耳蛮人根本不重视绩效，也没有任何绩效；或者说它们唯一的绩效就是让东亚人以为它们有绩效，并且有权定义什么是绩效。

同样的，日耳蛮人也完全不追求进步。比如它们对科学的态度是：“当科学能让我全世界烧杀劫掠时，科学就是好的；当科学让中国能抵抗我时，科学就是

坏的”。所以日耳蛮社会，比如丑国表现出大规模反智，这并不是什么“堕落”“衰退”的结果，而是这就是它的底色。 白左搞出的“因为 黑人/墨裔/女性/XX 群体学不好数学，所以数学错了” 这种脑回路，在日耳蛮人看来十分正常。 可笑的是中国人因为相信了日耳蛮近代崛起靠的是“科学，进步”，结果把自己搞成了进步主义神国。 （你这么热爱进步，日耳蛮知道吗？）

日耳蛮群体高度唯心，与客观无缘。 然后大量中国人接受了日耳蛮以自己为中心发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后认为这是“客观”。 这种“客观”，本质是日耳曼为主，自己为客的客观；这不叫客观，叫丧失主体意识。

因为上面的原因，中国人表现为：用日耳蛮的视角观察自身与整个世界，操日耳蛮的心，绩日耳蛮的效，进日耳蛮的步，忧日耳蛮之所忧，想日耳蛮之所想，为日耳蛮辩护，替日耳蛮发愁。

最滑稽的，当中国人想保守的时候，他们也去保日耳曼的守。

由于中国人的“绩效”， 完全由日耳蛮定义，日耳蛮永远可以找到新的领域，新的角度证明闹钟绩效低。 于是闹钟只好跑去新的赛道继续卷。 这就是许多人指出的：只要你做的是别人出的题，那就永远有做不完的题。

中国人永远等不到中国的绩效超过日耳蛮的那一天。因为中国人的“绩效”由日耳蛮定义，日耳蛮评判。那么日耳蛮永远都能找到新的角度，证明中国 “仍然落后”， 于是中国永远都不具备挑战日耳蛮的实力。实际上现在日耳曼世界就是这么玩的。

日耳蛮的实力实际上完全是靠中国支撑的。这就是最滑稽的一点，不断把自己的资源输送给敌人，然后看着敌人怕得要死：

“它怎么这么强大”。

非常重要的一点：以上说的一切，对日耳蛮学术圈也成立。 日耳蛮的科研界会毫不

犹豫地配合统治集团造假，为统治集团背书。因为日耳蛮社会既不存在“客观”，也不追求“客观”，当牵涉到自身利益时，任何一个日耳蛮个体都会做出相同选择。 “XX 无国界”这些笑话都是说给中国听的。

29.日耳曼与伪史论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证明日耳蛮历史是伪造的”这种思路就错了，这仍然是典型的中国式思路，拿这种思路去处理日耳蛮问题完全不入门。

正如日耳蛮从不重视绩效一样，它们也从不重视历史。日耳蛮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还原真相，或者汲取什么教训（ “以史为鉴”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路，日耳蛮人群从来没有这种观点）。日耳蛮研究历史的目的只有两个：

1.宣传自己优越；2，扰乱其他人群的认知。最好看看日耳蛮人自己是怎么看待历史的：“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如果把这本书看成政治讽刺小说就错了。这本书实际描写的是日耳蛮政治思维的极端状态，等于物理学中的“思想实验”。殖人喜欢拿这本书套中国社会却总是套不上，核心原因就在于底层逻辑的根本差异。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在日耳蛮

社会中具有彻底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真实与否根本不是关键，能否达到目的才是重要的。例如，日耳蛮史学的一大作用是证明“日耳蛮更优越”。如果用任何方法都无法证明自己更优越，日耳蛮会直接换个赛道。 实际上日耳蛮早就准备好了换赛道的话术：“五千年历史有个屁用？不还是被我们五百年历史吊打？” 所以即使你真的证明了“中国历史多么多么长，日耳蛮全是伪史”也没有用，因为到那时你会发现日耳蛮控制的媒体矩阵开始铺天盖地地宣传“历史悠久等于落后”了。日耳蛮的目的从来都是为了“赢”，至于赢的标准，日耳蛮可以随时修改定义。因此，你去主动制造伪史，和你绞尽脑汁浪费资源去“证明”伪史，在日耳蛮看来是完全一样的，无非就是“我不能赢，该换赛道了”。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日耳蛮伪史”问题。 中国人该做的，不是在“是否伪史”问题上浪费口舌（这是典型的绩效壬思维，追求客观；然而“客观”对完全生活在唯心状态下的日耳蛮人群有意义吗？），而是主动为日耳蛮人制造伪史，并不断用大喇叭输出，强迫对方接受。“伪史论” 应该被用来当作一种工具，一种武器，去扰乱日耳蛮的认知，应该对外输出，而不是煞有介事地在中文互联网上辩来辩去。 当然，在中文互联网上“伪史论” 也有让接受不了日耳蛮被解构的殖人石砸狗叫的功能。（无论对内对外，无论你的目的是扰乱日耳蛮人的认知还是对日耳蛮进行去魅化。音量，而不是真相，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你抱着“客观，中立，真相” 这些念头，那说明你根本不适合这个游戏。）如果中国人不这么干，那当日耳蛮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对付中国时（想想西域棉花），中国就只能被动挨打。还是那句话，日耳蛮根本不重视真相和绩效，更别说历史与道德了。可以用唯物的武器去打服日耳蛮，但绝不能用唯物的语言去说服日耳蛮，因为它们从来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30.种姓制度与匀制化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在纳粹的核心意识形态中，反苏和日耳曼种族主义哪个才是第一位的?

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它们的真正思想本底是“反匀质化 / 反扁平化”。 而且这种意识形态也不是独属于纳粹，而是所有日耳蛮社会所共有，只不过纳粹表现得过度激烈而已。

种族主义的本质是残缺的种姓制度，也就是要将社会隔离成高低分明的不同集团（纳粹的过激就在于把“隔离” 搞成了“灭绝”。而执行良好的种族主义，参见美国的制度，已经很接近印度的正牌种姓制度了）。这种种姓社会，最强调的就是“割裂”，而最反对的就是“匀质”。 而马列恰恰在理论上是一种追求“绝对匀质”的制度，这一点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涉及不同肤色人群的宣传画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具备种族主义的社会必然反共，这与是否纳粹无关，难道美国不反共吗？所有日耳蛮国家都必然反共，也必然种族主义，这是它们“反匀质化” 的天性使然。甚至它们会把这种“反匀质化”的基因本能发挥到对国际体系的塑造上：日耳蛮主张的“全球化”，不也是一个日耳蛮高高在上，而其他民族充当劳动力和猎奇对象的种姓天梯系统吗？当有国家能从这种“全球化”中积攒力量获利时，日耳蛮不是立刻就要“去全球化”了？对于日耳蛮，如果有什么东西优先级还高于反共，那就是反华。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实际实行了高度匀质化的社会体系一千多年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文明（甚至中国还有某种“反种姓” 的特质：王朝周期性地被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力推翻是其他文明不存在的

现象），对于强烈“反匀质化”的日耳蛮来说，中国的存在简直就是否定它们的存在意义。现在的中国，又共又华，能不成为日耳蛮的眼中钉，肉中刺吗？ 一些日耳蛮政客对中国的疯狂嘴脸，本质上和纳粹的疯狂是一回事，是出于“反匀质化”的本能，而不是中国真的和它们的国家有什么利益冲突。

31.日耳曼与全球化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中国人并没有充分理解美国人（更准确地说，是日耳蛮人整体）嘴里的“全球化”的意思。中国人以为的全球化是一种经济上的分工，基于使经济运转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中国人认为这种分工应该是可以调整的，可以优化的； 而美国人语境中的全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种姓天梯体系，是生态位上的分工，在这一分工中经济利益并不占主导，而且，由于种姓制度的本质，这一分工必然是固化的，最终目标是各个族群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达利特”这一种姓序列上“各守本位”。在美国人设想的这种“全球化”中， 日耳蛮国家居于永远不变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而各个非日耳蛮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远远不是“劳动力提供者”“生产者”“服务者”这么简单。 美国人需要的是非日耳蛮国家能同时提供“落后凝视”“文化猎奇”“种族歧视”“雌性 toys”这些方面的情绪价值。 换句话说，美国人（更准确地说，是日耳蛮人整体）设想中的“完美全球化”中的中国，不仅仅要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它还必须遍地血汗工厂以能让白左发泄自己的廉价同情心（目田以为，洋大人希望中国推进工人利益，避免“996”，其实是恰恰搞反了。如果中国真的把工人利益做到世界第一，洋大人会恼羞成怒。 目

田是典型的用中国价值观臆测日耳蛮人思想的例子)，还必须到处破旧混乱（最好满街自行车）以便日耳蛮进行落后凝视，最好还能有一些带红领章的老式军服甚至清朝辫子以让日耳蛮进行文化猎奇。 简言之，美国电影里涉及中国元素的那些刻板印象， 就是美国人心目中的“完美全球化中国”。问题是，现实中的中国越全球化，就越是朝着远离美国人给中国做的那些“设定”的方向走。 这就犯了美国人这套“全球化”（本质上是种姓制度） 的大忌，因为种姓制度的精髓就是各个种姓的地位永远不可改易。 由于中国巨大的体量，种姓制度在中国身上的失败就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崩溃,所以当前美国人从上到下的共识就是“这不是我想要的全球化！”

真正理解了美国人的“全球化”是什么意思的是殖人而不是目田。 目田总是复读“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越是像自己就越是对种姓制度的僭越； 而殖人则致力于论证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上的劣等性，按头中国人当达利特，这倒是理解了洋大人的本意了。你觉得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那是仅仅站在了经济方面的角度去衡量。而对本质上是低配版的印度社会的日耳蛮世界来说，种姓制度/种族歧视带来的“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超越经济利益。 为了维持种姓意识上的优越感，美国人从上到下都可以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你想象的)。简单点说，一个美国人宁可睡在大街上当流浪汉，也不想看到一个中国人搂着白女在他面前耀武扬威 （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人拍了这么一部电影：一个日本富豪娶了一个白人妻子，而白人妻子真正爱的是街上一无所有的白人小混混，最终结局是白人妻子毒杀了日本丈夫)。

日耳蛮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是超越物质利益的，不能用理性解释的，你可以看到一众日耳蛮政客冒着引发冲突的风险也要对中国骑脸，甚至直球羞辱中国，

就是这个原因。

当前美国人说的“逆全球化”， 其实有两重意思。 第一重意思是，美国人（基于前面已经论述过的种姓意识和种族歧视）深信，现在中国的强大是“错误的全球化”导致的，“是我们美国人的失误导致的”， 所以只要修正这种“错误的全球化”，中国就会迅速衰落，最终回到“我们美国设定的那个生态位”上去。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变得又穷又弱，满足了日耳蛮的“情绪价值”， 那全球化就又是好的了，“坏的是现在这个让中国强大了的全球化”。 第二重意思则是，如果无论如何阻止不了中国的强大，那么就要“缩小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彻底阻绝来自中国的正面信息 （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进行中了。当前的美国媒体，已经塑造了一个“平行宇宙”）。 可以预言，如果仍然阻止不了中国信息的渗入，美国会走向彻底的闭关锁国（现在美国国内右翼已经在为“孤立主义”造势了）。

32.美国的“再工业化”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首先我们必须厘清一个事实，就是对“工业化”（ 更不用说“再工业化”）这个东西，“西方”（不仅仅是美国） 自身到底是怎么想的。它们是否真的认为工业化非常重要？

亨廷顿曾经写过一句话，大意是“西方”经常忘记其在世界上的优势来自于更高效地使用暴力。或许这句话可以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近代发动扩张开始到现在，日耳蛮群体意识中，对自己的“成功”，到底是怎么归因的？他们对此有

正确认识吗？

从当代美国的表现看，相当大一部分日耳蛮人口并不把自己历史上获得的优势归因于唯物的，客观的因素（ 比如“工业化”，比如“科技进步”），而是归因于一些唯心因素，例如：宗教（“清教徒精神”，国内的目田大力推崇这种理论）；例如：神秘主义宿命论（“昭昭天命”）；例如：先天遗传（白人优越论）。

必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西方”历史上的“工业化”并不是必然的，更不是刻意的，而是某种随机事件。注意以下事实：1.“西方”的殖民扩张远远早于工业革命；2.基础科学的发展十分依赖于偶然发现，说白了就是“撞大运”。 现代中国人经常本能地拒绝承认“西方”的发展是某种完全偶然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现代中国人总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成某种“做题”：“你必须在每个关键节点都做出正确选择以取得好的结果”。 按照这种思想，“西方”必然是一个“每道题都做对的好学生”，而不可能是一个“每道题都蒙对的差学生”。这是一种非常有误导性的思想，它的本质是现代生物学已经完全否定的拉马克主义：有明确目标的“定向进化”。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历史上的工业化是偶然事件的话，就必然想到，其后续建立的工业系统是自发的，无明确规划的堆砌，只是由于先发优势获得了滚雪球式的扩张。

这种情况下，“西方”对“工业化”的认知水平可能是很低的，甚至未必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因为巨大的先发优势足以让它们把自己的“厉害”归结到其他原因，同时也足以让它们不需要对工业化有什么深入理解。这一点实际上是与美国的官方口径一致的，比如其大力鼓吹的 “哈耶克”，“目田”，都是否定人为规划，主张随意发展。我们知道，真的奉行这一套的后发国家全部歇菜了。我们自己抵制这一套话术的渗透时总是强调“特殊国情”，或者指责对方居心不良，

但其实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西方”对工业经济的真实研究水平其实很低，它的所有理论都是基于历史上的先发优势发展出来的胡说八道。后发工业国，尤其是苏联和中国，很可能对于工业化有着比“西方”深刻得多的理解。 因为这些后发工业国的工业系统是真正出于刻意规划形成的产物，而且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与拥有先发优势的“西方”的强力竞争。因此，这些国完全可能比西方更“懂”工业化，否则它们的工业系统很难生存。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那么所谓“美国再工业化”很可能就是一个中国人幻想出来的伪命题，或者说美国人正在喊的“再工业化”和中国人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在美国人嘴里的“再工业化”，更接近于一种咒语： “既然我们以前的强大是由于工业化，那么我们只要再次工业化就好了！什么你说什么是工业化？ 我不知道，但总之工业化就好了！”

所以，人人喊着要工业化，但没人知道怎么工业化。配套的基础设施？ 配套的基础教育？ 那都是啥？我们当年“工业化”的时候也没考虑过这些东西呀？ 中国人经常以为，美国的“再工业化”步履蹒跚是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但真实原因可能更简单：他们就是不会。

美国历史上的工业化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运气因素形成的（最大的偶然是两次大战把欧洲打烂），美国人根本不懂怎么在劣势情况下，有目的性的，从头建立工业化。而且，“去工业化”是多严重的问题，美国人也未必真的理解。美国人未必能意识到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由于工业优势，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真的认为自己的霸主地位是由于“高德性”令其他各国心悦诚服 （比如，对于冷战的胜利，绝大部分美国人的脑回路是“康米邪恶 – 康米必败”，至于苏联的经济问题，那是“康米邪恶”的一部分）。 川普集团的“再工业化”， 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竞

选口号（你相信川普很“懂”工业化吗？），而且其权重低于其他口号（比如停止移民）。

33.关于英语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我倒是觉得应该说说引发这个事件的“英语”问题。

现在可能确实到了停止“全民学英语”的时候了。

现在中国的英语教育系统，已经和“人均 GDP"，“皿煮目田”，“大学排名”一样，异变成了指向西北欧日耳蛮人（不只限于讲英语的国家）的一种“绩效天梯体系”。无数孩子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在各种培训机构里学英语，然而又没有明确目的，只是因为“大家都学，我的孩子如果不学那就是绩效低”。

说白了就是让中国人浪费大量资源在日耳蛮人制定的赛道里卷。因为这些赛道是日耳蛮人制定的，所以是永远卷不到尽头的，即使你在这些赛道里拿到了极高的绩效，那么又会面临“体面”问题，就是与日耳蛮的“相似度”，比如你托福打了满分，就会开始追求“口音”，而口音又分成乡下口音和贵族口音… 问题是：硅谷大公司的 CEO，是操着流利“美式英语”的华人呢，还是满嘴咖喱味的印度人呢？ 说穿了，对方制定这些天梯，是为了让你累，而不是让你真的爬上去。 你要是真的爬上去了，那对方还能接着 PUA 你了吗？

有些被 PUA 的人认为，英语说好了，日耳蛮白大人会开心。其实是正好弄反了，你英语真的说得像个母语者了，白大人会恼羞成怒（当然，表面上会夸你

一下）。 你要说着一口口音极重的英语，让白大人能够把你当成小丑来嘲笑，白大人才会开心。这一点其实在所有方面都成立。日耳蛮制定一堆赛道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其他人种的落后来享受优越感，而不是为了督促其他人种进步。 日耳蛮根本不重视什么“绩效”与“进步”， 它攻击迫害你的原因是种族歧视，而不是因为你“拒绝和文明接轨”。中国的一堆反思怪整天琢磨中国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得罪了白大人，就是没想到种族歧视这件事。

人人都说英语有用，但人人又说不出来英语具体有什么用。最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英语只有一个用：高考。但是这一门其实考啥都行。

就算对于要阅读英语文献的科研界来说，现在英语的必要性都十分可疑。这涉及到十分敏感的“唯论文”评价体系问题，不能细说。

日耳蛮世界正在利用英语对中国进行垃圾信息倒灌。比如你现在要在某个理工科的期刊上投稿（注意是理工科），十有五六会遇到一个页面，要求你选择自己的“性别认知”（是的，乱七八糟的都来了）。 结果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

1.日耳蛮人先知道。

2.自己人居然要通过非母语来阅读。

3.投稿过程中受到了隐蔽的意识形态污染。

在潜意识里造成了一批自我认知和日耳蛮世界绑定的投降派。 这批人非常害怕中国超越日耳蛮，更别说挑战了。 不然“他这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可能是任何具备很高“日耳蛮体面度”的东西 ） 就不能成为装逼的依据了。 注意这帮人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他只会暗暗希望“日耳蛮永远赢”。

34.日耳曼的退化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最近几年国人对日耳蛮世界的认知有两个巨大的进步，那就是意识到：

1. 许多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才在日耳蛮世界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其实是久已有之的，比如美国的药物问题，有多少人知道在副带桶勇提名人爹妈那个年代已经是泛滥成灾呢？ 有多少人了解嬉皮士， LSD 这些东西呢？

2. 日耳蛮根本就不具备“严谨”“诚信”这些特性，一切东西都可以根据利益需要来造假。 比如美国的经济数据，那是可以随时根据郑智需求任意编纂的。

这两者共同反映了一个事实： 国人一直处于一个精心设计的，美化甚至神化日耳蛮世界的宏大信息茧房中，这个茧房只在最近才有所松动，而在这个茧房还很坚固时期的日耳蛮世界内发生的事实，国人根本没有确认其真实性的能力。

所以“美国识字率只有 79%”的问题，研究什么“低教育水平菲法移民的影响”或者“白左思想对教育体系的渗透引发的恶果”之类的方向都是没意义的，因为你甚至都无法确定“美国以前识字率更高”是个事实。更该思考的，是“美国识字率会不会其实一直都这么低，甚至最近几年还进步了，只是老中不知道？”

简言之,“日耳蛮退化论”很可能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更可能是“日耳蛮劣根论”。

35.欧洲的本质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现在的“欧洲”已经没有了物质意义上的价值，而只有心理层面的“情绪价值”。而欧洲的政客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还想继续维持“日耳蛮正道世界赢学”下面的小子集“欧洲赢学”，装成可以和盎撒平起平坐的样子,可以说是完全看不清形势。

眼下欧洲的真正作用在于：维持一种“正道世界人多势众”的假象，来把老中唬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一盘散沙反而是对的，如果欧盟真的过于强力把欧洲塑造成一个单一实体了，那欧洲连最后的价值也没了。

欧洲这个唬人功能十分依赖“欧洲由大量小国组成”这一特点,否则“国际社会”“文明世界”这些话术会立刻失灵，甚至会逆转成“美欧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效果。而且你想想,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欧国”，那“实行 XXXX 制度的国家全是发达国家”这类话术还能成立吗？“融入 XX 世界”和“向 X 国投降”这两个本质上是一回事的口号的吸引力是一样的吗？

日耳蛮世界总共不到 10 亿人，但这些人分成几十个国家并互相吹捧，就形成了一种神奇的效果，比如“欧洲人都会好几种语言”（差别小于普通话和汉语

方言)，“XX 运动肯定不是主流运动，因为欧洲那么多国家都不玩”，“XX 技术光靠一个国家根本搞不定”。

欧洲本身没有什么靠谱的力量，但其“成员众多”，且“这些成员在意识形态 / 人种 / 宗教信仰 / 社会制度 等方面存在高度共性”这两个特点建构出了一个“日耳蛮正道世界”，成功地唬住了老中，甚至变成了一个“西方白人不可挑战”的思想钢印。这个唬人功能是如此强大，起到了让老中真正的对手美国实力倍增的效果。如果说有谁看穿了这一点，那大概是俄罗斯，真是非常奇妙深刻了。

36.白人至上的本质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现阶段整个“白人至上”体系都是建立在“中日韩承认白人至上”这个基础上的，如果中日韩不再认可“白人至上”，这个体系会立刻崩溃。所以“东亚是白人至上最坚固的壁垒”属于幸存者偏差，因为如果不坚固，地球上根本就不会有“白人至上”这个东西了。

当前世界上的“白人至上”其实是这么玩的：“白人”拿着中日韩上贡的资源去攻击其他族群，按头他们承认“白人至上”，然后回来恐吓中日韩：“别的民族都被我打服了！我厉不厉害？”中日韩瑟瑟发抖：“厉害厉害”然后接着乖乖上贡。而如果没有这些中日韩上贡的资源，“白人”其实无力“打服”任何一个族群。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中日韩用自己的资源压迫自己的神奇闭环。

但是这套玩法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的,这个漏洞就是你说的印度。“白人”不仅无法按头印度人承认“白人至上”，反而有非常强的承认印度人为上位者的倾向。而中日韩则恰恰相反,倾向于鄙视印度。随着“白人”印度化的加剧，它们在中日韩的“上位性”会受到严重侵蚀,比如现在盎国的润人高华就因为印度移民不断骑脸当地的“白人”而引发了痛苦的精神内耗（“啊啊啊啊啊啊啊！高贵的白人怎能被肮脏的印度人如此玷污”）。

37.日耳曼大内宣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福山和章家敦本质上与盎人媒体雇用的那些吊眼角亚裔女记者是一回事。

一言以蔽之，这些人是盎友用来搞内宣的，他们的相貌和种族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至于他们写了什么，本来也没人当回事。 如果“历史终结论”是一个纯粹日耳蛮裔提出的，那这本书和这种理论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大影响力。

福山和章家敦这些人的核心作用是给日耳蛮提供“情绪价值”。 他们写的东西合不合理根本不重要，他们的种族才重要。 让日耳蛮人定义的“下等族群”的个体服丑役，是日耳蛮人非常大的一项需求。

简单说，当一个盎友正因为中国轰炸机逼近阿拉斯加而气鼓鼓的时候，他正好看见一个化装成吊眼角的亚裔女记者在电视上叭叭叭“中国即将崩溃”，他就能心满意足地躺回床上“赢了”。

中国人很难理解，是因为中国文化并不需要这种基于种族歧视的情绪价值。中国最多只能搞出来伏拉夫这种东西，即享受异己族群的拍马屁，但并不需要对异己族群进行作践。

福山是有点像伏拉夫的，但还是有本质区别。一个对应的，“中国的福山”，应该是一个中国国籍的京族学者，论证“越南迟早要回归祖国”。 你看，中国根本干不出这种事，甚至会主动回避这种事。

38.莫迪与印度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我认为莫迪是印度历史上最差的领导人。他是在强迫印度走一条最不适合的路，扬短避长。他对印度的改造要是成功了，那印度才是连最后的优势都丧失了。

现在有一个观点说得很对，就是印度根本不适合走工业化这条路。这个观点是可以论证的。

南亚文明是一种演化到了尽头的印欧文明。其他印欧文明，包括“西方文明”，都有强烈的“南亚化” 趋势。南亚文明的核心特点其实还不是种姓制，而是“熵增”。也就是说南亚文明对“建构”完全没兴趣，一切顺其自然，尽量避免能耗。 这种特点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南亚人非常喜欢吹牛而不喜欢实干，同时很爱占小便宜(比如在盎国，经常是印友拿着高华的成果去向盎友邀功)，而且人人都高度“去责任化”（做个极端的比喻就是，有个灯坏了，大家谁也不去换灯泡，而是宁可忍受黑暗，直到有哪个人受不了主动去换为止。而那些忍到了“别人去换”的人就

会有“我赚到了”的快感）。 而表现在集体层面就是种姓制。种姓制其实只是“不受控的熵增” 的表象，因为绝大部分人类群体，如果不做干预和规划，都有发展成种姓制的倾向。不做干预，就意味着“无规则自由竞争”，难听点说就是射答。这种“优胜劣汰” 最后的结局不会是无限斗虫，而是直接固化，因为不受任何限制的强者一定会致力于把自己基因的传递优势永恒化。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圣地就是印度，揭掉哈耶克的面具，下面会是一个商羯罗。种姓制是“维持能耗”最低的社会形态，印度从古到今的上层结构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基层形态却一直没什么改变。种姓制下人人都已经彻底躺平并在情绪上获得极大满足，没有任何改进 （“耗能”）的动力。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印度，巨富的豪宅可以就盖在贫民窟旁边，这里面最值得思考的不是为什么贫民窟不会对巨富造成安全隐患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印度的巨富可以接受窗外就是脏乱差却毫无排斥感。

“熵增文化”表现在国家层面，就是印度人不喜欢主动搞经济（因为耗能），而是等着别人来“送经济”。 莫迪之前的印度经济政策通常都只是口头说说，然后做到哪算哪，没有人有“完不成指标” 的焦虑。 但印度这种 “躺平等着占别人便宜” 的策略还真有一定成果，总有人被“印度市场” 骗过来投资，于是多年下来印度还真的积累了不少“别人送的”工业能力。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印度军购。印度军购是出名的坑爹，但每每能达成目的。这是因为印度人并不执着于“一定要买到东西”。买不到我就等着，最后总有人忍不住满足我全部条件。 总之，“守株待兔” 在中国人看来是可笑的，但在印度人看来是常规战术。

印度在这种状态下存在了几千年，一直相当稳定，还维持了不低的生育率。结果莫迪上来要搞工业化。然而工业化恰恰是一种要主动规划的“熵减” 行为。中国变成人类历史上第一大工业国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中国差不多是唯一一个

致力于“熵减” 或者说建构的文明。“治水文明”，“秦制”，“科举” 其实都在反映同一件事，就是中国人致力于“制造” 某种 不会自然发生的秩序。 反而引领了人类工业化的“西方”才是偶然的，它的工业化始于偶然，巩固于先发优势，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鼓吹自由主义，因为它的工业化过程就是“自由”生成的（建立在其他地区无力竞争的基础上）。自由主义不是在教你怎么搞经济，而是在教你怎么变成印度。 反过来现在西方的“去工业化” 是必然的，因为不加干预，充分顺其自然，就是会发展成去工业化——谁愿意苦兮兮地干活啊？熵增的表现就是水往低处流。

印度和中国搞工业化的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初始熵不一样。假如实现工业化要把“混乱度” 控制在 20 以下，那中国自古到今混乱度都没高于过 30，而印度的混乱度最低也没低于过 80。因为印度是“熵增文明” 的巅峰，可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印度适合工业化。

莫迪搞工业化的一系列操作都是在印度强行搞熵减，最后必然事倍功半，印度可能付出了中国水平的努力实现了越南水平的工业化。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把印度社会的几个传统优势——稳定，心满意足，守株待兔给弄没了。印度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就是莫迪这几年。

39.共轭赢学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美国好 = 美国赢，中国不好 = 中国输。 而 中国输 = 美国赢 =“支持美国” 的 “我”“赢” 。

证明“美国赢”并不能给人带来物质好处，但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人“我和你们这些庸人不一样，我支持更优越的美国，所以我也有优越性”的情绪价值，也就是“与有荣焉”。

“我和美国站在一个队里，比你高得多了！”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说美国不好会有中国人生气了，因为这些人是靠着“美国好”来实现“赢”的情绪价值的。 你说美国不好不就等于指着他的鼻子说他输?

这种现象其实和“宏大叙事”没有多少关系，这些人既不一定支持（甚至都不一定了解）美国的意识形态，也不一定反对中国的“剪纸”，他们只是单纯地想体验“赢”的快感而已。

中国社会过于扁平化，对人的情绪价值是忽视的，导致各种“赢学”很容易趁虚而入。而一切赢学里，最廉价的就是这种指向“与自己无关的他者”的“共轭赢学”，也就是“他者赢 = 支持他者的我赢”这种逻辑链。这种“共轭赢学”并不需要本人做任何事（“他者”自会提供），等价于无真实筹码的“情绪下注”。

对于“共轭赢友”来说， 这个“他者”离自己的距离其实是越远越好，因为越远情绪成本越低，兑现风险越低，狡辩起来也越容易 （因此“正道世界赢友”总是比“兔友”嘴硬）。而且现在拿国家之类的群体性目标当“他者”在赢友中已经过时了 （因为风险还是比较高），流行的是拿个体当“他者”， 比如马斯克友， 川友， 英伟达老黄友。

其实这种“共轭赢学”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日韩台特别喜欢拿盎友的成就来踩老中，即使他们本身在这个方面的成就可能根本就是挂零， 但“美国有等于

我有”， 所以“和美国站在一个队里的我也赢了”。 反过来也有拿中国当共轭他者的例子，巴基斯坦在和印度的关系中不就是这样？“中国有等于我有”，“你们印度没有吧，哈哈哈”。

40.日耳曼“民主”国家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民主国家”这个概念的产生不是为了认证某些国家“民主”,而是为了凸显某些国家的“不民主”。

这其实是先有某些国家自我定义自己为“民主国家”，然后去嘲笑和批判其他国家“不民主”。

与其说这是什么严肃的政治理念,不如说这是某种基于“赢学”的情绪价值。“民主国家”经常把“民主”挂在嘴上的最重要目的是满足其国民“赢”的需求，制造一种优越感（“民主”=“赢”）。

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服不民主丑役”的国家，这类国家的主要作用就是供“民主国家”嘲笑和批判。此类存在的典型就是中俄。

因此你是不是“民主国家”跟实际情况没多大关系，而主要取决于你在不在圈子里。如果你不仅不在圈子里，甚至是预定的“丑役国”，那你实现了“民主”（也就是采用“民主国家”鼓吹的那种制度）反而是倒反天罡，“民主国家”会恼羞成怒，并立刻修改“民主”的定义好把你再次踢出去。(同理可以推出，如果你

不是圈子里的国家但也不是被“重点凝视”的对象，那么即使你多方面不符合定义，你也不会被拿出来重点批判，而可以美美隐形。是的，这里面存在一种“凝视”。）

其实这个现象远远不限于“民主”问题，而是由“民主国家”定义的一切“绩效天梯”都存在这个现象，比如 GDP，奥运会奖牌榜，各种 XX 指数。“民主国家”制定这些赛道的目的是观赏你的落后（“输”）并体会优越感（“赢”），而不是鼓励你往上卷。 如果你真的在这个赛道里卷到了第一，那“民主国家”会恼羞成怒，宣布这个赛道作废，并制定新的赛道，确保你在新赛道里输得更厉害。

总之， 只要你做的是别人出的题，那就永远有做不完的题。

41.闭环赢学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不要试图用“唯物因素”去解释（或合理化）日耳蛮人的行为，因为后者是彻底的唯心主义群体。

当前盎友的刹帝利阶层的许多动作并不是试图取得什么实际成果，而主要是为了满足底层盎友的情绪价值需要。如果你理解不了这一点，自然觉得盎友的动作莫名奇妙。

以这个“芯片禁令”为例，盎友刹帝利并没有指望能够靠这个禁令卡住老中的脖子。公布这个禁令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让普通盎友相信“我们能卡住老中脖子”， 并继而产生“我又赢了”的快感。

换句话说这是个对内的举措而不是对外措施，其目的是安抚正处于“闭环赢

学”破裂危机中的盎友普通人。

如果你不明白，就想想这种赢学的外部受众，也即中国的殖人。他们看到这个新闻是不是欢呼雀跃，并一片“美国又赢了”的欢呼声？

美国以及整个“正道世界”凝聚人心靠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上的赢学，而不是物质利益上的经济，更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在这种赢学叙事里，“正道世界”从殖民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赢了又赢。一旦事实与赢学矛盾，就灵活调整“正道籍”（比如把二战德国这种在族裔上无疑属于“正道世界”的国家在特定时间段内开除正道籍），或者通过叙事手段转输为赢。

“靠叙事手段转输为赢”的典型例子是越战。通过反复强调当时的 anti－war 运动和同期的 非裔 （马丁路德金）运动，越战实际上被塑造成了一种“撤退不是因为打不赢，而是因为我的制度发生了进步”的“进步叙事”。在当前时代的盎友看来，越战促进了“国内进步”，属于大赢特赢。拍那么多越战电影，其用意并不在反思，而是表达一种“美国具有强大的纠错能力 / 美国发生了巨大改善”的炫耀。 至于真正无法转输为赢的话题，则会被完全冷却，普通盎友根本无从了解，甚至都没听说过。在赢学之外，美国并没有完成族群建构，大家想做美国人就是为了大赢特赢。 之所以出现 MAGA，就是因为闭环赢学出现了裂纹，MAGA 的诉求就是赶紧把赢学恢复闭环，你以为“great again”是什么意思？

当你意识到盎友并不重视物质方面的实际利益，反而更重视“情绪价值”之后，就能对美国许多奇形怪状的行为“恍然大悟”了。比如为什么美国总是说“这个中国产品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个中国产品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因为“中国能生产先进的高科技产品”这个事实本身就破坏了闭环赢学：在传统的

正道世界赢学叙事里,中国属于大输特输的群体,与印度差不多甚至不如印度(你以为美国学术界总是搞“龙象共舞”类的比较研究，强行给印度抬咖是什么意思？)。 一旦让盎友发现“原来中国这么先进”， 盎友的情绪价值会遭受重创，继而导致赢学崩塌。考虑到现在美国的各类资产价格（汇率与股市）实际上全是靠赢学带来的信心在绷着，美国还真没说错，中国产品真的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因此，必须阻止任何能展示中国“高大上”的产品在美国出现（反过来，中国的低端产品如衣服就可以随便进口，盎友一边消费一边还可以幸福地联想：“血汗工厂...”于是达到了赢学升华)。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由于长期浸泡在高浓度的闭环赢学环境中，美国的刹帝利阶层也被这种赢学模因污染了大脑，以致他们真的相信了“美国恒赢”（本来这是用来安抚麻痹首陀罗的)，于是以为真能卡住中国脖子。

42.种姓制和闭环赢学综述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盎人是日耳蛮人的一支,具有与生俱来的种姓模因和种姓模因衍生出来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在盎友的行为模式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分析盎友的行为，如果不把种族主义因素考虑进去，就等于盲人摸象。

基于根深蒂固的种姓模因和种族主义,盎友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个种姓天梯：盎国带领着各日耳蛮国居于天梯顶端，下面是地中海系的印欧人，再下面是....，再下面是...... 直到最底部的，中国人。

中国人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会位于盎友发明的这种种姓天梯的最底端，但是能察觉到，比如盎友的电影里，非洲人可以有正面角色，鹅友和阿拉伯人可以是有力量的坏人，但是华人只能是滑稽可笑的 incel 小丑（傅满洲 / 满大人或许是例外,但这些例外具有鲜明的“内亚”背景,而且很快被“修正”了）。答案是没有为什么，盎友就是敌视中国人，满清时代盎国就有排华法案，而这是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法案。

这种种姓天梯里的上位者可以骑脸下位者，反之不行。所以盎友制造的乳法笑话可以流行，法友制造的乳盎笑话就没几个人知道。而位于天梯最低端的中国是人人都可以骑脸的对象。

种姓天梯里的下位者中，可以分出部分成员来充当“优质下位者”， 以对“不听话”的那部分成员进行龟训。 比如：波兰是“优质东斯拉夫人”， 克罗地亚是“优质南斯拉夫人”，日韩是“优质东亚人”。上位者会定期夸一下这些“优质下位者”。

为了维持这种种姓天梯，有必要发展一种“闭环赢学”， 强调天梯上的“上位者赢，下位者输”。 比如，作为下位者的日本面对日耳蛮时必须输， 但面对中国时必须赢。所以日本崇拜欧美，而中国除了崇拜欧美以外，还会有崇拜日本的人。同样的，鹅友千方百计想“融入西方”， 而看到中国的四代机时，就能发表“这肯定是抄袭我们的米格”这种奇谈怪论。

位于天梯最底部的中国，在盎友的印象中就是“永远在输，不如任何人的存在”。 比如为什么明明中国比印度强那么多，盎友“学术界”却永远把中印相提并论，像是在故意吹捧印度？ 原因就是在盎友的闭环赢学体系里，中国比印度更下位，“中国比印度强”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他们浑身不自在，他们吹捧印度本

质是一种许愿：“印度必须比中国强大！”

由于“中国一直在输”根本不符合事实，盎友必须对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行遮断，以维持赢学闭环。所以盎友信息链里涉及中国的全是“菲克纽斯”是必然的，盎友是为了观赏中国的“输”才报道中国，而不是他们真的对中国发生的事有什么兴趣。连带着整个种姓天梯里的其他成员也都沉浸在类似信息茧房里，连立陶宛，韩国，伊朗乃至肯尼亚都对中国人有优越感。

是不是盎友到了中国见到真实情况就会改观呢？ 也不是，因为盎友是为了贬低中国才发明菲克纽斯，而不是看了菲克纽斯才贬低中国。所以他们到了中国之后就会千方百计寻找一些符合刻板印象的，脏乱穷的地方去猎奇，如果没找到，就会愤怒地表示：“这不是真正的中国！”比如那些记者 ，他们常驻中国，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吗？ 显然不是，正是因为非常了解，他们才会贴心地给所有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加上滤镜。

基于以上各点，在盎友的认知里，中国应该和印度拉美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差，比如盎友电影里出现的中国场景一般都是城中村。连带着“优质东亚人”也是这种认知，比如日本人最喜欢拍的地方是九龙城寨。

如果信息茧房完全失效了会怎么样？ 由于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盎友的反应绝对不会是“原来中国这么好，我原来的认知是错的”这样的反思， 而是感到“天塌了！ 达丽特竟然踩到我头上来了！”并产生强烈的愤怒，甚至更进一步，与中国对抗。

为什么盎友这么轻易地就想与中国对抗？ 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反击的力量吗？ 答案是，他们真的不知道。由于必须维持“中国一直在输”这一信息茧房，

盎国从上到下都尽可能贬低中国的军事能力,他们对内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庞大的靠人海战术的落后军队”。所以兰德公司的军事推演中，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数量被设定为和胡塞拖鞋军差不多;《军力报告》把阅兵上出现的发射车数量等于中国的机动 ICBM 总数；《航空周刊》认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是苏-35；西北挖了 300 个风电，盎友的认知出现了如下变化：“是当诱饵的假货 – 没装填 – 装的是（毫无意义，而且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国家出现过的）洲际常规 – 装的是单个战斗部的 31 号老弹”。总之，盎友死活不承认这些有装了 41 号 MIRV 弹的可能，因为这样“天塌了，达丽特翻身了”。

这种掩耳盗铃做到了极致,就是盎友连刹帝利阶层都有人不知道中国有核武。

43.逆向民族主义的本质:达利特领班

作者: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搞不清逆民脑回路”的原因是对逆民的本质存在根本性的误解。大部分人把逆民理解成一种真正的自恨者，也就是“输学家”，这恰恰是把事实弄反了。逆民的本质是一种极高浓度的赢学，逆民对“赢”的渴求超过其他所有键政派别,只不过这种赢学是以一种极为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称之为“达利特领班赢学”。

简单概括就是：逆民完全接受了由日耳蛮塑造并到处传播的“世界种姓天梯”体系，认为所有“外国”都比中国等级高，这导致逆民基本不可能通过对外的形式来体会“赢”的情绪价值，反而一接触到涉及外国的信息就会体会到“输”的痛苦。但逆民又极度渴望享受“赢”，所以只能将“赢”的

对象指向自己的同族，试图从同族身上榨取情绪价值。这里面的逻辑链是：日耳蛮制定的种姓天梯里，中国是最底层的达利特 → 逆民自我想象（脑补）自己是达利特里“梵化”程度更高，更听话，更得日耳蛮刹帝利姥爷“赏识”的“领班” → “领班”对普通达利特具有优越性，普通达利特情况越差，就反衬得“领班”情况越好 → 达利特领班开始通过主动贬低其他不具备“领班”地位的达利特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优越感，证明自己更“赢”。所以，当逆民表现出“自恨”的症状时，他其实是把自己从整个民族中拎出来的，通过夸大其他同族的“输”的方式来享受独属于自己这个“领班”的赢，民族整体“输”的越大，他这个“受到日耳蛮老爷赏识”的、“觉醒”的、、“与正道世界站到了一个队里”的领班就越赢。为了享受这种赢，逆民恨不得把中国说成全世界的洼地。【有少部分逆民更进一步，不再满足以个体的“领班”身份来体验这种赢，而是希望自己所在的某个群体（可以是方言群体，可以是键证派别，还可以是某些后现代身份标签形成的群体）以整体的形式被纳入种姓天梯中，获取一个更高的首陀罗编制，来实现对整个中国的“赢”。这种逆民可以称为“编外首陀罗”式逆民，有别于“达利特领班”式逆民。“姨学”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逆民一定要通过依附“世界种姓天梯”的方式来体验“赢”？原因是在中国这种非种姓社会，获得优越感的难度极高。在中国，“赢”的状态被接受的前提是肉眼可见的绩效，这绝非所有人都能拥有。正常的中国人也没有那么渴求“赢”。但逆民恰恰是中国人里最渴求“赢”的那一批，所以他们选择了可以依托于外力的赢。逆民的赢学是一种最廉价的赢学，因为“证明中国差，外国好”这种事日耳蛮天天都在干，逆民并不需要自己去搜集素材；而且，

这种赢学极难被证伪，因为其权威性来源于世界种姓天梯顶部的美国，除非美国的霸权被打倒，让 “外国更赢” 这个根本前提不存在，否则逆民赢学就能一直圆回去。以下进行详细说明。“日耳蛮闭环赢学” 实际上是一个基于种姓模因的体系，内部分为很多等级，要彻底理解闭环赢学，就必须接受 “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本质上是低配的（更恰当的说，是发育不完全的）印度的事实。由于强烈的种姓模因，日耳蛮对于世界秩序的塑造也是仿照印度社会，弄成一个天梯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属于一个固定的等级，且必须扮演该等级对应的角色，不得逾越。注意这个等级完全是先验的，与具体的 “绩效” 无关，而只取决于在日耳蛮脑子里你是哪个等级；换句话说，如果日耳蛮认为你就该是个首陀罗，那么哪怕你通过发展经济，跟随各种 “进步思潮” 的方法把绩效卷到再高，你也不可能提升到刹帝利。

另一方面，若你的 “绩效” 远远超出了所属的等级，显得过于刺眼，日耳蛮会设法加以 “修正”， “取消” 你的绩效，把你踢回 “该有的状态”。 20 世纪末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对日本的打压，并不是完全出于 “产业受到了威胁”，事实上美国打压日本之后的去工业化反而加速了；这种打压有很强的种族歧视 / 维护种姓天梯的意味在里面） 而中国与这个种姓天梯之间的关系十分奇妙。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是游离于天梯之外的，日耳蛮根本无法控制中国的行为。 另一方面，日耳蛮对中国文明有先天的敌视，因此在基于其主观愿望建立起来的种姓天梯概念中，故意将中国安排到最底部的位置。中国人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被 “人为地安排到了世界的最底部 ” ：比如在好莱坞电影里，非洲人和拉美人可以有正面角色，鹅友和阿拉伯人可以是强大的反角，而华人总是滑稽可笑的 incel 小丑 （而且经常是对剧情走

向没有影响的，提前出局的）。　由于日耳蛮，尤其是美国，拥有最为强大的传播能力，这种“天梯包含中国，而中国位于最底部”的虚假信息被扩散到世界各地，甚至能渗透到中国内部（比如上面说的逆民就是这种信息的接受者），而那些“自认是种姓天梯一份子”的国家更是坚信了这种信息，“中国比我差多了”几乎是这些国家的基本认知。为什么一些与中国并无矛盾，而且比中国弱小得多的国家，也经常对中国骑脸，并且其民间歧视中国人？就是这个缘故。以往中国人经常对自己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国也受到严重冒犯感到困惑不解，并因此产生反思和精神内耗："是不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先进发达 / 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对"，这完全是错误归因。这些小国民间歧视中国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完全接受了日耳蛮到处扩散的“种姓天梯”模因，并据此认为自己比中国优越多了。这种优越感是天梯顶部的日耳蛮赋予的，完全是先验的，与中国的“绩效”无关，即使中国再富强，这些小国也仍然会认为自己比中国人优越。当“闭环赢学”作用于这个天梯结构时，就会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单向性，亦即，每一个等级都只能对比自己更低的等级“赢”，而面对比自己更高的等级则只能输。只有天梯顶部的美国可以享受全方位的，无死角的“赢”。天梯中每个成员的赢，其实都对应着其下面的低等级成员的输，是一种单方面的“情绪价值”榨取。因此，天梯越往下，情绪价值资源越紧缺，赢学浓度越高。日本就是一个因为等级过低导致国内赢学浓度过高的例子。日本在日耳蛮种姓天梯中事实上位于最底部，承受了来自高种姓成员的大量情绪价值榨取，它仅有的被允许“赢”的主要国家只有中国（以及部分情况下的韩国）。为了在心理上找回平衡，日本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把日耳蛮对日本的 东方主义凝视 和 猎奇心态 曲解为“日耳蛮喜爱日本 / 日耳蛮对日本文化感兴趣 / 日本文化输出强”（中国的

日吹经常采用的话术就是这么来的），这导致日本到处都是 “XX 说日本好” 这样的书籍，已经形成 “白人夸日本” 这条赛道了；二是对中国拼命 “赢”。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的贬低和各种消极信息，日本出了什么坏事都往中国身上推，因为根据种姓天梯，日本就无权对高种姓国家做任何批评和凝视，它唯一被允许主动攻击的有分量的对象就只有中国，所以它只能把所有“输”的都从中国身上找补回来。日本民间对中国的极不正常的超高敌意，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这种赢学心态（韩国同理）。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润人高华为什么明明身在国外，却坚持混国内论坛，并且不断发表诸如 “一美元炸鸡” 这样的言论夸耀自己过得有多好。这是因为他们在国外是被单方面榨取情绪价值的角色，唯一能供他们享受 “赢” 的对象就只有国内（而且这个 “赢” 也是脑补出来的），当然要拼命把输的都赢回来。而身在国内又笃信种姓天梯的人，还要仰视日韩甚至润人高华，承受后者的情绪价值榨取，只能拼命从国内的同族身上 “赢回来”， 那赢学浓度自然是已经高到析晶了，这就是逆民。

44.日本的本质

作者:swiss

日本的“经济问题”是美国造成的，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 实际情况是“日本的经济就是美国造就的。”

日本本质上就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它就没有自主迭代的能力。

将日本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状态称为“失去的三十年”或“停滞的三十年”是欠考虑的。将其称之为失去或停滞的 30 年，就意味着日本之前是一个“持续

进步”的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将日本的历史缩短到了 200 年以内甚至是 70 年以内，也就是将“日本历史”理解成了“明治维新后甚至二战后”的历史。然而日本作为一个典型的熟番，其可考的历史远远长于长期蜗居在黑森林里的日耳蛮，所以评价日本的表现，就必须从其整个历史跨度上来看。

而一旦从整个日本历史的尺度上来观察，立刻便会发现日本本质上就是个停滞的社会，停滞就是它的常态。这就是为什么茶道花道这些东西在日本能一直存在，而在中国要么演变成升级版要么被淘汰，因为日本就没有另开赛道的能力，它唯一擅长做的就是在一件东西上无限雕花。日本文明没有自我革新的能力，为了避免瓦房店化只能不断被大陆输血和输出秩序，也就是没有巨大的外力输入，日本本土没办法革新，也没办法建立新的秩序。所以折扇，茶道在日本保存得很好，并且不断被雕花，是因为 19 世纪开放之前，日本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一直和唐朝时期的中国差不多，偶尔有一两个相当于宋朝和明朝水平的环节，是从宋朝明朝单独引进的。

日本每次社会改革都是外界武德注入导致的，这体现为日本的演变是跃迁式的，不存在过渡环节，仿佛一下子就发生巨变。在没有新的外界武德注入时，日本就会永远保持上一次被注入时的状态。而美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停止了对日本的注入（改为注入韩国；日本和韩国本质上是美国的离岸资产，它们的“飞速进步”本质上是外源性的 ），于是日本就一直停留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如同木乃伊一样的日本就是日本历史上 90%以上时间段的样子。 反而明治维新到上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才是特殊情况。日本历史上除了明治维新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如僵尸一般停滞的社会，而那一百多年，是借助外部力量踩着中国上位，是不正常的。而上世纪 90 年代

后，美国逐渐撤离日本（开始扶植韩国），日本就又恢复到原来那种僵尸般的状态。

45.不许说日耳曼不好

作者:swiss

每当说起日耳曼不好,就有一大堆人阴阳怪气,气急败坏。

比如在知乎上，cis 大佬曾经说过德国如何如何,还没等德国人破防,一群德国的华人已经开始破防了。甚至也有在中国的进步壬也开始破防。

而把德国和美国换成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就没什么人破防，证明在破防这个问题上，可以用于划分一个国家的日尔蛮属性。

同样新加坡富裕程度远胜日本,揭露新加坡不好没人破防,说日本工资低，一大堆人破防。

结论就是揭露日尔蛮或者日尔蛮的耗材不好的地方，进步壬或者伪人会破防，而揭露文明国家，进步壬就不会破防。

为什么会破防呢？破防的原因是现实和理想相悖,揭露日尔蛮的不好的地方等于泼了进步王一身冷水,打破了日尔蛮在他们心自中美好的形象。

之所以日尔蛮有美好形象滤镜，是因为擅长吹牛,伪装,洗脑,输出污染模因，以达到人人信任日尔蛮的假象。

日尔蛮本质就是闹钟最看不起的那个脏臭的印度和普什图“的结合，因为文明底蕴还不如印度，印度还是完整的种姓社会，日尔蛮学了些皮毛，就是更成功

的普什图或者班图。因为中国人不了解日尔蛮,所以日尔蛮可以让闹钟破防，而无法让印度破防，印度是日尔蛮的上位者，早就熟悉日尔蛮这套炮制,吹牛,谎话连篇的特质了,所以印度人去了日尔蛮国家不仅不会因为印度脏臭而破防,也不会因为印度比日尔蛮穷而自卑，反而开始当起 ceo 训斥日尔蛮。

46.西方古典音乐

作者:swiss

西方古典音乐并不高级,认为西方古典音乐高级其实是变相认为日尔蛮高级。

因为西方古典音乐的中心就是德奥古典音乐，本质就是德奥音乐做题家盗窃意大利音乐的模因进行雕花的产物。

德奥古典音乐除了在德奥外，受影响最深的还有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和俄国。

但即使是在西方内部,也不存在西方古典音乐比非古典音乐高人一等。匈牙利是古典音乐很发达的欧洲国家,爱尔兰是古典音乐很落后的欧洲国家，无论是收入，产业，人均 gdp,生活水平，嫁娶，口碑，匈牙利都远远不如爱尔兰。证明在古典音乐赛道上做题是没有前途的。

2023 年匈牙利人均可支配收入 254 万福林约等于 4.7 万人民币,而爱尔兰是这个数字的 3 倍以上。

古典音乐是达利特绩效，其收益低于同样是达利特绩效的体育绩效，体育绩

效如英超西甲,确确实实创造了一部分 gdp,培养了一些富裕的运动员,这些是古典音乐绩效做不到的。

而宣扬西方古典音乐高人一等, 本质是为了凸显在日尔蛮赛道上做题高人一等,至于在日尔蛮赛道上做题是否高人一等，其实对比一下爱尔兰和匈牙利就知道差别了。

47.国际影响力

作者:swiss

所谓的国际影响力=西方国家+中日韩东欧,人口不到世界一半，而超过半数人口，完全不 care 这些艺术，无论是古典音乐油画还是芭蕾舞还是艺术体操，如土耳其人有自己的音乐体系, 阿拉伯人有自己的音乐体系, 中亚国家也有木卡姆，印度也有印度音乐，西方的流行艺术和这些国家完全无关。

东亚人拜西方艺术是被日尔蛮 pua 的产物，日尔蛮人盗窃了意大利的模因,某些乐器是经过日本传入东亚的，已经被日尔蛮的达利特日本做题一次了,因此古典音乐=日尔蛮模因，在东亚拜日尔蛮到癫狂的地步上，自然是日尔蛮姥爷玩的都是好的。

即使是西方内部, 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像中日韩一样追求古典音乐和西方美术。如爱尔兰人就不卷古典音乐，没多少人学钢琴小提琴,西班牙人也不卷古典音乐，没人学。日尔蛮最富裕的国家瑞士也不卷古典音乐，没这个文化。卷古典音乐比较多的除了德奥法国意大利外,是日尔蛮脑控的达利特东欧斯

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如俄罗斯是最大受害者。

即使是在日尔蛮姥爷眼里,卷古典音乐或者西方艺术也不等于高人一等,因为艺术在大多数国家是地位不高的，是达利特绩效。如乌克兰盛产了大量小提琴家，大多数来自的不是音乐世家就是下层贫民,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阶层。尽管乌克兰有大量艺术家，匈牙利也有大量艺术家,但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日尔蛮姥爷眼里,他们的地位并不比不卷日尔蛮艺术的爱尔兰和西班牙高,日尔蛮女人倒贴西班牙男性。在日尔蛮人眼里，能拿鞭子抽别人，能殖民别人的，这种打人绩效甚至图图绩效,比音乐绩效有用多了,对于日尔蛮人来说，闹钟的“爱好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种价值观，只能对闹钟内部有用，在蛮族眼里这完全是弱者文化。能大量娶日尔蛮女人，能胖

揍日尔蛮男人的民族，就可以让日尔蛮心服口服。而乌克兰,对日尔蛮各国的关系是充当廉价耗材,韭菜,输出女人，国际子宫，贩卖人口和器官,输血供养日尔蛮。

所以古典音乐好不好,西方艺术好不好,契丹要不要在西方艺术赛道上竞争，完全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看看乌克兰就行了,闹钟再花家里的所有积蓄培养小孩学小提琴,能出一个大师比过历史上的乌克兰大师吗?而乌克兰在西方是什么地位?而现在闹钟相比百年前的乌克兰,在培养小孩学琴过程中,花的金钱和代价是百倍不止,如父母需要辞去工作，异地甚至跨国求学，昂贵的私课费,一周数次课,与乐团排练，父母花钱买上台机会，各种参赛（差旅费自付)，花的金钱和父母的精力，均远超过乌克兰盛产演奏大师那个时期。乌克兰盛产海量的大师也没提高国际地位,那么目前闹钟卷乌克兰鱿走过的路,还建立在大量财产流失的前提下,效果可想而知了。

48. “发达国家”

作者:swiss

发达国家是日尔蛮提出的理论,且这个发达国家头衔是日尔蛮赏赐的。

即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不完全依赖于可量化的客观因素，而是取决于日尔蛮姥爷愿不愿意让这个国家戴上发达国家的头衔。

总的来说，以很低的门槛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大概率是具有日尔蛮耗材属性的国家。

在不发达国家成群的国家里脱颖而出的发达国家,也是具有日尔蛮工具人和耗材属性并用来对抗眼中钉的国家。

所以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完全不是进步壬所设想的那样:我们的人均gdp 高

了,日尔蛮姥爷就会认可我们是模范黄种

人，是发达国家。甚至根据日尔蛮和契丹中国关系，大概率是中国在日尔蛮赛道上做题做到极致,也不被日尔蛮姥爷赏识，日尔蛮姥爷的目的是拉中国下水,陷入那啥那啥陷阱。

因为许多不怎么样的国家是发达国家,这引发了中国进步壬的频频精神内耗,进步壬一方面津津乐道于雕花哪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并且倾向于将绩效不达标的国家开除出发达国家。

其实发达国家的门槛是很低的,如斯洛

伐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5918 欧，但斯洛伐克是发达国家。根源是斯洛伐克是一个皮肤亮白的国家，是奥匈帝国的白人国家，所以必须是发达国家，否则对日尔蛮不利。

而如果是有色人种国家比斯洛伐克富裕,也不会被日尔蛮姥爷认可为发达国家,日尔蛮姥爷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有色人种乖乖种田挖矿就行了，生产力十分低下，很愚昧，怎么会是发达国家，日尔蛮姥爷的固有观点就是这样。

有人会说日韩是发达国家。因为日韩是日尔蛮在东亚的达利特，具有御用丑角，耗材，工具人,代理人,韭菜,话筒，复读机，国际子宫，公厕等职能，所以赏个发达国家头衔咋了？

闹钟既不是亮白皮白人国家,也不是日尔蛮在东亚的达利特和耗材,何必指望日尔蛮姥爷赏赐发达国家的头衔?

49.日耳曼的“突破性技术”

作者:swiss

突破性技术总是发生在西方,这个突破性技术首先定义是有问题的，这里的突破性技术主要是日尔蛮技术。

日尔蛮是非常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并且擅长造假和营造各种话术为自己贴金的，在这种舆论形势下，只有日尔蛮的技术才是突破性技术，且日尔蛮人有权定义那些是突破性技术,在日尔蛮的定义下,契丹是没有任何突破性技术的,因为契丹壬不是日尔蛮壬,在日尔蛮壬眼里，契丹壬不就是只能操作低端工具的落后

民族吗?怎么会有突破性技术。

而另一方面,日尔蛮本身就是低配的印度,其文化特点是主观主义，吹牛成性，去责任化,谎话连篇,所以日尔蛮人可以厚着脸皮批评其他民族，而不介意自身被怀疑，就像印度人经常用 ppt 吹牛根本不脸红一样，因为这本身就是印欧文化的本质。日尔蛮人可以不慌不忙地贬低其他民族,然后把自己那套玩意定义为权威,或者突破性技术。日尔蛮人是不客观的,我思故我在,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我认为只有日尔蛮的技术才是突破性技术,所以日尔蛮的技术就是突破性技术，其他技术就不是突破性技术。就像盎美的 gdp 总是不断修正,引发契丹壬从粉红到进步壬的各种精神内耗，因为这就是盎美的本质呀,我认为我的 gdp 有 100 万亿美元，它就有 100 万亿美元，只需要不断修

正数据就行了,我管你契丹的 gdp 多少。

很不幸的是日尔蛮的 pua 术成功地洗脑了东亚的进步壬和绩效壬，所以进步壬绩效壬频频精神内耗,一问为何契丹没有工业革命,二问契丹为何没有超越盎美，三问契丹为何没有突破性技术，本质就是中了日尔蛮的圈套和奸计了。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其他民族哪怕有突破性技术，日尔蛮人不认，一票否决，就成了没有突破性技术了。另一方面，日尔蛮擅长营造，将自己的技术进行雕花并对外宣称这才是突破性技术,其他的都不是，一切以日尔蛮为圭臬。谎话讲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了。这就是目前舆论的成因。

而要打破这个秩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各类棕皮黑皮，脏臭南亚人，纷纷入关日尔蛮，让日尔蛮彻底沦为首陀罗或者达利特被其他婆罗门脑控,那些在契丹人眼里高不可攀的高科技企业,充斥着脏臭的 ceo，一切就大功告成了,渐渐地

那些企业会从神坛上跌下来，然后带动一些人祛魅，不过这个过程很漫长。

50.波斯文明

作者:swiss

波斯文明，相当于欧洲的波兰，亚洲的日本，当然不算是文明古国。

首先它文化都是外来的，欧洲的波兰,

接受的基督教文化都不是一手货，是经过德国传入的，而德国的基督教文化也来自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在文化属性上波兰都不如斯拉夫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接纳的东正教文化是直接从希腊来的。

日本也是靠从大陆不断输入的秩序才避免瓦房店化，否则连熟番都谈不上，完全就是蒙古那种生番了。日本向全世界输出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偷了中国人的形象,如汉字,书法，折扇，漆器，榫卯。

波斯的文化，是从周围的文化高地，包括安纳托利亚,两河流域,希腊,印度输入的。

其次是这种容易瓦房店化的民族，基因都比较复杂,如日本是母系单一,但父系很复杂,有早期列岛成分(南来居多)，有从大陆去的成分，波斯的基因就更复杂了,母系类似阿富汗中亚、南亚西北部，父系有来自两河流域的,有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有来自中亚和印度的,大致来说 J, E, G 成分来自中东农耕区(安纳托利亚,两河流域,高加索),R1B 来自安纳托利亚,R1A 来自印度和中亚。

波兰的基因也很复杂，相对来说父系较为单一以 R1A 居多,但母系成分很复

杂。

此外，除了基因和文化外，这些民族还有个洼地属性,就是外嫁比较严重，

日本对几乎全部白人国家和拉美大部分国家是外嫁多,在外娶方面还不如马来西亚和印尼这种热带民族，嫁娶上的洼地。

波兰就更不用说了，对全欧洲基本上都是倒贴,嫁娶上的洼地。

波斯和土耳其的反差很大，土耳其男性在欧洲很受欢迎，可以狂娶日尔蛮亮白女性，而波斯对于欧洲所有白人和美国都是外嫁多，而且外嫁比很夸张。波斯是嫁娶洼地，而土耳其是嫁娶高地。

说明大多数人是识货的，即土耳其人是古文明民族，和希腊类似，而波斯充其量就是熟番，文化底蕴就是日本或者波兰。文明古国在外娶上很占优，这是可以用于洼地测试的。

除了基因,文化,嫁娶外,还有个洼地测试,

就是对绩效的崇拜程度。

波斯是中东最喜欢做题且最重视教育的民族，很喜欢体面，喜欢卷教育，移民到盎美的波斯人都喜欢鸡娃和做题,和闹钟类似。

相反移民到德国的土耳其人，大部分是自经营者,学历不高，不仅一代不高，后代也如此，不擅长经过教育攀爬阶层。中东的其他民族如埃及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移民进入西方的大部分是商业人群而不是高学历人群。

波兰人也特别爱体面,爱做题，因为波兰人将德国视为上位者，处处和德国比较，相反希腊人不做题，将德国视为下位者。不仅波兰如此,整个斯拉夫人都是绩效的受害者。

日本是日尔蛮在东亚的代理人，可以说日尔蛮绩效就是通过日本进入东亚别国的。

可以说，文明古国不容易被绩效 pua，而熟番很容易被绩效 pua。而即使是很看重绩效,波斯搞经济也不如土耳其街溜子，土耳其人在德国混得风生水起，可以娶德国女人，用德国人的钱养小土耳其人，用德国的福利繁衍更多后代，到处修清真寺，且土耳其人对华人比较友好,对华人嫁娶比平衡,而波斯人很受日尔蛮歧视,女性大量外嫁,导致波斯人一肚子怒火，且无法泻火，因为波斯人面对周围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下位者，对于德国人则是波斯人自认自己是下位者，所以波斯人对华人歧视很严重，将怒火发泄在华人身上。

51.日耳曼与中国文化

作者：swiss

中国文化不能吸引欧美主流社会，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代中国，因为广受日尔蛮-日本输出的价值观所 pua,有世界上最多的绩效壬,一切看齐日尔蛮，一切以日尔蛮的准则为出发点,处处维护日尔蛮，替日尔蛮忧心，为日尔蛮辩护，甚至输血，塑造日尔蛮高大伟岸的形象，而对于自身则是以矮化反思鞭策为主。

所以如果吸引到欧美主流社会，大概率会发生的画面，就是以日尔蛮为首的亮白人，包括打着日尔蛮旗号甚至冒充日尔蛮的其他亮白人(如波兰,乌克兰等斯拉夫人)，全部润中国来吸血，包括但不限于占据中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各种花式骗婚，各种假冒伪劣和诈骗，劣币驱逐良币，各种波兰地下工厂生产的劣质工

业品打着“德国制造”在中国卖 10 倍于 made in China 价格，传媒上各种日尔蛮式的伏拉夫，各种所谓长着一副亮白皮的日尔蛮砖家来中国开讲座骗钱,各种外语讲不利索的亮白人在中国开高价“一对一洋人外教”补习班,各种亮白皮混混殴打契中国青少年,因为依照闹钟对日尔蛮的百分百信任和很强的好感,这些是绝对会发生的。

相反，这些在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这样的社会就不会发生，因为当地人对日尔蛮很祛魅，不仅不会供养日尔蛮，还可以从日尔蛮占据福利，如娶日尔蛮女性，用日尔蛮的钱养小孩。

52.日本人和中国人谁口碑好?

作者：swiss

口碑好和地位高没有必然关系,口碑差也可以地位高,口碑好也可以地位低。

印度人口碑不好，无论是在海湾，还是在澳洲,加拿大，盎美，大部分印度人都是来自印度南部达罗庇荼人，又黑又脏又臭，而且喜欢用 ppt 吹牛，呆过的房间和坐过的出租车都是一股洋葱和咖喱混合味，但盎白女就是喜欢这些人,在娶日尔蛮女这一方面,印度人比爱干净,体面，进步的日本男强多了。

同样的，埃及的口碑也不好，一个缺水的北非国家，文化程度低,高生育率，不体面，大男子主义，对女性的割礼很普遍，但日尔蛮女性就是很喜欢倒贴埃及男性，比尔盖茨的女儿也倒贴了一个长得很挫的埃及男，而且不是科普特“基督徒，是穆斯林，意味着她和她的孩子都要入教了。

在国际地位上，一些口碑好，很体面的民族，反而过得像达利特，男性出了这个圈子基本上没人要，处于绝育的状况，反而是一些口碑差的民族,在为本民族争取资源方面地位很高，不仅可以娶外国女性，还可以用外国的资源扩大族群，所以在德国，土耳其民团遍地开花,在湾区，闹钟和韩裔基本上都是绝育状态。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但凡心情不好,可以胖揍德国人一顿，而在湾区的韩裔却时时刻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挨揍，即使挨揍了还要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对。在涉外婚姻上，尽管韩剧韩国男团韩国流行文化输出很多,但丝毫没改变韩国人在外娶上的地位，比如面对中东人,韩男都不如缅甸男强势,面对白人也不如马来男强势。

53.伪人学

作者:虚无即一

美国人为什么时时刻刻都很开心？

因为“开心”是一种 Cosplay，人要是整天“开心”，其实比愁眉苦脸难，因为开心需要消耗的能量更多，哪有那么多事情让人开心啊！他们离原生文明太远了。沃格林曾经抱怨，德语不如希腊语拉丁语，因为德语很多词都是翻译自古典语言。英语甚至不如德语，英语牛肉（beef）和牛(Cattle)都没什么联系，完全是杂合的。西方最古老的两河文明，已经被灭掉很多年了，而取代者也早就完蛋，每一波文明都模仿上一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几千年迭代下来，这种生活方式的目的和实质早就丢失了，留下的只有模仿。

《葬送的芙莉莲》里讲魔族，他们对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模仿，他们不知道所以然，他们本身是吃人的怪物，没有人性。

日本一直模仿中国，这是对他们自己文化心理的描述。而西方文明离他们的

原生文明，比日本离中国还要远的多，实质和目的早就丢失了。旧大陆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本来就是杀人祭神，嗑药打仗的蛮子，从他们看得见的文明，罗马人那里模仿了文明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还是在干杀人祭神的事。欧洲历史上因为政治制度比较落后，罗马制度退化了不少，所以在城市兴起之前靠战争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近代早期随着平民阶层出现，战争烈度陡然上升，最终欧陆各国解决无业平民和分配问题都是靠海外殖民解决。但美国人不一样，美国是英王室特许开拓者组成的国家，他们的掠夺和分配非常简单，直接杀原住民就行，群体内部从一开始就没有矛盾。他们就是吃人的魔族，他们文明的生活方式都是 Cosplay。举个例子，商人虽然凶残，但是商人的屠杀是有目的的。周人不凶残（表面上），是因为周人更改了目的。白人，对于不屠杀，是对文明人的一种模仿，知道屠杀的目的，但不知道不屠杀的目的。开心也是，他们的开心，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 cosplay！因为觉得“开心的人很受欢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受欢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心？于是便模仿“开心”。多元化也是如此，所谓的多元化，基于 Cosplay 这个大前提，这些东西实质上肯定不是真的多元，但对他们来说，反正一切都是 Cosplay，也没区别。多元化就跟漫展一样，大家 Cosplay 自己喜欢的角色站一起展示。当然，这不能掩盖他们本来魔族的本质。

文明人本质上和野蛮人并无区别，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的本性是时空生成的。文明人和野人主要是生成的时代不一样，生活的地方不一样。

而伪人不是，伪人本质是魔族，它不是人，它的本性是模仿。伪人一直模仿文明人，他们的本性是脱离时空的，是模仿来的，所以叫“伪人”。

伪人对文明人的仇恨是永恒的，因为它想取代文明人。

伪人观察文明人会觉得克苏鲁。因为伪人的行为是模仿和强迫出来的，文明

人的行为是天生的，伪人不能理解文明人为什么会这样，大概以为文明人也被某个“权威”，时时刻刻控制。

西方最古老的两河文明，已经被灭掉很多年了，而取代者也早就完蛋，每一波文明都模仿上一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几千年迭代下来，这种生活方式的目的和实质早就丢失了，留下的只有模仿和教条。

低阶伪人见过文明人，所以只需要依靠原始的模仿能力，而高阶伪人没有见过文明人，他们的模仿对象已经消失，或者离自己太远，因此信仰和理性取代了模仿能力。

这提供了一个简易的成为“文明人”的捷径，你不用再去观察真正的文明人，只需要几本经书就可以。

所以两希文明的重要性就在此，给后续的野人，什么日耳曼斯拉夫阿拉伯突南岛厥之类的，提供了一个速成文明人的途径。所以说旧大陆，从北极圈到赤道，大西洋到太平洋，两希文明的模仿者遍布于此，所以拥有如此高的地位。

老中可以识别日本人是伪人。但老中识别不了日耳曼，因为日耳曼是伪外星人，老中就没见过真外星人！

54.蛮夷赢学

作者:超级韦韦

中国人对蛮夷的赢学浓度没有直观感受，蛮夷是一天不赢就要自杀的。比如那个《阙特勤碑》，就是死鸭子嘴硬，“我没输”，“我一直在大赢特赢”，“都是别

人背刺我”，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什么叫精神病说胡话。

我有个猜测是古代周边蛮夷无时无刻不在编排汉人笑话，蛮夷们听了哈哈一笑，又赢了，用这种胡话对抗文明人的凝视。（为什么叫“胡”话？还是老祖宗懂蛮夷。）

三国有个十胜十败梗，蛮夷有百胜千败，各种吊打中原。但赢完之后这些内容就像打飞机的手纸一样扔了，不会保存。

汉人也不爱记录这些胡话（其实有迹象，“却向城头骂汉人”），结果就是对蛮夷赢学一无所知，不知道蛮夷的赢学浓度这么高。到了近代打开国门被各路蛮夷的赢学给吓呆了，斥责说这是乳华，反华。这真是冤枉蛮夷了，蛮夷几千年一直在乳文明人，只不过流传不开而已。现在有了科技，流传特别广被我们看见了。

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原汁原味的蛮夷赢学胡话，他们一直在那，也一直没变，讲的东西也还是那些，无非是套了一些新素材。我们作为文明人，应该“鉴赏”他们的胡话，多造新梗，多散布到世界，这样能增强凝视杀伤力。还是那句话，科技可以让蛮夷瞬间超车，但最终还是会服务于文明人。

55.老日耳曼传统

作者:超级韦韦

环保、动保、女权、lgbt、嗑药，本来就是日耳曼的民族传统。

日耳曼人住在黑森林里，崇拜大自然，忌讳滥砍滥伐。

日耳曼人是渔猎民族，狗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爱狗。日耳曼人本来不喜欢猫，后来黑死病流行，猫能驱赶老鼠，所以也爱猫（也许以后被阿三带着去爱牛）。

日耳曼人本来就保母系守，什么女士优先、骑士精神都是日耳曼人传给世界的。

日耳曼人闲得没事就滥交，花样繁多乐此不疲，还有一些现在不能平反的比如兽胶、炼铜。

日耳曼人信萨满、德鲁伊，嗑药是重要的宗教手段。

这些后来被基督教压抑了。

现在日耳曼人解开枷锁，回归传统，是好事。

中国人看不懂日耳曼这些传统，以为是被什么牛鬼蛇神污染了。其实基督教才是异教，环保动保 lgbt 嗑药才是正宗的老日耳曼传统。

日耳曼人看到这些感到莫名亲切，热泪盈眶，就像我们看见古风汉服一样。

56.日耳曼的模因攻击

作者:超级韦韦

日耳曼对老中的模因攻击，是直接沿用对地中海世界的攻击。当日耳曼察觉到对方是个类似地中海的文明人时，就会直接套用旧模因进行攻击。这种“盲狙”往往起效，把文明人吓一跳，简直说得太准了。其实全世界文明人的特点都是相似的，很容易说中。

这种模因攻击无非就是这么几个要点:

吵闹、脏(文明世界的人口密度摆在这)。

热衷享受，口腹之欲，什么都吃(野蛮人对文明人花样繁多的食物感到自卑，食物特别能显示出文明人底蕴深厚 or 心灵手巧，让野蛮人耿耿于怀。野蛮人往往一边骂一边吃。)

浑浑噩噩，猥琐，没有追求(废话文明人都是日子壬，没那么神经紧绷。)

专制，像蜂群一样，所有人都用同一个大脑思考。(文明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对各种事物形成了广泛共识，不用教导就能自发协同配合，让野蛮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定是有什么最高大脑在监督指挥，谁不照做就要被扣分)。

另外专制还可以和上一条的浑浑噩噩搭配形成暴击，比如鲁迅莫言们喜欢描绘的残忍而麻木的社会。

武力低下。“文明人武力强”是个不存在的模因，文明人必然武力低，因为野蛮人只剩武力可以自豪了，如果文明人把野蛮人揍了一顿，那一定是文明人用了什么无下限的奸计，或者被蜂群大脑打造成毫无人性的杀戮机器（这个也可以归于奸计范畴，而不能是文明人有什么天生的武德)。

日耳曼眼里的文明人不仅武德必须低，而且万万不能有什么先进武器。因为日耳曼人的武力完全依赖于武器代差，甚至领先一代都不够，必须领先两三代才能和文明人五五开。但如何塑造一个武器既落后又有威胁的形象呢？答案是使用古怪的奇门兵器，比如功夫大多是空手或双截棍或者什么“气”之类的。或者干脆就是从哪抄袭的。

57.日耳曼自闭症

作者:超级韦韦

泛日耳曼人是一个自闭症种族，只在熟悉的环境才能表现出一点“外向”，比如日耳曼几乎不直接外出搞投资，一切都通过跟日耳曼长时间打交道的狗腿子（即“买办”）来完成，你让他直接跑去接触，他不愿意，也不敢。近代日耳曼在任何国家做生意必须要有一个“租界”的奇怪玩意儿给他提供熟悉环境（以及筛选买办），他自己上就要抓瞎（甚至因行为恶劣被人抓住打死，想想那些传教士），中国是 100 多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可从来不需要租界，基本就和当地人住一块，顶多是有点抱团而居，不需要什么“治外法权”之类的。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往往是美国领导接见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几十年的殖人总统，等于美国人见美国人，说不定还是校友，这就是美国人打造的自闭外交。美国实际上没有外交，一切是它内部生态的外溢。日耳曼的一切稀奇古怪行为都是因为自卑，它的缺陷只有它自己知道。因为自卑，嘴才特别严，它不说出来你都不知道它在想这些事。日耳曼的嘴严到很多在日耳曼住了几十年的老中都没看出来（当然也可能是不往那方面想）。比如日耳曼全民是非常喜欢吃中餐的，但它就是不说，还经常说中餐的坏话，以至于墙内老中竟然认真讨论中餐在日耳曼到底流不流行。而真实原因是日耳曼其实穷，吃不起中餐。日耳曼人的经济其实是一个准计划经济体制，每个月的每样消费都给你定死了，只要有一笔大额的额外支出，信用卡就够呛。它能说自己吃不起中餐吗？它说出来就等于暴露了自己准计划经济的真面目。你看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日耳曼人说出来吧？可见嘴多严。现在日耳曼人跑来旅游，中国人很容易看出他们囊中羞涩，穿得也差劲，一副没玩过没吃过的表情，拜日耳曼壬还说人家是生活得简单随意，你以为他们不想玩

好吃好吗？我怀疑苏联就是认真观察了日耳曼才学出来个计划经济，最终因为货品不够丰富而输给美国。不过不要紧，日耳曼的经济会越来越苏东化，它那些什么特斯拉，跟东大的车一比，不就像苏联的嘎斯一样吗？

58.毛子背锅

作者:超级韦韦

其实拜日耳曼壬也反日耳曼，只不过他们把心中的“坏日耳曼”形象安到俄罗斯头上去了。比如“毛子”一开始是称呼西洋人的，荷兰人叫红毛子，后来日耳曼形象逐渐美化，毛子就专门指代俄罗斯了（甚至乌克兰也不再是毛子了，出现了“乌军吊打毛子”之类的搞笑提法）。

比如把俄罗斯形容成“白皮蒙古人”，这个最早是盎撒对德国的丑化，德国人被称为“白皮匈奴人”，后来也被甩到俄子头上了。

这种“你歧视我，我再把这种歧视甩给其他人”的情况在历史上很常见。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扛着一个“东亚病夫”的牌子羞辱中国人，就没人好奇它为什么做这么个牌子？其实那牌子是西方人做的送去羞辱日本人，日本人反手就扣到中国人头上。正如过去对中国的丑化，食物野蛮，街道肮脏，歧视女性，现在正无意中转移到印度头上（不过老中并没有刻意推动这一点）。

地中海国家几千年来对日耳曼的印象就是军事野蛮人，是“开着蒸汽坦克的绿皮”，日耳曼国家无法摆脱这个形象，于是把它安到斯拉夫人头上。

而中国人很晚才接触日耳曼人，以为日耳曼人是“开着歼星舰的高等精灵”。

其实这是第一印象导致的错觉。

59.离岸桥头堡赢学

作者:超级韦韦

比起日耳曼的闭环赢学，殖人的离岸桥头堡赢学是更有意思的事。

日耳曼只要不停拉黑老中企业就可以了，而殖人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毕竟美国人见不到比亚迪华为，殖人自己身在中国还是能天天见到的。

以前我的群有个女殖人，天天发中国的负面消息，且脾气十分逆天，平时人多嘴杂我也没当回事，有一天她半夜发了个中国火箭发射失败的消息（我印象里似乎是长五遥 2），然后一副洋洋得意的嘴脸。我注意了一下时间，发现她接到这个消息是很快的，只用了几十分钟。这是一件怪事，中国天灾人祸除了较大地震外不可能这么快传播，通常是第二天才发酵。她也不是什么火箭迷，不追发射，她不仅能很快知道，还非常热衷于到处传播。我怀疑她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茧房，只接收日耳曼筛选过的讯息。

具体她是加了什么反贼群，还是搭个梯子对接原生的日耳曼茧房，我也不知道，但她在中国的土地上仍然能把自己圈进日耳曼式闭环赢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但也很可怕）。由此也可以推测，她平时消费的也是日耳曼及其附庸的产品。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历史就是一种叙事战胜另一种叙事的进程，她有她的赢学，我有我的赢学，但中国的发展一定不会按照她设想的方向走（后来几年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中国的赢学战胜了日耳曼的赢学，那时候她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就是把别人看成达利特，结果又输给达利特。更痛苦的是，发现对方才是高种姓。还有更痛苦的事，发现自己才是达利特。

对了，你猜她最后怎样了？答案是脾气越来越坏，辩不过群友，一气之下退了群。前两年听说跑日本去了。日本这个地方好，赢学浓度有甚于美国，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当离岸桥头堡不足以支撑日耳曼赢学所需要的氧气浓度时，他们就向着更深的大海游去。如果全世界再也没有一处净土，那么最后的山巅之城废墟里蜷缩的一定是一群高华。

这也解答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疑问，到底是茧房催生了闭环赢学，还是闭环赢学催生了茧房？答案不言自明。

60.日耳曼绝技:拆赛道

作者:超级韦韦

日耳曼绩效一落后就换赛道，这个咱们都知道了，怕丢人，不跟咱比了，另开一条赛道继续赢赢赢。

但更恶劣的在于，它一落后就会把原来的赛道给拆了，毛都不给你留一根。

国内的绩效狂魔认为“日耳曼的 A 产品卖得好，我们也要突破技术，搞出我们的 B 产品和 A 打擂台，甚至战而胜之。”少数清醒的人认识到“日耳曼会用盘外招阻止我们卖，那我们就在一带一路先卖着，农村包围城市，把白皮市场变成孤岛。”这两种想法都很天真，事实是如果日耳曼被你卷趴下，它不仅会退出，还可以让这个需求变得不存在！到时候你会发现全球人民既不需要 A 也不需要 B 了，这个市场消失了。比如各种电脑配件，论坛里讨论热火朝天，给人感觉个个都是一年买两张显卡、三台显示器、四个固态硬盘的主儿，我讲句实话，如果国

产真能把这些全替代了，那么这种热火朝天的舆论氛围会直接消失，甚至新一代人好像不爱玩游戏了，到时候你卖给谁？人家在舆论上铺这么大摊子就是为了卖自己的瓜，它都卖不下去了，为什么还要为你支这个摊子？你想无损接盘，没门，拆了都不给你。日耳曼卖的鸡零狗碎全部是生活方式牵引的需求，它一旦不给你搭台唱这个生活方式的戏，你还卖个啥？（所以文科到底有没有用？笑）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们可以先在国内搭自己的戏台，保证国内市场需求的存在，成为一个大型孤岛，然后慢慢影响周边友好国家，一点一点开拓。

事实上，日耳曼毁掉赛道可不仅仅是“拆它留下的戏台”，它甚至可以拆你新建的戏台。这个原理比较复杂，大致可以总结为，日耳曼原来那些鸡零狗碎产品吸引的本来就是某种拜日耳曼壬，甚至反建制人，他们买这些鸡零狗碎本身是拜日耳曼的一种宗教情感仪式，一旦市场上充斥着国产替代产品，导致圈子里的反华模因浓度降低，就会引起拜日耳曼壬剧烈的不适（他们只有用日耳曼产品踩中国人，而不可能用中国产品踩中国人）。这样就会引起拜日耳曼壬强烈的冲动，想要毁灭你的舆论生态。到这一步你的戏台就岌岌可危了，甚至混得像是南京地下党似的。

61.日耳曼伪人的习性

作者:超级韦韦

日耳曼伪人，是凶手杀死了原来的住户，冒充他的身份继续生活。他怕露馅，不断模仿受害者的举手投足，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打个比方就是，伪人不理解真人问“吃了吗”是干什么用的，所以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见人就问吃了吗。

伪人用力过猛，必然是在掩饰什么，比如伪人看见真人会做菜，他也假装做菜，实际上他没有味觉根本做不出好菜，所以把精力放在摆盘、雕花外形上，看着唬人就行。外人看了总觉得不对劲，但不知道哪里不对，根本想不到这是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味觉。

如果原来的住户是钢琴教师，伪人取代他后难免要在众人面前弹弹琴，而伪人不会弹，怎么办呢？伪人会自创一种奇葩曲谱，你觉得不好听是因为你不懂高雅艺术。伪人还要参加大赛拿奖（评委也是伪人），报纸媒体炒作（媒体人也是伪人），按着你的头承认他会弹。

越心虚，就越要把这事说圆。

伪人有充沛持久的精力一点点编造自己的过往，一点点抹除受害者的痕迹，清除不利的证据，把自己和受害者的经历融为一体，严谨到了一点小细节也不放过的程度。

伪人形成聚落后，每天都在集体表演，晚上则互相检视今天有没有露馅。伪人能从伪装中获得快感，特别是把真人给骗到了。最大的焦虑是今天模仿得不像，被人看出端倪来了，为这事可以焦虑得睡不着觉，暗暗下决心明天一定要演得更像。

日耳曼伪人社会自发互相监督，惩罚演得不像的伪人，奖励演技高超的伪人。所以日耳曼的精神病比例高。其实他们不是精神病，是演技太差，暴露了伪人秉性。还有些懒得演的，会被其他伪人定期清理，避免他们把伪人的真实情况暴露

给真人。

一个常见的恐怖片模式是主角考古/旅游/迷路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村民的言行举止都非常奇怪，主角经过一番艰难调查后，发现他们在祭祀邪神......

这个套路，恐怖的点在于，主角最终会发现，所有的村民都在合伙一起谋害他，包括他的朋友。

62.日耳曼世界的护照体系

作者:周浩

盎撒-日耳曼体系一环套一环的规训体系里，“护照免签”本身就是特别重要的环节之一，不少人总是拿着那些模范达利特国家/地区能够全球免签，来自恨来恨国，甚至反过来对国人自己骑脸输出，这种渴望成为模范达利特的心态真是可见一斑。但是有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件事，护照免签这个事情，本质上有没有可能跟诺贝尔奖，以及盎撒-日耳曼诸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标准，本质上是如出一辙的，都是对泛华夏地区进行规训的一部分？简单来说，护照免签这事情，无论初衷是什么，最终导向就是对中国大陆进行负面情绪的输出，同时也给予模范达利特国家/地区即日本-韩国-hk-4v-坡县以一种“我们赢了”的心理慰藉。也就是说，盎撒-日耳曼世界，用“护照免签”这个维度，想要给中国大陆民众传播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还不够“文明”，或者说“文明程度”还不足以让我们“文明世界”给予你们“免签”这个待遇，而“免签”则是“文明世界”接纳你们的标志，从这点来说，所谓的护照免签，本质上已经成为模范达利特们建立对中国大陆精神优越感的方式之一，以及盎撒-日耳曼诸国试图用模范达利特来规训中国大陆

的手段之一，两者叠加更是制造了一大堆自恨人士所以那些整天用日韩港台坡护照能免签多少国，而中国不能，顺便对自己同胞骑脸的人，本质上都是已经或多或少被盎撒–日耳曼那套闭环赢学和种姓天梯规训，从而希望能够挤进模范达利特行列的。而且，盎撒–日耳曼世界不仅仅在用不给免签来试图规训我们，而且这些国家（无论欧美还是日韩），普遍还愿意给一些犄角旮旯的烂国，甚至账面发展水平都远逊于中国的国家以免签，比如拉美，比如东南亚的那些烂国，从而在这条赛道上对中国人指指点点：看，你们还没有达到值得我们给免签的地步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一个问题，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国家民族自信的人太多了，埃及人，印度人会因为自己的免签国少而各种自恨，会埋怨国家导致自己没法被“文明世界”接纳吗？为什么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碾压埃及和印度的中国却有那么多人会？因为不少人内心深处还是认可盎撒–日耳曼世界那套秩序，并且希望能够被那套秩序所接纳，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渴求他者（甚至是特定的他者，即盎撒–日耳曼的白皮们）认可，而不是为自己而活明白了“护照免签”的本质是什么，就可以对盎撒–日耳曼学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63.泽连斯基

作者:周浩

泽连斯基的种种行为放在一个“日耳曼学”的框架下去解释，比起用理性逻辑分析去探讨泽连斯基行为的目的，甚至可能更接近事件的本质。

泽连斯基和很多乌克兰人一样，相信加入北约，加入欧盟，归入所谓的正道，就能够让乌克兰摆脱失败国家的命运成为一个成功国家的典范，甚至能够依靠美

国和北约的力量驱逐俄国侵略者光复河山——别说泽连斯基了，中文网络上的很多乌友同样也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什么呢？这恰恰就是盎撒-日耳曼闭环赢学对很多后进国家/地区成功洗脑的结果，这套和新教“因信称义”原则一脉相承的赢学系统，在小泽这句“乌克兰如果可以加入北约，我愿意辞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小泽也许真的是一个爱国者，也许不是，但他是一个被闭环赢学彻底脑控的政治人物应当是毫无疑问的这种闭环赢学的逻辑是，只要/有加入北约，国家安全就/才能够得到永久保障，只要/只有加入欧盟，国家经济繁荣就/才有更好的期待，这套为国家发展与“正道世界”划上充要条件等号的闭环逻辑，其核心要义在于要你相信这一切，从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到广大的普通民众。即便在现实世界里，美国和北约并不能（甚至是不屑于）保护那些一心向着自己的国家，也没有能力（更没有胆量）去铲除那些“邪恶轴心”国家，盎撒-日耳曼体系也能够通过一种脑控，让弱小的格鲁吉亚相信，自己在面对压倒性强大的俄国人时，“伟大的美国”会成为自己的拯救者。换而言之，美国人需要的并不是 possumus，而是要 nos posse aestimatis，而这套闭环赢学，才是美国在文化上脑控很多后起国家最有力的武器。

泽连斯基也是如此，他为什么如此唯心地相信北约，欧盟这两个组织的名分能够拯救他？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来说，小泽对“北约”和“欧盟”这两块招牌的信仰是如此盲目可笑，在国将不国的时候还在贪慕虚名，但人家是真信，真的相信名分本身就能拯救乌克兰，就能让北约所有国家勠力同心，驱逐俄虏，光复乌原——就像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念经根本不可能把俄军从乌克兰的土地上念走，但架不住信经的人真信这一套啊，只不过炮弹对所有肉体都是公平的，不管你的心灵被那种思想左右而且，盎撒-日耳曼闭环赢学的另一个特点早就被乌克兰贯

彻始终了，那就是把加入盎撒-日耳曼世界作为日耳曼预备役乃至模范达利特作为一种荣耀,并且用恶毒的语言去诅咒那些不愿意被规训的人(特别有新教特色)。诸如“给中国加入一个文明世界的机会”，诸如“中国人的智力潜力很弱”，“乌克兰愿意在北京附近为美国而战”这些由乌克兰政府高层人士们亲口说出的话，以及参拜靖国神社，深度参与香港暴乱，其抽象程度让中国人瞠目结舌，但是如果从盎撒-日耳曼闭环赢学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这些乌克兰高官和组织的行为，甚至完全在情理之中，和环中国大陆的模范达利特们真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我还是那句话，因为他们真是唯心地相信，加入盎撒-日耳曼世界成为模范达利特，是一种能够抵达流淌着奶与蜜之地的荣耀。

64.论东亚

作者:周浩

如果把东亚仅仅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也就罢了，但作为政治文化概念的话，我只能说，当下我们要么重新对东亚这个词进行解释，要么就彻底抛弃这个概念，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概念去取代所谓的东亚——简而言之，“谁跟你都是东亚”?

东亚这个概念开始泛文化-政治化，是从日本开始的，因为后者在得志猖狂后就希望重构自古以来运行的华夏-蛮夷体系，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套包含了“大东亚共荣圈”和“泛亚主义”在内的叙事体系，并且以日本中心建立起一个泛亚秩序，从而彻底取代华夏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生态位。此后 60 年代以降，四小龙崛起，从而逐渐形成了一条环中国大陆的模范达利特带——即日本-韩国-香港-湾湾-坡县，这些国家和地区，以物质上的优越性，以及精神上对盎撒-日耳

曼体系深度的依附而作为代表特质，但本质上却始终无法摆脱华夏的影响（香港湾湾乃至坡县就不说了，韩国和日本其实就是华夏文明的次生文明乃至次次生文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东亚地区”来取代“中华文化圈”就异常重要——

一方面，通过淡化“华夏”而强调“东亚”，不仅可以企图作为模范达利特骑在华夏头上，而且即便有朝一日华夏重新富强起来，他们仍旧可以借着“东亚”这个称谓，企图至少维持与华夏平起平坐的地位。

事实上像日韩这些模范达利特早就开始这样做了，除了“东亚”之外，为何会又有“中日韩”这样广为流传的概念？不正是因为日韩希望借助这样的概念，在未来取得至少同中国平起平坐，并称一处的资格吗？甚至对于日韩这种模范达利特国家来说，他们会认为，“你们中国”能够跟“我们发达富裕的日韩”放在一个维度上并称，是“你们中国”的光荣呢！

另一方面，强调这个被赋予全新含义的“东亚”概念，又能在历史文化渊源上同华夏作切割，从而为本民族乃至本地区的历史发明创造条件。可以说，日本韩国包括东南某岛搞历史发明，本质上也是盎撒-日耳曼模范达利特生态位的一部分，即通过与文化母体进行切割，来彰显其群体人格上的独立——韩国搞历史发明的段子自不待言，东南某岛甚至开始鼓吹南岛，可谓既吃相难看又智商堪忧。

以日本为例，歌舞伎源自唐朝的艺伎文化，浮世绘源于中国明朝的民间版画，日本茶道，日本和服都是源于中国的，相扑，柔道，空手道也都源于中国，寿司也源于中国东汉年间沿海地区的饮食，榻榻米也是起源于中国的，甚至日本的文学体裁绯句也是源于中国古代诗歌里的绝句形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总而

言之，日本大部分为人熟知的文化符号，实际上都是对华夏本体的下位者模仿雕花。

所以，以日韩为代表的文化下位者，以及以港湾为代表的华夏叛徒罕见集中地，当然是最希望“东亚”这个概念被发扬光大，对于日韩来说，“中日韩”这个概念被一遍遍喊出来，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坏处。甚至在“东亚”这个概念里，除了“中日韩”之外还夹带着一个“蒙古”，同时又要把“越南”踢出“东亚”归入“东南亚”，单就这点来说“东亚”这个概念就特别欠凝视，欠改造，欠重构——从汉人的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被日韩乃至东南某罕见岛这种日耳曼体系下的模范达利特，兼自己的下位次生文明捆绑概念。

65.台湾回归

作者:周浩

“台湾民众”的回归意愿很低，甚至说中国大陆一直以来把“台湾民众”作为两岸统一未来的希望就是错误的，甚至很多人会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台湾人与大陆方面走近的意愿却并没有因此提高，反而在情绪上越来越“独”，而不是越来越“统”——甚至举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岭南某地即便回归祖国 20 余年了，他们有没有在骨子里认同自己和大陆人是同胞？这种情绪不断发酵，最后酿成了 2019 年那场对香港来说近乎灾难的动荡。没有人能否认 1997 年到现在，中国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全球影响力的，但这似乎并没有让岭南某地，东南某岛因此而认可自己应该成为“大国公民”，以中华共同体之一的身份而自豪。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回到这个错误的预设上，即“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固有的认识，甚至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意识，用另外一种视角去看待东南某岛，看待岭南某地这些怪相。这种视角，就是近期在知乎开始兴起，并且逐渐让更多朋友意识到这个世界某些本质的“日耳曼学”，一种将唯心作为其奥义的脑控学。

港台这两个地方虽然底层逻辑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近代以降鞑清慷汉人之慨，将核心汉地割让给列强，从而造成至今无法愈合的汉族内部问题，也是港台两地叛徒罕见遍地的最本质原因。而 1644 以降建奴窃国，以及此后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让中原汉人帝国赖以维系的天下体系也在满洲人和西方人的相继作用下随之瓦解——1840 年鸦片战争尽管开启了满洲人崩盘，汉人重新翻身的历史大势，但华夏，满奴，诸列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造成了近代汉地大量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者租界，汉人内部的认同问题也由此而生。而上世纪中叶开始，港台两地也借着全球化起势的东风，作为盎撒-日耳曼世界在东方的橱窗而兴起，并且得到了“模范达利特”的地位。

这种模范达利特在百废待兴的帝国周边比比皆是，甚至形成了一条盎撒-日耳曼世界用以规训帝国的地带，以日本为达利特领班，韩国，hk，4v 和坡县为模范达利特，以经济优势为基础建立起一大堆规训帝国的理论理念，甚至将倒果为因作为经典范式以鼓吹这些达利特地区的“社会形态”。日本提出的“雁型模式”，本身就是经典的达利特领班模式，这种模式下，日本自己是达利特顶端，四小龙是二线，四小虎是三线，而中国甚至被摆到了第四线，充当最下层苦力的位置。但众所周知，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变量，外部的盎撒-日耳曼世

界也是，日本的“雁型模式”因此早早胎死腹中，甚至开启了失去的 10 年，20 年，30 年并且还会继续“失去”。

但是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作为模范达利特的优越感已经起来了，而他们的这种优越感必须建立在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这些二三等的达利特身上，同样也需要建立在对那个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陆身上，而这种优越感是唯心的，是精神上的——他们会因为自己被盎撒-日耳曼体系接纳，成为经济绩效出色的模范达利特而自豪，而对于那些不屈从于盎撒-日耳曼体系的国家地区，他们也会有精神上居高临下的心态，香港对内地，台湾对大陆，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而且，中国在不接受盎撒-日耳曼世界规训的情况下，反而在绩效上越来越好，这件事情是极度冲击模范达利特们世界观的，因为这些模范达利特会先验地认为，只要/只有跟随盎撒-日耳曼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就/才能够具备经济绩效——就是说，跟随盎撒-日耳曼世界，是具备经济绩效的充要条件，这也是知乎为啥经常会问“为啥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裕了，跟着苏联的都没有”这样的蠢问题，因为不少人仍旧困于盎撒-日耳曼人的这个闭环赢学逻辑里，甚至中国内部还有人自认模范达利特，要为自己的盎撒-日耳曼主子去进行充分论证。

对于日韩港台新这些模范达利特来说，中国破除了这套日耳曼学的闭环逻辑，让这套日耳曼叙事变成了一张废纸，不啻于对他们“模范达利特”地位的极大冲击，根据日耳曼学，这些人的反应，不是重新建构自己漏洞百出的世界观，而是闭起眼睛捂住耳朵，大喊大叫表示“我不信，我不看，我不听！”——甚至会更加仇视中国大陆这个捏碎日耳曼经济闭环赢学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越强大，模范达利特们就越敌视中国，我们也可以理解，90 年代日本的经济远远强过中国，

是中日关系最好的一段时期，而 2025 年日本账面只有中国 1/5 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开始被中国头部地区超越了，日本人却愈加敌视中国，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何在了。

而且你们会发现，模范达利特们甚至会比他们的日耳曼主子更加破防，而越是小丑的达利特（比如台湾），相比自认他们上位的（比如日本韩国）也更加破防，更加容易闭起眼睛捂住耳朵——盎撒国家的 up 主们在来中国游玩之后集体破防，美国普通人在小红书对账之后破防，但这种破防是对盎撒本体的破防，是闭环赢学幻灭之后意识到自己国家空壳本质的破防，但是达利特们的破防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模范达利特们抛弃了原本相对完整的精神世界（即中华道统），而去选择拥抱精神世界贫瘠，只能靠绩效支撑的日耳曼闭环赢学，并且在这种粗糙的种姓体系下以共同胜利者自居，还要比主子们更加卖力地替这套体系自圆其说——也就是说，普通的盎撒-日耳曼人在赢学体系幻灭之后，要重构自己世界观的难度，其实要低于这些把他们视作高等人的模范达利特，就像 bbc 可以无缝衔接地化身中吹背刺美国，日本韩国和某岛媒体能吗？

就像中国舰队贴脸巡游澳洲大陆，最破防的一定是盎华而不是澳大利亚人，澳总理甚至出面帮中国辩经呢！

66.日本的形象

作者:周浩

高赞答案是给我看乐了，白人国家大多都是日本的舔狗？舔到日本人均 gdp 是西班牙几倍的时候，日本对西班牙 10 倍以上外嫁是吗？舔到日本对几乎所有白人国家（包括对中国人最不友好的盎撒日耳曼国）外娶表现都被中国碾压，甚

至往往连越南和菲律宾都比不过是吗？这就是日本成功的文化输出，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型的亚洲丽春院，不管是日耳曼人，拉丁人，希腊人，西南斯拉夫人，还是伊朗人，印度斯坦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某肤色物种，人人都能来日本享用樱花妹？——怪不得当年就组织女性下南洋来上海卖，日本从昭和时代到现在，当龟公的觉悟还真从来没丢掉过有些自恨党反思党整天就找幺尼角落头的东西吹，顺便阴阳怪气本国，甚至还把日韩这种不入流的下位者国家搬出来自恨，你们是希望有一天，一个西半球第一烂国的某肤色男人和本土女人生下来的雌性物种，在本国举行的奥运会上作为主火炬手点燃火炬？这就是某些人眼里日本"文化输出"的方式，在全世界面前公开地羞辱本国男人，顺便推销本国女人给各路洋大人看，堪称是陈平的超级加倍版本——现实里的日本，就是白人世界希望中国变成的样子，一个被彻底规训，在精神上被盎撒日耳曼世界阉割，男性为白皮做牛做马，女性被白皮男予取予求的安德海国家而且关键在于，日本是一个特别在乎外界特别是白皮世界对他们看法的国家，因为橱窗要营业当然需要费尽心思去取悦自己的恩客，所以日本所谓的文化输出，是一种根本没有"自我"的文化输出，甚至你们会发现，日本所输出的那些东西，换一个文化背景，换一套皮肤和名字一样能进行下去，本质上是一种无根的东西——就像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日语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地拙劣模仿上位者，从而连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基本丢掉的语言所以，亚洲最强的文化输出？日本输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能够让世人去感叹文化本身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对普天之下都有强烈的教化启迪作用吗？需要记住一件事，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就是罗马万神殿的上位者，而罗马万神殿也一样就是巴黎先贤祠的上位者，即便前者比后者看起来残破不堪，即便后者比前者看起来更金碧辉煌，都无法改变在精神上互为上位者下位者的事实；

同理，美利坚用“国会山”一词去描述其国会大厦的时候，他们就是罗马永世不得翻身的下位者，无论美利坚的国势多么强盛都无法改变这种关系——更何况，对于日本来说，他们的希腊-罗马，乃至说他们的埃及，并没有残破不堪，反而比日本强大很多倍。

67.俄乌赢学

作者:周浩

川普急着让俄乌停火，其本质原因甚至不是为了针对中国或者欧洲，否则这里大家能否看出一些闭环赢学的逻辑——1）俄乌开战，美国通过搅乱欧洲地区从而吸血欧洲，美国赢；美国通过“正义世界”把中国打包送入异类行列，美国赢2）俄乌如果停战，美国通过踢欧洲下桌从而吸血欧洲，美国赢；美国能够把中欧排挤在谈判桌外，美国赢所以，在盎撒赢学家以及达利特领班们眼里，俄乌不管是打起来了还是停下来了，最后永远可以进入美国赢中国输的逻辑闭环，也就是说无论俄乌之间发生了啥，赢的都是美国——各位认为这个赢学逻辑如何？川普所要传递的思维方式很简单，俄乌战争是民主党集团以及各种与民主党绑定势力导致的，包括泽连斯基也是依附民主党集团的傀儡，而民主党集团和其延伸势力，就是让美国不再伟大的本质原因。所以为了让美国（确切地说盎白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从国内到国外，把民主党的大树连根拔起并且彻底摧毁，（只要/只有）彻底摧毁民主党的一切根基，美国（就/才）能重新伟大。于是川普拉上了与民主党集团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马丞相，拉上了包括图尔西在内的各种反民主党力量，在国内对各种民主党控制的机构包括 CIA 都赶尽杀绝，在国外则派出马丞相和万副帅，给欧洲的极右翼力量站台，无论是魏德尔还是法拉奇，目的就是

干死依附民主党的欧洲左翼至于泽连斯基？无论是出于 maga 事业的公，还是出于第一任期内小泽不配合川普调查拜登家族的私，乃至于美国大选期间小泽对川普的公开羞辱，无论他事后做出了多少讨好川普和共和党的行为，他必须去死——也就是说，对于川普来说，小泽连投降的资格都是没有的。所以，和很多知乎大棋党侃侃而谈的合纵连横不同，俄乌停战或者交战，是否符合美国的国际利益，实际上根本不是川普考虑的首要问题，俄乌局势是否符合 maga 干死民主党伟大事业的利益才是关键！至于内部干死 USAID，干死 CIA，干死 FBI，干死一切民主党控制的组织，外部干死小泽，干死朔尔茨，干死斯塔默，干死一切深度绑定民主党的欧洲政治力量，这些行为是不是真的符合美国这个国家的内外利益？那你们就要想到新教徒们所奉行的一个信念了，那就是因信称义，对于 maga 们来说，因信称义的本质就在于，如果你信川普能带着自己走向流淌着奶与蜜的土地，那么只要你坚定不移地跟随者川大统领，马丞相，万副统领的脚步，干死民主党，就一定到得了那片土地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川普也的确是最适合美国白人的大统领，因为作为一个精神世界极度贫瘠的族群，盎撒人的家国情怀是要建立在“赢”上面的，没有了“赢”，或者说“赢”的遮羞布一旦被扯下来了，美国这个国家就会什么都不剩下。甚至大家都可以从先前的“美国梦”里读出，“赢”是美国能够提供的最大心理慰藉和精神寄托，“赢”甚至是美国凝聚力唯一的可能来源——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即便吃着救济粮也心存无限优越感的红脖子白皮，他们最需要的精神寄托，其实就是那个“赢”字。小红书对账为什么让很多美国人崩溃，因为他们即便卖血，卖身，打 16 小时工都能够支撑他们精神世界的闭环赢学彻底破产了从这点上来说，你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 @不好的评论我会删提到过，印欧人，印在欧前了，因为盎撒日耳曼人的闭环赢学，始终都还是不如

婆罗门仙人那么无懈可击。

68.诺贝尔奖

作者:周浩

诺贝尔奖只是西北欧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一条赛道,其建立者是一位瑞典化学家，而评审方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文学院，放在人类的宏观维度上，一个靠着难民填充才有 1000 万人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本身也只不过是世界岛五千年来辉煌文明体系的一个阴湿角落——甚至即便在日耳曼人这个族群里,瑞典人也是相当无足轻重的一批人。但是 20 世纪以降，就是这么一个奖项，被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成为全球科研界评判各国乃至各科研机构实力的至高标准，难道细想之下没有问题吗？一个人口那么少，且在人类科学史上有贡献但没那么多的边缘国家,凭什么能够给科学贡献进行定义？而且诺贝尔奖不仅成为了行业的最高风向标，甚至因此成为了一种规训的工具，一方面对橱窗国家比如日本大加褒奖，一方面又偶尔授予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甚至巴基斯坦，因为这些国家或者就是白人世界的下位者，要么就是无法对西方世界形成真正体系性冲击。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在确保欧美人占据诺贝尔奖主力生态位的情况下，将其余的诺贝尔奖分发给各个“模范族裔”，以及对白人世界无法形成系统性冲击的族裔，无疑是最有规训价值的做法——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那些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不配获得很高的赞誉。甚至，因为中国长期无法取得诺贝尔理工类奖项，而形成了一种内生的自我规训意识，陷入一种很无谓的精神内耗里，整天问责“我们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也就是说，很多中国科学工作者也被诺贝尔奖本身所规训了，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都发出这样的“问责”所以，大家要

搞清楚一件事，诺贝尔理工类奖项年复一年地无视中国科学家们的成就和贡献，这究竟影响了中国科学家们的形象，还是对诺奖本身所谓的权威地位大扇耳光？然后大家就可以据此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即，诺贝尔奖本身，也是盎撒-日耳曼世界规训体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了这个意识，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继续去想应该怎样去符合诺贝尔奖的评选标准，从而去收获几个边边角角的诺奖，因为这条赛道的规则本身就是这群维京海盗，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些群体所设定的，当你拼命去迎合他们的时候，他们难道不会改规则吗？最正确的做法，是拆了这条赛道，让这条赛道本身成为被凝视的笑柄。诺贝尔奖是啥玩意？是这样一个玩意——1）不谈美国，欧洲各国的获奖人数比中国不知道多了多少，但欧洲的科研水平在中国面前日益不够看 2）美国拿了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炮制出了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理论，但小红书对账，对出了奥巴马的理想，即“不能让中国人过上美国广大人民生活”的理想对诺贝尔奖祛魅，就是对盎撒-日耳曼世界祛魅过程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9.日耳曼人的“优秀”

作者:周浩

日耳曼人优秀到什么地步呢？优秀到法语里名词 vandale 表示文物破坏者，动词 vandaliser 表示破坏文物，而名词 vandalisme 则表示破坏文物行为，更加讽刺的是德语里也有 Wandalismus 这个等同于法语 vandalisme 的表示，甚至法语的 vandale 和 vandaliser 两个词还进入了英语变成了 vandal 和 vandalise/vandalize——你总不能说汪达尔人不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吧（虽然的确这也属于事后的追认，而不代表 5 世纪的汪达尔人有什么泛日耳曼意识）。所以

无论怎么去鼓吹盎撒-日耳曼人的所谓优秀，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在广泛的地中海世界（希腊-罗马-闪族）里，日耳曼人自古以来就是一群内欧野人，而不是什么“优秀民族”

事实上，日耳曼人在近代所强行树立起啦的所谓的“工业革命圣裔”形象，根本没办法规训那些不把他们当作文明人的地中海民族，盎撒-日耳曼人作为希腊-罗马世界精神文化下位者的地位，不会因为近代以降的工业绩效，科学绩效，音乐绩效，哲学绩效，乃至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经济绩效而发生改变。甚至，精神极度贫瘠的盎撒人，在近世以降，为他们的工业绩效，科学绩效，学术绩效贴标签命名的时候，都要借助希腊-罗马世界的词汇和概念，否则以英语贫瘠的语料库，连合适的词根估计都找不到——德语比英语好那么一些，起码知道科学是 Wissenschaft，而不是只能用 science，但到了真正高端的词汇，德语的大量日耳曼式表达，也有 19 世纪民族主义迸发之后生造的痕迹，比如 Altsteinzeit，但到了形容词形式，希腊词根形成的 paläolithisch，和“本土化”的 altsteinzeitlich 也只能混用。

事实上，甚至是很多被盎撒日耳曼人“工业革命圣裔”形象给规训了的国人，都不明白几件事——

1）环顾人类历史，很多改变时代的技术迭代，产生在某一个地区都是有偶然性的，且这种技术迭代在传播到其他区域时，只要是有一定文明底色和足够智商基础的族裔（没有足够智商基础请自行代入）都可以迅速掌握这些技术——就像明朝在于西方殖民者接触的时候，其火器技术已经有一定的落后了，但明朝官方能够迅速组织进行生产仿制并且达到弗朗机人的水平；工业革命亦然，无论是

第一次，第二次，还是后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相应国家都能够效仿，甚至达到不亚于发起国的水准

2）德意志兰（即德国和奥地利）近世的古典音乐成就，甚至不代表在“音乐”这个人类共同的维度上，德奥就有“音乐圣裔”的地位而高人一等。因为“音乐”本身就不应该是作业题，不存在某种范式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膜拜并且效仿的对象，就像某位伟人在莫扎特故居的古式钢琴上，弹奏一曲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那样，没有规定说某种乐器只为某类音乐而准备，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传统音乐，印度音乐，西域中亚音乐，阿拉伯音乐，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德奥的古典音乐成就本质上跟人类历史某一次技术迭代在某地区产生一样，是有偶然性的，否则即便是在“欧洲”内部，你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意大利，法国的成就不如德奥，或者说为什么古典音乐层面上的“技术迭代”没有发生在意大利法国

3）德意志兰近世在文科上的成就的确是惊人的，比如哲学，古典学，印欧语言学等等，但 99.99%以上的普通人在生活中都用不着这些东西。而且往难听里说就是，德意志兰研究印欧语言学，把梵学和伊朗学发展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本质上就是一个精神上有缺失的族群，为自己在历史和精神维度上找爹的过程，并且还在这个找爹的过程里拼命雕花——要知道，即便在印欧系各民族里，日耳曼人都是一个很后期才有起色的民族，在日耳曼野人还茹毛饮血的年代里，印欧系的很多民族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辉煌的文明，甚至仅仅以公元后这 2000 年来说，起码有 1500 年以上，如今被日耳曼野人当成蛆虫的印度人，其文明程度和体面性都完爆前者。甚至梵语的精密和严谨程度，都足够让自诩严谨的德意

志人自叹弗如，更有德语乃至所有日耳曼语望尘莫及的美感，也没有德语那种僵硬的“位置感”

哦对了，德国人还特别喜欢对希腊语和梵语的文本进行校勘注疏，而且这种行为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一定要证明爹的正确，并且要证明希腊语和梵语有多么精妙完美，甚至如果爹犯了语法错误，作为儿子（无论是亲生儿子还是野生儿子）都要帮爹圆回来，从完美无缺的语法角度来证明爹没错

至于德国古典哲学，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学了希腊人的“表”，但根本没有领会希腊人的“里”，然后产生的一种玩意。

具体来说，盎撒，德意志兰这些地区都是缺爹的，特别是在一朝得志以后，他们想要极力去摆脱希腊-罗马世界加诸于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上位，因此去找希伯来野爹（用犹太式复古的“新教”，去对实际上是希腊-罗马传统的天主教倒反天罡），去找印度乃至伊朗野爹（用印欧语言学，梵学，伊朗学来树立起吠陀，阿维斯陀的神圣地位），想要用犹太和婆罗门这两个野爹，来对冲希腊-罗马这个文化精神亲爹的影响力。但是，盎撒-德意志兰并不存在什么原生的文化自信，所以即便在文化上拼命弑父的情况下，他们仍旧无法在实际上摆脱“三爹宠爱”（即希腊-罗马，犹太，印度-伊朗）的下位者地位，以至于无论他们在哪个领域取得了看似丰硕的成果，从三大爹的角度来说，盎撒-德意志兰的种种行为，都像是下位者在拼命雕花——其实内欧蛮族对“汉学”的所谓研究，本质上还不是下位者雕花的心态，对于中国研究总是找各种幺尼角落头的破玩意雕花，对于堂堂正正的历史线，他们能够逃避就会尽量逃避。

所以哪个优秀民族在公元后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状态？哪个优秀民族没有诞生过任何影响全世界的原生思想宗教乃至科学技术体系（别拿牛顿和工业革

命出来了，这些就算吹破天都是次生的）？无论是盎撒，德意志兰，还是其他的日耳曼族群比如低地人和诺曼人，他们现实里的行为基本都是缺啥就吹啥，缺啥就拼命要证明自己有啥。

70.日耳曼的本质

作者:周浩

盎撒人的秉性，简单说就是，海洋游牧民族的秉性，和那些内亚洼地里的民族别无二致，不仅残忍而且狡诈，为了利益甚至亲爹都不认，想想冒顿单于弑父篡位，反而被渲染成内亚的一代雄主，不会像礼乐文明一样接受道德拷问，就知道盎撒人其实是同一种类。我 BBC 当年使劲地反华，是因为你美国的 USAID 每年都会塞大笔钱给我，今天你断了我家的狗粮，还想让我自带狗粮反华？做梦吧你！我从前反华有钱捞，今天没钱捞了还反个屁的华。顺便，某个东方大国，能不能给我打点钱，钱够了我立刻帮你天天反美！虽然说表面上看中国和英国有很深的历史积怨，但再深能深得过中国跟俄国？更别说日本和通古斯了。更何况，以盎撒人身段灵活，道德底线薛定谔的内欧海洋民族秉性（而且远远比直球的美国废物身段灵活），为了对抗德国，能够放下和法国的几百年积怨，能够一边继续跟俄国在整个世界岛上的大博弈一边一起揍德国，相比之下中英的矛盾积怨，对于两国来说根本算不上啥，甚至从另一个位面来说，一鸦乃至后来的二鸦，对我们汉民族这个族群来说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还两说。所以像 BBC 这种把热脸贴过来的行为，我觉得，能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就尽量用，不能用也无所谓，反正从来也没指望你做点啥对 BBC 来说，川马联盟才是他们誓不两立的死敌，因为川

马联盟是真要全球白左命的，甚至说得更极端点，对于英国工党政府来说，投降中国是有活路的，但是川马联盟可能连投降的资格都不会给你。BBC 这次可能真不是啥简单的撒娇，或者是简单地向美国要狗粮，他是想要向中美两个方向都展示自己的统战价值——不过怎么说呢，效果可能不会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好，除非继续加把劲中国的角度来说，早就无所谓你 BBC 是内奸还是反贼了，你今天的表现，以及展现的统战价值还远不足以换一句“浪子回头”，至于美国川马联盟这种连基本政治体面都无视的集团，既然连 USAID 都撤了，既然马斯克连老牌帝国主义媒体 VOA 和自由欧洲电台都想关，连美联社这种声称“墨西哥湾”的媒体都已经被拒绝进入白宫，他们还会在乎啥媒体输出欧美价值观？他们还会在乎美国之外的那些狗粮媒体？像 BBC 这样前倨后恭的小丑，未来这几年甚至几个月不会少的，我们看戏就行了。

71.外娶指南

作者:周浩

总得来说，在外嫁中国人方面不怎么友好的就两个群体，盎撒日耳曼系国家（包括盎撒国家和欧陆日耳曼国家），波斯系印欧绿国（包括伊朗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其他国家总体上都没那么不友好。而且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几个基本的方向

1）除了伊朗，以及历史上受波斯文化影响很深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外，世界岛上其他大部分的绿国，当地女性对中国男生的友善度并不低。南岛绿国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尼，中国男性对这些国家保持着非常高的娶嫁比；中亚突厥系绿

国亦然，中国男性对这些国家的娶嫁比普遍超过 10 比 1，甚至包括非突厥的绿国塔吉克斯坦，中国男性都能保持明显外娶超过外嫁；阿拉伯各国，中国男性的表现都不算差，甚至对中东外娶王炸国埃及，中国都是外娶大于外嫁的，对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这三国也是外娶明显高过外嫁；土耳其作为一个外娶大国，能够对英法德荷美等都做到外娶大于外嫁，但是中国在外娶外嫁比上基本能和土耳其相当要注意到，像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这些比较世俗的北非国家，一方面能够对日耳曼欧洲（比如德国荷兰丹麦瑞典）保持很高的娶嫁比，同时在面对外娶能力很强的地中海国家比如意西时，能把劣势控制在 1 比 2 以内。中国男性在北非的表现是要远强于日耳曼的，甚至比意西等国还强至于为什么？因为阿拉伯人从骨子里就是尊重敬仰中国人的，那句“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往求之”已经表明了普通阿拉伯人心中，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地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外娶王炸国埃及的高官之女南希（即 b 站著名 up 主埃及南希），就是嫁给了我国山河四省的普通男性。

2）整个东南亚地区，娶嫁比都是被中国爆杀的，因为东南亚是中国的铁下位者，无论是信佛祖，信天主，信真主，东南亚女生都是很愿意嫁中国人的。要注意一件事，中国与某国家之间的友善度，并不那么影响该国女人嫁中国人的意愿，比如菲律宾常年对华不友好，但中国对菲律宾的娶嫁比有 50 比 1，甚至超过美国对菲律宾的娶嫁比 3）南亚在娶嫁比上对中国男人最友好的，恰恰就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层面跟中国摩擦不断的印度，在印度文化氛围对女性外嫁极为不友好（也就是所谓的拴女）情况下，中国对印度能够达到 1 比 2 的娶嫁比，而韩国和日本则动辄 1 比 10 以上被爆杀。至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这些在官方层面上宣传友好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对中国男人特别友好的而且很讽刺的

一点是，除了对盎撒娶嫁比占优之外，巴基斯坦对上大部分欧洲国家（无论日耳曼世界还是拉丁世界），都是外嫁大于外娶，甚至在绿国外娶能力普遍很强的德国，巴女嫁德男都大于德女嫁巴男，瑞典亦然，至于巴基斯坦碰到外娶王炸国意大利更是被爆杀。反而巴基斯坦对土耳其可以做到外娶大于外嫁——啥意思呢，巴基斯坦这国家，汇集了两个对国男非常不友好的因素，一个是波斯因子浓度过高，另一个是巴基斯坦经历了英国人两百年殖民后，盎撒因子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国家层面上的友好，不代表巴女对国男也会同样友好，当然过去这些年曾经有过另一种形式的国男娶巴女，发生在黄泛区农村的很多，这里点到即止大家都懂——毕竟巴基斯坦的经济水平比越南还差，让这种方式有足够的土壤

4）很多人最关心的是欧洲白女，我这里直接列公式，大家可以直接代入各国考虑公式一：斯拉夫>拉丁>日耳曼公式二：东正教>天主教>新教（新教里越偏路德宗越不友好）对中国男性最不友好的，就是大陆日耳曼，不友好程度甚至超过盎国，但是很多人绩效做题入脑就会炫耀自己娶日耳曼女的成就，各种视频平台上特别多。但实际上，像意西葡这些拉丁欧洲国家，姑娘更漂亮，且对国男更友好，东南斯拉夫的精灵们对国男更是特别友好的，西斯拉夫总体上也不差，至少比盎国和大陆日耳曼友好多了

5）拉美，对中国男人普遍非常友好，且中国对拉美各国大体都是娶大于嫁的哦对了，顺便说一句，美国对拉美各国普遍都是外嫁大于外娶，即便像巴西这样外娶拉胯的国家都做得到对美国外娶大于外嫁就先写这些吧，我觉得上面的文字算是一个给大家指明方向的小指南。

72.日耳曼的科技观

作者:周浩

作者：周浩

“我落后了，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奋起直追，在人工智能领域重新超过中国”——有些人还是太高估了盎撒精英的道德观念，会以为他们真的在乎本国科技有多先进，在乎本国国民生活有多好，当自己的领先优势被缩水甚至翻盘的时候，会拼命地反思制度缺陷，并且对人才不拘一格地提拔任用。这只是一些人幻想中的 Estados Unidos。但实际上呢？盎撒精英有没有在乎过本国普通国民的生活？小红书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事情，卖血维持基本生存，一天打两份工工作 16 小时，上学背负巨大的债务甚至要卖身去还，在教育医疗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无处不在的盘剥，盎撒精英在乎过自己的国民吗？同样的，不要以为美国的科技先进，就因此认定美国重视科技，美国精英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实际上跟印度婆罗门没有区别，他们根本不重视科技，也不重视教育，也不重视人才——对于这些领域，他们的态度实际上是“有就有，没就拉倒”。而且美国和印度最像的一点是，他们在科技领域并不乐于主动去追求一些什么东西，而是“你给我那就是我的”。啥意思呢？爱因斯坦，费米们就算不来美国也无所谓，我大美利坚也不会因为少了个爱因斯坦，费米而少一块肉。说到底，美国实际上并不试图在国土范围内去构建什么东西，他们的态度向来都是伸手要，而不是自己去探索再者，在 deepseek 之前之后，美国对人才的态度是什么？对华裔科学家，乃至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白人科学家，都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在美国眼里，这些科学家并不是为美国带来“进步”的基石，反而都是与中国私下接触，泄露美国科技机密的潜在间谍，你以为他们会用高薪吸引中国科学家，实际上他们只会在本国科学家周

围安排上监听监视的特工，至于中国科学家？每一个东亚面孔都已经是潜在的间谍了，现有的华裔科学家都恨不得赶走赶绝，还引进？所以说白了就是以己度人，日本科学家，美国科学家来中国工作，我们的普遍反应或许是——很好啊，这证明了中国科学领域已经很先进了，能够吸引国际人才。你以为美国人也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吗？别说中国人了，马斯克想要引入印度做题家来维系美国科技竞争力，看看被红脖子骂成啥了？

73.流行文化

作者:周浩

现代流行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男性在国际舞台上受欢迎程度有那么一点影响，但不大。日本文化和韩流都长期受到作为日韩上位者的白人猎奇式追捧，但反映到国际婚配上，日本即便在人均 gdp 几倍于西班牙，主要国家里高居榜首，日系文化输出爆表的年代里，日女西班牙男的组合都是几倍甚至十倍于日男西班牙女；同样的，今天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某岛，人均 gdp 还是明显高于中国，现代文化输出更是被很多国人尬吹，但日韩蛙在拉丁欧洲，斯拉夫欧洲，阿拉伯，土耳其，印度等地区的外娶外嫁表现，都无一例外地被集美们看不起的国男爆杀——中印外娶外嫁比在印度文化对女性外嫁极度不友好的情况下仍旧有 1 比 2，日韩都是动辄 1 比 10 以上地被爆杀德国女人不仅喜欢土耳其男人，还特别喜欢意大利男人，希腊男人，德国的外娶外嫁比被欧猪四国四杀，而且很多都是爆杀，请问希腊剧，意大利剧在德国流行吗？无他，对于盎撒日耳曼野人来说，希腊-罗马式的地中海美男，就是塑造了盎撒日耳曼自从接受文明教化以后的审美标准，所以盎撒日耳曼的野女人们，对于定义古典美的意大利男人，希腊男人就是没有

任何抵御能力——即便是日耳曼国里外娶表现最好的荷兰（甚至可以做到对西葡都是外娶占优），外娶外嫁比照样被希腊和意大利爆杀。因为在定义古典美，塑造古典价值观的年代里，日耳曼人就是一群茹毛饮血的野人，希腊-罗马世界对德国来说，无论后者账面的绩效有多么辉煌，都只能成为前者在文明维度上的下位者土鸡在外娶外嫁比上动辄百倍地爆杀中亚各国，甚至能够百倍爆杀外娶表现并不算差的马格里布地区（对摩洛哥这种外娶表现不差的国家，做到 100 比 1 的爆杀，连意大利也就 2 比 1，西班牙还不到 2 比 1），并且对英法德美都外娶大于外嫁，客观上证明的一件事是，土鸡男人的确是挺有魅力的，外表比起日耳曼废物来说强太多了——但让很多名媛集美们很失望的是，这个外娶大国强国，对中国也只能做到 1 比 1 的外娶外嫁比，而且这还是在西北某少数民族带着巨大 debuff 基础上的（参考中亚苏系国家对土鸡动辄 1 比 100 的外嫁比）。

同理，中国的文化输出水平整天被知乎哀叹，现实里的确也不怎么样，但——1）无论是国内宣传极度反华的蒙古，还是俄乌这些东斯拉夫国家，还有东南亚这些猴子国家，以及中亚这些有回教因子的斯坦国，中国对这些国家都能保持 10 倍甚至更多的外娶外嫁比 2）对阿拉伯各国，土耳其，中国的外娶表现甚至明显好过盎撒日耳曼各绩效国，甚至在与外娶神国意大利的通婚表现上，中国的表现都要远好于德国，瑞典等日耳曼绩效国——另外不知道有没有数据支持，中国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中海欧洲国家的外娶应该表现也不算差现在有了小红书这个平台，我觉得国男的表现甚至有机会更好，开拓出更多对国男友好的文明地区。

74.韩国偷文化

作者:一只鹅

韩国偷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给日耳曼进行文化进贡。

在很多国际视频网站上，很多韩国人一看中国人的视频在宣传中国文化，下面评论区如果有很多欧美人赞扬的话，他就会说，“这是我们韩国的，你们应该来韩国看看。韩国的好多了”。所以他偷中国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向日耳曼人进贡，是为了赢得欧美人对他的关注。包括申请非遗之类的，也是为了主动向欧美进贡。这是韩国几千年事大主义思维的条件反射式的躯体化反应。

而所有西方品牌下的“东方风格奢侈品”其实都可以视为献给日耳曼的文化贡品。这就像古代的帝国皇帝会搜集各国番邦的特产，并集中排列展示来证明自己帝国的统治范围的广大，以及王朝所代表的普世天命一样。

现代西方奢侈品品牌即便借用了东方元素，但这些元素也往往被简化和浪漫化，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深度。这些符号通过被剥离其文化背景，成为纯粹的装饰或营销工具。想一想老外们纹身用的各种狗屁不通的中国汉字就知道了。其目的就是对东方文化进行去主体性。

从产业链上来看，西方奢侈品行业其实也是对整个以欧洲为中心所构建的文化后殖民体系的主权宣示，以及这个体系分工的缩影。其中奢侈品品牌来自欧洲，而原材料（如皮革、宝石）和劳动力则往往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如非洲和东南亚。而借用的文化符号则来自于传统中华大区。这也体现了日耳曼自己所构造的文化番属体系，其中欧洲位于头部，非洲、东南亚则默默无闻地负责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而中华符号则沦为被猎奇观赏的玩物。

从消费者来讲，这种西方奢侈品的东方审美本质上是另一种大英博物馆式的文化掠夺，是把其他民族的活的文化进行彻底客体化、猎奇化、简单化、僵尸化，贬低为供欧美上层精英彰显自己“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新文化殖民运动。

而韩国则通过偷中国文化，扮演日耳曼文化下位者的形式，来帮助日耳曼文化殖民主义完成对整个传统大中华地区文化的下位凝视和殖民主义建构。

如果说，日本向日耳曼文化进贡是通过主动扮演文化雌性、通过输出“去雄化”的文化形象来帮助日耳曼白男在东亚文化面前重新找回失去已久的“男子气概”。那么韩国则主要是通过偷中国文化、扮演小中华的方式，来取悦西方。比如韩国最喜欢拍各种反应政治黑暗电影，其实也是为了迎合西方对东方（主要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是另一个堕落的罗马帝国的想象。而韩国基本也是按照罗马帝国艳情史，香艳的苏丹宫廷，残暴的亚述帝国等传统以基督教想象中的巴比伦大淫妇的形象刻画一种日耳曼眼中的腐朽黑暗的“东方政治”，以迎合西方传统的二元化的启示录叙事。对于所有韩国的文化输出以及文化盗窃行为其实都可以套用一个简单的公式：

韩国=进贡番邦

韩国偷中国文化是为了进贡日耳曼

通过文化消费，西方世界则把作为他者的其他民族文化，重新编码进入自己的全球化/宗教文化叙事。

75.日耳曼甩锅学

作者：一只鹅

日耳曼人的“团结”是建立在“我们日耳曼人一直赢”这种脆弱易碎的优越感基础之上。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无法“一直赢”，在心理上，他们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要面子心理，他们不会承认对方“优秀”。而是会从“日耳曼赢学”迅速转移“甩锅学”。

比如上个世纪，苏联和美国都有大规模的内部清洗。美国有麦卡锡运动，苏联则频繁的政治冲突中更换领导者。在苏联解体后，有俄国学者就彻底反思苏联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国人发现自己处于竞争不利的地位以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是找出“叛徒”和“内奸”。类似的就是美国的麦卡锡运动。这是欧美人思维的一个特点，习惯从敌我对立中解释一切问题，而非于一种务实态度。而这根本是由“赢学逻辑”导致的：“我一定是好的，我一定是对的，如果我没赢，那么不是我没能力赢，而一定是敌人作弊了，是我们有内奸和叛徒脱了后腿！”这就导致日耳曼赢学应对其他文明的赢学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我赢是应该，对方一定输。第二阶段，对方赢是假赢，表面的，短期的，实际是真输。第三阶段，对方赢是不守规矩，作弊偷来的。第四阶段，我其实没输，都是队友的问题。第五阶段，攘外必先安内，敌在本能寺。说白了，日耳曼正处于第四阶段到第五阶段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从日耳曼赢学向内部甩锅学的转变。美国人一旦发现自己输不起，第一步是指责外国，第二步就是指责联邦政府、指责其他州，认为自己其实并没有输，而是自己人拖了后腿。这就是从赢学进化到甩锅学，拖后腿学。认为自己很优秀，都是 XX（欧洲盟友、犹太精英、黑人贫民窟底层、驴象两党、Lgbtq、南方红脖、移民族群等等）拖了后腿。所以说美国为什么社会撕裂走向政治极化呢？本质上是要找到某个“群体”来为自己的赢不了找借口，作为自己不能输的情绪发泄口。所谓左转也好，右转也好，不过是一

个发泄情绪的通道罢了。所以无论国际左翼身份政治，还是白人右翼保守都是输不起的表现。至于小红书对账，来小红书骂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路易基，你千万不要产生一种错觉，什么世界底层群众大团结。这就跟红脖子和马斯克以及印度裔的骂战中，都援引中国来互相攻击对方一样。他们本质上不是来这里“团结中国人”，而是用“中国”作为一种发泄自己不满的弹药，为自己输不起寻找一个承担美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中国不过是用来贬低自己人的所谓“别人家孩子”。而至于这个替罪羊是红脖子嘴里的印度裔移民，还是马斯克等硅谷精英嘴里的白人红脖子，是特朗普嘴里的不负责的盟友以及墨西哥非法移民，又或是什么其他身份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有靶子，然后再按图索骥，寻找内部敌人，以为当下不能赢找出借口。特别是美国作为一个大杂烩，从来没有完成民族构建，他的作为唯一凝聚力的美国梦，就是营造一种“我是美国人，我赢赢赢”的虚幻梦想。当特朗普高喊 MAGA，要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时候，以移民、盟友、拜登为指责对象,本身就是在进一步榨干这种以赢为核心的凝聚力叙事,营造“不是我不能赢，奈何虫蠡太多，怎么能一起搞政治？”的悲观叙事凝聚力。但是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愈发民粹化的驴象之争中，我们看到，从长期来看，造成的结果只能是美国社会愈加撕裂对立。只能不断地开除“日耳曼籍”，“美国人籍”来营造稀少可怜的赢学心理。而美国解体步苏联后尘可以说是基本已经清晰可见了。

76.日耳曼本质缺爹

作者:一只鹅

美国所谓的“正道同盟”从来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赢，或者更准确来说，让自己显得像是赢。而当依靠“正道同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么新的“正道同盟”就会出现。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俄乌的舆论在美国白宫发生戏剧性扭转：泽连斯基成为了阻碍乌克兰国内选举的独裁者，而普京成为了有望实现和平的明君。

不管是代表西方民主自由的“正道同盟”也好，又或是马斯克、特朗普的基督教泛白人同盟也好，唯一不变的是对赢的信仰。前者相信西方自由必胜。后者则寄托于某种上帝的胜利与基督教世界的联合。

这让我不自觉想起前两天一个关于网易的游戏新闻，网易的漫威争锋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美国人哀嚎为什么这个理想的游戏是中国公司制作的？

但很快，美国人心态就经历了从输到赢的调整。一个关于网易开除西雅图外包工作室的新闻快速成为外网的热点新闻，尽管这个工作室据传只负责一些网易游戏的边角料的本地化工作（而且效率极度低下，因此被开除）。但却被美国人吹成这个游戏的真正主创核心，一些自称热爱漫威争锋的美国网友甚至开始哭丧网易的漫威争锋要走下坡路了。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从来没有完成民族国家自身的真正的文化建构。而所谓美国梦一开始就指的是一群抛弃自己国家的人，来到新大陆寻求“赢”的梦想的故事。从传统的五月花号与清教徒叙事到二战后大量欧洲知识分子，特别是大量犹太人难民来到美国以后，美国就被塑造成了一个“逃难者”的避难天堂，一个远离故土，寻求新的梦想的创业乐园。而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如果不能维持“赢”的快感，那自己岂不是不白逃了？

或者更进一步说，整个日耳曼—基督教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本质缺爹”的文化社会，其整个文化环境沉浸在一种无根的漂泊之中，另一方面完全寄托于对彼岸的至大不可知者的绝对信仰，另一方面则完全沉浸于现世的反复无常的迷惘之中。

在这里我们再举个例子，在美国有个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里面一个被迫离开父亲的小丑鱼的名字叫做 Nemo。在儒略·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故事里的神秘船长也叫做 Nemo，它最初设定是爱尔兰人，后来被出版商要求改成印度人。而 Nemo 在其拉丁语源中代表被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徒，强调其侍奉上帝的谦卑，以及被迫漂泊和停留在世俗现世的迷惘以及侍奉天国之主的坚定。而迷失与救赎一直是日耳曼基督徒文化的内在核心要素之一。特别当“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之后，日耳曼人就一直沉浸于自我与其父姓超我的陌生而痛苦的分离，特别是奥卡姆、路德的唯名论革命以后——基督徒不得不面对一个对于一切尘世苦难报以绝对沉默回应的全能上帝。

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就认为“父亲缺失”会可能导致个体或文化失去与象征秩序的联系，从而陷入一种“无根性”或迷失状态。父亲的功能在于打破母子之间的二元关系，帮助孩子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如果父亲缺失，孩子可能陷入与母亲的过度依赖，导致心理发展的停滞。这种缺失可能进一步导致个体在语言、现实感知和人际关系中出现严重问题，甚至引发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

而显然，缺爹才是美国流行文化的标配，这不仅仅体现上帝在尘世中的缺位，在《星球大战》的天行者卢克的经典剧情和台词，到《阿凡达》里的身体现象学引发的身份自我认知困境，都可以反映出来美国人陷入了极大的缺爹困境。一个强大的提供禁令的父成为了美国人的追求。当保守派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保守

老好人阿甘和进步无政府主义者珍妮都沉浸在缺失父亲的长久精神创伤之后，导演编剧不得不创造一个阿甘父子相认的所谓完美结局来强制这一创伤的和解，以拔除现代美国人的精神之刺。显然，缺爹问题并不是美国黑人独有的精神困扰。

从“you are fired！”禁令重申到玻尿酸骑熊勇士，美国人在一次次迷惘中寻找到了他的“父”，而特朗普以及美国白人也寻找了自己的“弥赛亚圣王”在世俗现世的简易代餐，尽管当下版本的美国弥赛亚、俄国弥赛亚相当快餐化以及充斥着廉价的玻尿酸工业质感。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在继续赢的道路上，确立自己那难得的精神稳固的新符号秩序崇拜。

尽管特朗普是圣王还是僭主，仍饱受争议。但毫无疑问一个新的雕像正在总统山树立。而此前在国会山事件后，他被支持者塑造成为十字架上的牺牲受难者，被一群共和党建制派犹大包围的圣人，连他的女儿和犹太女婿都为了三十枚银币贱卖了他。今天，这个大难不死的男孩儿满血复活，闪电般归来。

这里我们要明白弥赛亚崇拜和英雄崇拜、圣人崇拜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崇拜。英雄崇拜带有强烈的希腊悲剧美学因素，强调的是试图冲破一切命运的个人意志。圣人崇拜是基督教早期到中世纪的一种殉教文化，强调的是面对上帝，个人以及肉体的卑微。而弥赛亚崇拜不一样，弥赛亚崇拜，简而言之，就是赢的崇拜。弥赛亚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在最后审判日赢赢赢的人。如果说前两者崇拜只是个人品质讴歌的装饰性点缀，那么后者才是美国大选、人心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毕竟，你若不能胜得众人，众人又岂能跟随你胜利？你若不成为王，众人又岂能随你在审判日后的新世界一同做王？当特郎普宣称救国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我已经不想重复施米特的旧话。让我们用保罗对所有信徒的话作为结语：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哥林多前书》6:2–3

77. “世俗文明”

作者:一只鹅

东亚自古以来就不是世俗文明。所谓世俗文明的提法，也是一种东方学凝视的结果。日耳曼基督教文明看中国人不信上帝，但是文明水平程度也又很高，所以不好意思直接扣野蛮的帽子，而是用另一种说法，叫做“世俗文明”，意思是中国人没有“精神世界”，没有物质之外需求，没有坚定的“信仰”。如果这个精神世界指的是日耳曼人的精神世界，这个非物质需求指的是拜基督的需求，没有信仰指的是一神教信仰，那确实可以说中国是世俗世界。但实际上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中国自古以来有灶祭、社祭等各种祭祀，都是中国古代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过年，在中国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祖先崇拜和神话信仰成分。腊月二十三祭灶，又俗称过小年。而过去老百姓在小年夜都要诚心地准备些好吃的，送给‘灶神’，希望灶王爷能到天上做述职报告的时候，给自己多说点好话。事实上，过去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十分丰富，并且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形成一整套习俗禁忌体系

中国人不仅不是没有自己的信仰世界，而且这个信仰世界高度生活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但是在日耳曼看来，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这是因为日耳曼–基督教信仰本身是一种禁欲主义、高度隔绝日常生活的灵修主义信仰。日

耳曼基督教基于一种原罪教义，基于一种向往天堂，急于脱离此岸的类佛教信仰。他们的信仰世界恰恰是疏远现实生活，远离人世尘土的超现实彼岸，从而形成了一种此岸/彼岸隔绝的二元对立的信仰生活。这种信仰是高度魔怔化的信仰。有人说日耳曼是伪人，无法理解信仰的实质，习惯于通过各种雕花，高度仪式化的行为来模仿文明社会。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有另一种人类社会学的术语，叫做”崇高化“来描述这一现象。什么是”崇高化“，类似于货船崇拜，土著人无法理解货船的意义，只能通过一种复杂仪式和符号崇拜，使其崇高化来试图把货船进行”符号“性占有。日耳曼是一种依靠文化挪用，文化盗用，通过偷取文化符号（罗马、希腊、埃及、两河甚至是波斯、阿拉伯）来构建自身”文明形象“的伪文明。类似日本、高丽以及东北亚寒带的渔猎游牧一样，他们无法理解文明的内在实质，无法把文明信仰的血液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只能通过复杂的膜拜祈祷仪式，来假装自己占有了该文化符号，形成了文明与生活两张皮的现象。日耳曼近代的自我意识焦虑，正是这种试图占有，但又并没有真正占有——只能通过隔绝生活的符号性崇拜的方式，自我崇高化的行为。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日耳曼雕花学。说白了，就是沐猴而冠。当然，我们在这里进行一种人类学的方式，把这种现象更精准客观地表述出来。中世纪以及在欧洲传播的早期基督教恰恰是日耳曼无法真实理解”外来信仰“，无法把外来信仰融入生活以后，所形成的一种”崇高化“的信仰仪式。为了区分真实的文明和模仿的文明，我这里在引入另一个人类学词汇叫做”禁忌“。真实融入生活的信仰，它的特点，不是崇高化，而是禁忌。孔子在论语中说：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真正的文明人，是把各种宗

教禁忌和生活习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种健康的有秩序的生活指导。当然，一些民族宗教，比如从古埃及人以及闪族也有禁忌。他们也有类似于针对特定动物的禁食。对此，吉乔奥·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以及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以及 20 世纪初的宗教人类学、法学人类学，都谈到了这一个问题，但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很多禁忌在流传的过程中，文化的盗窃者，无法理解"禁忌"的原初含义，这些禁忌的习俗反而"顽强"地被保留下来。比如有的宗教文化里，某些牲畜必须由专业的宗教人士进行宰杀，才可以食用。因为这些食物是不洁的，所以经过宗教人士才可以吃。但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肉本来是不洁净的，被某些神父祝福过以后就可以吃了呢？他们宗教里没有真正的合理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这就是禁忌在流传过程中含义丢失的结果。事实上，在非洲大陆、北美印第安人以及东亚的古代中国以及所有原始民族中，确实存在一种必须经由祭司和巫师进行处理过才能吃的肉类，也就是祭肉。但是祭肉是有意义的。在这些文化社会里，祭祀实际上也承担着掌管火的厨师和战利品分配的角色，祭祀的过程，先是把肉献给上天和祖先，通过上天和祖先的灵魂会吸收和镇压肉里所具有的"怨气"（因为古代人认为捕杀的动物是非正常死亡，所以体内的灵魂具有怨气，会产生对人的伤害，只有已经同样去世的祖先灵魂可以一物克一物，祖先在这里扮演的实际类似于吃鬼的钟馗的角色），这样人就可以放心食用。随着社会发展，卫生条件改变，对肉类的变质和腐败的现象了解更深入，这种禁忌在原生文明中也就自然消失了，人对自然的一部分恐惧克服了。随着新的生活内容的发展，然后又自然产生新的禁忌，比如孔子时代，孔子说："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这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在变化，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就改变了自己的禁忌，增加了新的禁忌。除了专门祭祀祖先以外，

我们也不需要每次吃肉都先祭祀一遍。同时，新增加的禁忌也有了新的意义。比如我们拜灶王爷，给灶王爷嘴上涂蜂蜜，捏糖人、糖瓜作为贡品。（古代祭祀一般都主要是血祭，也就是拿动物的生血祭祀，现在也没有了。你用生血祭祀反而是一种忌讳。这是因为认知改变了，禁忌也改变了，但是我们对祖先和上天祝福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对自身血脉传承和对上天祖先的荣耀没有改变。）所以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一种刚健日新的思想。所以孔子还说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说，我们祭祀先祖的时候，把他当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在眼前的人。所以别说祭品是糖人了，祭游戏机，祭二次元海报都可以。然后祭完了，你留下来自己玩嘛。所以苏轼在论礼的时候曾经说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正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意思就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礼仪会不断变化，这都不是离开了道，而是遵循道而不断对礼有所损益。这是因为我们的习俗和信仰永远是一致的，是协调的，是统一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但是我们说各种一神教，也都不是原生文化。他们也都抄埃及，抄苏美尔，甚至抄印度。只不过他们是二三道贩子，日耳曼是 N 道贩子而已。所以他们往往不能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改变自己的习俗禁忌，而是把这种禁忌像教条仪式一样固定地保留下来。从这点来说，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程度和原生性，还不如历史上长期陷入停滞的北美的印第安人以及黑非洲土著。他们有教而无道。我们是道以载教，教以承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西方文明经常会陷入精神内耗，陷入民粹主义身份证治带来的极化政治，这是因为他们的文明是空洞，他们的身份是偷来的。说白了，越是“无保可守，越是偏执地执着于脱离生活的无意义的形式细节”。就像黑人执着于仇恨作为符号

的西瓜和棉花一样。在现代社会里，如果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缺少文化上的自信。那么他们的问题主要是缺少文化，又更何谈自信？

78.美国的政治赢学

作者:一只鹅

美国当下不存在真正严肃意义上的外交目标，美国核心问题是共和政治晚期的政治极化。为了掩盖问题，两党只是以不同方式构建“赢学叙事”，而不是为了真的实现什么。就像奥巴马把特朗普贬低成低智商通俄小丑，特朗普把拜登贬低为炼铜老年痴呆。其目的是营造对方是 loser，我是 winner。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凯撒的政敌把凯撒贬低为给外族和手下卖钩子的也是类似的手法。当时的拉丁蛮子并不比日耳曼蛮子高级到哪去。即便特朗普是以赢这个中心能指构建 MAGA 的主体象征，但在那里仍然有一个能指链滑动，比如民主党=输，民主党的欧洲队友以及支持拜登的泽连斯基，连同俄乌战争等问题，于是也就被进一步拖入这个能指链构成。特朗普必须在未来选举以前，在选民中积累更多“赢”的印象，而这个赢是迫切围绕选举这个当下实际的需求而服务。于是我们看俄国的形象也在陷入泥沼无法自拔和屹立不倒无法战胜的两种意象中不断摇摆。特朗普的四处出击，恰恰就在于从实际而言，它无法真正的改变什么，就像汉弗莱对后辈的教育：“伯纳德，个人的身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制造一种忙碌的假象，而实际上什么都不做！政府的艺术在于让它看起来像我们在做些什么，同时确保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美国政治就是在哄傻子。而美国民粹化的需求，不仅是要中赢，大赢，特大赢，而且还要现在、马上、立刻赢。而任何一种深层次改革，也都不可避免破坏和妨碍这种民众的情绪价值的传递和满足。所以这个情况下，只能通过定义

“输”来反向定义“赢”，从而真正实现符号象征上的“躺赢”“无限赢”。美国政治正在接近起点网文的读者现状，而特朗普所充当的就是一个一天两更甚至三更的连载作家。而美国民众正在嗷嗷催更。以这个思路去理解，特朗普的改革行动目标就很简单理解了，只要不断制造赢的新闻，那么人们就会无暇记忆起你输的新闻。只要不断定义对方输，那么你就能不断地凭空造“赢”。从新闻传播学来说，民众都是只有七秒记忆的金鱼。而任何长期地持续地跟踪关注反而是危险的。因为这会逼迫人们去不断回忆和思考。而回忆和思考会带来痛苦。而赢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忘记思考。因此，让 DOGE 忙碌起来吧，这样人们就生活在由新闻制造的此起彼伏的同时性胜利当中！用形容短剧的话来说，“要爽，就不能要脑子！”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治不可能存在下大棋，任何下大棋都意味着长久的计划和坚持付出，意味着情绪价值的延迟满足。美国人等不起，特朗普更等不起。

79.赢学共同体

作者:一只鹅

我们看到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国，一直在试图构造一个强大的“赢学共同体”，而这个“赢学共同体”的范围则覆盖到北大西洋周边国家以及处于其边缘的仆从国家。在这个“赢学共同体”里，人们共享一种赢得“情绪价值”，就是你赢就等于我赢，我赢就等于你赢，从而左脚踩右脚，不断放大赢学情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高明的构建方式：你赢一遍等于我赢一遍，我赢一遍等于你又赢了一遍，于是你总共赢了两遍；然后你既然赢了两遍，等于我又赢了两遍，然后以此不断迭代，实现了赢的幂数增长。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率的赢学。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在古代有一个印度宰相，他发明了国际象棋，国王很高兴。他向国王请求说："陛下，我想向你要一点粮食。" 国王问要多少。他说，在这张棋盘的第一个小格内放上一粒麦子，在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照这样下去，每一格内的数量比前一格增加一倍，直到填满所有格子。国王许诺了宰相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请求。但是当他填满不到一半的格子，就发现这是个无法完成的要求。于是国王最后把宰相给杀了。

显然，今天的问题也是如此。"赢学共同体" 一直赢下去，或许在数学中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当整个世界经济，因为金融危机、疫情危机、人口危机、种族危机等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纷至沓来，而陷入恐慌情绪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最先被撕裂的也是这个 "赢学共同体"，用当年范蠡对文种的话反过来说，就是 "可以共赢赢，不可以共输输。" 不仅美国梦，就是营造一种 "我是美国人，我赢赢赢" 的虚幻的想象共同体，连同整个所谓 "美国领导的世界" 又何尝不是在营造这种脆弱的想象的 "赢" 的共同体呢？而当第一个人，像是看见皇帝新衣的小男孩站出来说道："我们输了！" 那么这个赢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向输的多米诺骨牌转化。之前赢得有多畅快，那么之后输得就多么通畅。而在此之前，美国民主党和他的所谓文明朋友，构筑了多么长的 "赢学能指链"，拴住了多少 "正道朋友"，那么今天，这条链条就多么死死地勒紧他们的喉咙。当过去，所谓西方世界的美国领袖是多么自豪地用这条铁链拴住了多少国家的时候，构建了一个多么庞大的普世帝国时候。那么今天，特朗普与红脖子就多后悔美国自己也是这个绳子上被套牢的蚂蚱。从历史上来看，一个不断依靠赢而膨胀的帝国，并不比一个经常输的民族具有更多韧性。在山火救灾中，有一个名词叫做"防

火带”，指的是在火焰蔓延到建筑前，先清空建筑周边的区域，以阻止火灾蔓延。在水路航行中，同样有类似的概念，叫做隔离舱。都是指的是通过主动隔绝，来防止一种灾难的蔓延。今天，特朗普试图做的正是同样的一件事。而这就是我们说的日耳曼赢学的倒数阶段——日耳曼甩锅学。当然，今天试图要甩锅的不仅有特朗普，还有那些支持泽连斯基，以及支持 DEM 和欧洲盟友的人。特朗普要缩小赢学的范围，只要“美国赢赢赢”，不再奢望所谓“北大西洋自由民主同盟赢赢赢”。他想像踢开一只死狗一样，踢开乌克兰，以摆脱俄乌战场的无尽不断的麻烦，为美国人的耳根连同钱包寻求片刻安静。而今天，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人则期盼民主党回归，试图把特朗普这个民选总统以及他的共和党议员支持者们从美国人民中分割开来，把特朗普归结为导致所谓正道同盟不能“赢”的耻辱，是某个极端的异类，而忽视了他刚在去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在这里，最有意思的话，是特朗普的话：”你没有牌了“，并暗示之前美国是你唯一的牌，而美国不想当你的牌。而在西部牛仔的话语里，没有牌的意思，意味你已经输了，你应该主动离开牌桌。否则，这不体面。而特朗普只想提供一种相对体面的分手方式。泽连斯基的回应则更具攻击性，也更具赢学意义上的绑架性，他暗示你早晚也会体验跟我们一样的感觉，会有人跨国大海来打你们。这显示，泽连斯基也不得不以一种幻想中的输来讽刺挖苦特朗普，用“你也会输”来刺激特朗普，而特朗普果然立马生气了。这里凸显了一种日耳曼赢学共同体的内部困窘，赢的情绪价值已经被榨干，输的情绪开始弥漫。双方都开始甩锅，不过这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甩锅。毕竟，特朗普可以把整个乌克兰，甚至连同波罗的海国家甩锅出去，而其他人只敢把特朗普这个民选总统小心翼翼地从美国人民中甩锅出去，并期盼四年以后，一个新的救世主能挽救美国，或更准确来说，是挽救所谓“大西洋民主自由世界”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可悲的缺爹幻想。

80.日耳曼的赢学史观

作者:一只鹅

在日耳曼看来，整个世界就是正道 Vs 魔王的历史。正道不团结，软弱，经常勾心斗角，而魔王则处心积虑、一直潜伏。但是每次到危机时刻，正道们就团结一致，爆发出光之力量，重新把魔王封印。于是整个世界历史是一种循环，正道封印魔王，千年后封印松动，魔王重出封印地开始腐化人间，产生如特朗普这样的腐化萨鲁曼，但最终正道力量还是觉醒团结，一齐合力封印魔王，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轮回。你看熟不熟，这不就是经典 RPG。正道史观，本质上遵循了一个基本的经典的文学结构：正道，因为充满人性和自由，所以具有各种人性的天真、单纯与软弱的特点，所以容易被魔王蛊惑，引得魔性入侵，被腐化。但最危急时刻，这种人性的自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化身爱无限，激发出爱的无限魔力，一发元气弹，封印魔王。但魔王没有消失，魔王仍然暗中汲取人性中的黑暗面原力，然后不断吸收壮大，直到再度在东方之地蔓延，席卷而来。这种日耳曼正道循环史观和古代循环史观的有很大区别。比如中国古代的循环史观，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例，他的治乱兴衰，是源于统治者自身的失德、失去民心，受到上天惩罚，所以最终被新的有德之人取代。这就叫做所谓的汤武革命。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永恒的不断反复卷土重来的大反派，在儒家看来，你灭亡了，那是因为你失去了人心，也就是失去了天命，你被推翻你活该。而在环地中海文明的循环史观里，比如希罗多德里面则有一种希腊式悲剧宿命论在里面。一个文明如果不断发展和上升，就欲望要扩张。扩张了就收不住手，收不住手，就穷兵黩武，

最后作茧自缚。哪怕这个文明知道这个宿命也无法真正做到节制。因为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借波斯国王之口，述说了这种文明兴衰的历史必然源于其人类追求荣耀的天性。他最后说：”人之最大悲哀，莫过于知道很多，却无能为力。“后来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还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指出了文明之间陷入一种永恒的扩张与生存的危机与斗争当中。所谓循环史观其实一种古老文明的底蕴，他的核心智慧在于“节制”这个概念。一切文明，一切过去的霸主都因为失去节制，失去自律，都因为自身的扩张欲望或是冲动而走向灭亡。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更有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就是古典文明的输学。古典文明的输学是真正经历过一代又一代文明的兴衰更替，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湮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圣王的崛起,经历了人类荣耀与死亡的不断反复的厮杀轮回最终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而这是缺乏文明积淀的日耳曼暴发户所不具备的。日耳曼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节制的美德，日耳曼人通过假想一个邪恶的大魔王的形式，把自身的人性内在的欲望冲动以及由这种无限扩张的冲动带来的一切恶果归结于一个实体化的大魔王（比如从一战前的黄祸论一直到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从而让自己显得白璧无瑕。这种日耳曼的正道总是在胜，邪恶总是最终要败的循环史观，其实正是一种揉合了日耳曼甩锅学的日耳曼赢学史观。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打成了邪恶。如果自己内部的人也不认同自己，那一定是萨鲁曼，一定是被亚空间污染了。萨鲁曼是伟大胜利途径中必然的小波折，最终还是要大胜特胜。而内部的反对意见，则统统视为一种人性的软弱的缺陷，同时还要骄傲自豪地称这是人类自由本性独有的包容性，甚至可能还得说，正因为正道世界是文明的，包容的，所以才会周期性地产生萨鲁曼这种亚空间污染的兽化人，最终还是要归

结到一个“赢”字。

81.没有美国霸权，只有日耳曼霸权

作者:一只鹅

北美霸权本身并不存在。

在文化上真实存在的一个霸权，其实是日耳曼霸权。

北美不过也是日耳曼意识形态日常维护的一环。

这就跟“基督捍卫者”一样，英国可以是基督捍卫者，法国也可以是基督捍卫者，德国、奥地利都可以是“基督捍卫者”。

不要用封贡体系的思路去看待日耳曼文化，说北美是世界的周天子。这种想法是滑稽可笑的。北美实际上承担的是“基督捍卫者”的形象。而造成这一原因的是，二战后大量欧洲犹太裔神棍来到美国以后，把美国洗脑了，是新保守主义取代了美国传统保守主义。20 世纪以后的北美的意识形态霸权建立在整个日耳曼世界的优越感之上。没有日耳曼意识形态霸权作为基础，所谓北美霸权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特朗普坑队友，坑盟友这件事，我们看其实是一种好的转变。这是作为第三种形式的民粹保守主义对新保守主义的反攻倒算。

特朗普不愿意在承担“欧罗巴-日耳曼”的“基督教捍卫者”，而是更想在北美和大西洋称王。如果真的比喻的话，类似于战国时侯，秦国和齐国相继称帝。秦国不愿意作为周天子体系的抵御西戎的文明守护者，齐国也无意效仿齐桓公“尊王攘夷”参与称霸会盟。而是从整个“尊王”体系中脱离出来，自成一套。

所以这一波变化，实际上是从春秋到战国的变化。这是日耳曼–基督教世界的尊王体系逐渐走向崩溃。一战、二战和冷战，如果说欧洲诸国的争夺焦点，是谁成为这个所谓正道世界的执牛耳的“春秋五霸”的话，那么现在才真正进入日耳曼霸权的破产，20 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崩溃只是这个演进环节的一小步。

实际上，欧洲并不反对美国称霸。如果他们自身不能取代美国的话。那么美国称霸对于欧洲本身仍然是最优选项。因为欧洲自身也受惠于“日耳曼正道世界光环”。而美国捍卫的也不只是自己，而是整个日耳曼世界的优越感。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欧洲各国对 DeepSeek 的抵制，本质上仍然是在配合美国维护日耳曼正道世界的优越感，维护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白人–日耳曼文化霸权。这也是我们看，为什么在北约军费、格陵兰岛等问题上，欧洲政客能屡屡对特朗普妥协的原因之一。所以应该放弃一种幻想，欧罗巴诸国会意识到北美霸权即将衰落以后，会主动与其他文明联合去竞争帝国遗产。这是不会的，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这个帝国的遗产，他们自身就是北美霸权的意识形态扭结的不在场的核心。他们关心的不是上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在桌上了。

82.日耳曼隐性种族主义

作者:一只鹅

在白人那里，智力和智慧是两个词。他承认你有智商，不代表承认你有智慧。int 指的是认知能力，数学能力。而 wis 是指的洞察和决策力。后者更接近老美说的领导力 leadship。他说你智商高，恰恰也是一种种族主义偏见，是对种族进行功能化筛选。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的等级制。美国人用来形容自己的词，从来不

是智力（int），而是智慧、魅力、领导力。这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等级制改造后的种族主义投射。但柏拉图本人没有种族主义，柏拉图认为根据灵魂的构成不同，每个人在城邦中占据不同等级。智力高和体能好的人都是服务者，他们是手艺人、工匠、奴隶等。其中最高级的统治者是哲学王。但是白人依据的是所谓“种族禀赋”来进行分类———亚洲人适合做工程师，老黑适合打篮球田径，白人适合战士和国王。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白人认为老黑体能好，身体壮，但白人从来不认为老黑可以成为“战士”，因为白人认为黑人天生没有纪律，不适合成为战士。这就跟白人认为老黄智力高，但不能成为统治者一样。白人认为老黄缺乏领导气质和魅力。而身体素质和智力都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指标化的，可以最直观地进行测量的（比如数学题和田径赛），这是便于白人对黑人和黄人进行“凝视”“分类”“打分”，实际上就是把有色人种客体化为一种可以指标化测量的牲畜。而白人自诩的领导力、魅力、智慧都是无法量化的、主观的，难以直观反映的，无法指标数据化的唯心概念。这是为了防止白人被测量、被客体化、被凝视。这也是白人的特点，白人用看似唯物主义的科学客观的方法去凝视有色人种（其实内核一点也不科学）。但是他用来形容自己的特质的时候，从来都是习惯用那些不可量化的主观的唯心主义词汇。从而形成一种种族主义优越性的闭环。在这种闭环赢学系统下，白人永远可以站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给黑人、黄人出题打分，甚至分数标准都可以非常地细化，以显示自己的科学性客观性，但有色人种却在这套系统内无法给白人打分。因为领导力、魅力、智慧都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性概念。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很巧妙的种族主义歧视。

83.支持白左还是白右

作者:obbedisco
建制派和目田派最大的公约数就是白右。
建制派察觉到一切在建制和西方这一组对立中站西方的个体都是因为认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先进性——在他们眼里,美国的先进性能够来源于哪里呢?想必是所在州文娱产业相对发达、大城市较多、种族更多元化、更符合那个"多元文化"形象的【白左美国】吧?"那支持白右打白左不就行了?"
而目田派的想法就复杂多了。其实他们的普遍认知是在建制派之上的。他们意识到了美国在国人乃至东亚人眼里的先进性来源于那个在东亚人的传说中依靠自己的勤劳变新大陆荒芜之地为流淌着红酒和牛排的血水的全球第一强国的群体——盎撒-日耳曼人。更确切的说,是当年那个清教色彩浓厚、种族主义强烈而纯粹、血统纯洁的盎撒-日耳曼群体所精确到的个体——所以,为了维持自己本身的【先进性】标签和一贯立场,更好的为盎撒-日耳曼人这一具有【神性】的现实群体服务,目田们选择支持谁呢?当然是更好的"保盎撒-日耳曼人的守"的白右。
总结一下,就是建制派本身的合法性不足以压过普通国人对现有全球霸主的慕强之心而又解构无方;目田派空有一双"慧眼"但投靠无门(毕竟保盎撒-日耳曼人的守,就肯定要接纳他们对其他非己种族的排他性),只能含恨高呼"中国无一物以报盎撒"而选择用保盎撒-日耳曼人守的方式来在祭坛上燃烧自己——参考那些认为"自己因华人属性被排也在所不惜"的高华。
多说几句吧。
很多目田想要把"给白右叫好"的责任全盘推到建制派乃至被描绘为"全员劳保"的全体中国人头上,实属"你保我笑"——请问:为什么堕胎法案议题上,目田派发出的反对声甚至不及建制派响亮,赶不上批判唐山事件力度的十分之一呢?因为目田派会认为契丹人不够利女(不够进步),但盎撒人本身作为被钦点的【高进步性群体】,他们已经脱离了被目田派【依据行为评判进步性与对错】的范畴。
另外,说到中美右派的思想内核问题——不得不说非常正确,但表现不一样呢?那要看你怎么解读中国右了——
学到了【歧视中国人】这一最具鲜明特征的行为的部分目田壬,学到了【歧视经济落后于本民族的其他民族】这一表层行事准则的部分民族主义者,学到了【歧视经济落后于盎撒人的所有民族】这一深层本质的另一部分目田壬+另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学到了【歧视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一切民族】这一"为己所用的深层行事准则"的部分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究竟谁才是中国右?

84.印度人为什么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

作者:羽承
为什么印度裔比华裔在海外更成功印度裔在五眼混的好,正是因为南亚种姓制 promax 版本吊打北美种姓制 beta 青春版。

首先科普一下，在巴拉特实际生活中，种姓不是个人属性，而是一个地区，一群人，他们有世代从事的职业，和自己的通婚圈子。他们也有被规定的社会地位。所以种姓不是个人社会地位问题，而是一群人社会地位的问题。现实中，首先种姓也不简单的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等四大种姓，而是分化成非常细碎的子种姓。其次种姓还是碎片化的，比如最高种姓的婆罗门，在不同地区之间也有地域歧视，不同地区的婆罗门互相看不起，之间不能通婚（即巴拉特的种姓制，不仅有我们熟悉的阶层横切，还有竖切，是不是很有既视感？）。
其次，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印度的种姓是可以提升的，这个过程被称为"梵化"(Sanskritisation)，即低种姓或部落通过模仿高种姓（尤其是婆罗门）的生活方式、仪式和实践来谋求向上流动的过程。当然，虽然在印度诸低层表列种姓受种种限制，九成都没梵化攀升过一次（尽管他们都宣称自己比周边群体认定的种姓要高），但大部分巴拉特们熟谙整个流程，个人认为这也是巴拉特们能无缝嵌入昂撒社会并且上位的原因之一，以下是简单科普：
一、梵化的途径在印度，低种姓梵化的途径主要如下：
1、改变职业低种姓人群通常从事被视为"不洁"的职业，如理发、搬运死牛、看守火化场等。为了提升种姓，他们需要改行从事"洁净职业"，如商业、教育或医疗等。
2、改变饮食习惯高种姓人群通常遵循严格的素食主义，而低种姓人群则常食用肉类。梵化要求低种姓人群放弃荤食，转而食用牛奶、水果和蔬菜等"洁净食品"。
3、改变生活习俗低种姓人群需要抛弃原有的生活习俗，学习高种姓的习俗，如童婚、不许寡妇再嫁、用鲜花祭神等。此外，他们还需要改变种姓名称，迁居到陌生地区，以摆脱原有的社会身份。
4、经济和政治基础梵化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低种姓人群通常需要通过积累财富、参与宗教运动或通过"向上婚姻"(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等方式提升经济和政治地位，之后才能实施梵化。与中国门阀时代郡望地位提升途径相比，不同点有二：(1) 更强调种姓群体的整体性的梵化攀升，类比赛里斯贵族传统最重的后汉魏晋时代，家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巴拉特则一人得道不够，梵化得和鸡犬一起修炼同进退（当然也有王朝鼎革用枪杆子当了国王升刹帝利的意外，但非大动荡大多如此）；(2) 赛里斯门阀时代寒门哪怕想婆罗门贵族化，也得证明自己有刹帝利的能力，或军功或入仕，如南北朝的沈家从低等寒门晋级士族是先武力后文化，片面模仿上流风雅也只会有个郝隆晒书之讥，提升不了地位。
巴拉特传统里，梵化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成本很高，通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在巴拉特，几乎每个低种姓群体都有一个梵化攀升等级，飞升到高种姓的梦（当然因当代印度对很多表列低种姓出现了预留制这些优待，类似国内的少敏优待，如果只在巴拉特混，很多低种性又不想升等级了。但要离开巴拉特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认为自己是高种姓），很多种姓群体不承认自己实际的种姓等级，类比游戏的话，每个 LV3 都说自己是 LV4 甚至 LV5，所以现在三哥跟你们自称的种姓你们都要打折来看。历史上英国殖民时期曾经试图做过一个全国的种姓列表，结果引起印度人互怼。印度人都不满意，说我这个种姓不是这样的，应该更高级等等。最后这个事只能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梵化仍然是低种姓人群提升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经典案例有：
①印度南部科格（Coorg）地区的低种姓群体通过模仿婆罗门的生活方式，如放弃吃肉、饮酒和动物祭祀等习俗，转而采用素食主义和戒酒等"洁净"的生活方式。他们还模仿婆罗门的服饰、饮食和宗教仪式，从而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提升了种姓地位。
②印度北部的一些地区，低种姓社区通过改变职业、饮食习惯和生活习俗，逐渐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例如，一些原本从事"不洁"职业的低种姓人群，通过改行从事商业或手工业，并模仿高种姓的素食习惯和宗教仪式，逐渐被社会接受为更高种姓。
③在中世纪，印度东北部的底马撒王国通过梵化过程，将部落文化与印度教文化相结合。婆罗门作为宗教顾问，通过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了部落国王及其臣民接受印度教的仪

式和习俗，从而提升了整个王国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当然还有更为经典和新鲜的就是我们的莫迪老仙，从姓氏看就是榨油的吠舍阶层（据说古吉拉特邦首陀罗和吠舍阶层合并了），还吃肉，明显当不了婆罗门。不过位高权重加上印度教护法者的形象人气太旺，已经被“抬旗”了。早就有印度大儒自带干粮解释老仙其实是祖上是刹帝利，为了婆罗多而战战败，然后被侵略者迫害被迫改成低种姓。大祭司出面直接举行仪式，直接坐实，这可比传统靠几代人梵化快多了。个人认为这属于现代社会印度种姓制松动后，婆罗门对于印度建国以来第一政治明星莫迪老仙的特事特办（不仅在于其位高权重忽悠人能拉票，特别是莫迪对印度教大敌绿绿的迫害深得印度教祭司的心，其打击绿绿毁清真寺建罗摩神庙等行为对印度教贡献不比几百个婆罗门大多了，倒不是单纯的跪舔位高权重者），不属于传统的梵化流程，因其家族明显没按照印度教规范进行长时间梵化。印度教大儒们也很为难，你们梵化不达标咋办，按规矩提升不了种姓啊？又不能坏了规矩，那只能说老仙祖先是被侵略者迫害才变成低种姓的，现在是拨乱反正啊（莫迪姬祖先：对对，我是被迫吃肉的，被迫从事贱业的，可恶的侵略者，大祭司明鉴啊）。——这不公平啊，君不见，印度的马云、化腾和健林们，如安巴尼和阿达尼家族到现在还是低种姓呢。

二、相反的巴拉特们及润华

巴拉特与昂撒同属于印欧人种，系同出一源，其种姓体系的社会源代码是几乎一致或类似的（其实昂撒继承的拉丁体系哲学也差不太多，比如西方哲学之祖源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统治者由黄金构成；军人由白银构成；而人民由青铜构成。这三个等级（种姓）的界限是严格且不可逾越的。统治者和护卫者由于思想境界较高，被认为不适合与普通民众通婚。”虽然因为孙子决定祖父地位的原因被后世学者尊崇，但比起巴拉特印度教深邃精妙的种姓轮回与梵我合一，抛除滤镜扪心自问，是不是太过于粗陋了）。

昂撒由于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时间太晚，虽然凭借拉丁语系希腊罗马的遗产及两河中东的文化交流点出了大航海时代及工业革命，率先靠先进技术组织（亨廷顿：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势，而是通过其运用有组织暴力方面的优势。）起来的暴力统治了一个时代，但其社会形态演变，仍然是种姓制底色，各种姓抱团斗争博弈分蛋糕，而不是原子人呼唤一个大爹给自己一个做题正确的奖赏。

北美高华就是勘不破这一点，表面高呼远离壬权洼地，实际上还是老中集权大一统明清科举壬思维。来到昂撒社会，高华首先是寻找一个可以让他们做题晋级的体制大爹，以原子人身份内卷卷做题和排名（爬藤），从事或让子女从事 stem 理工科/努力做技术性工作，幻想一个公正或者相对公正体制大爹对其实施奖惩机制，意图靠考分/绩效（对应科举）和贡献点（对应科举官僚政绩）来博上位，用去组织化和遵纪守法（对应想当孤臣的科举官僚的不朋不党）展示忠诚——思维比粉红还老中十倍。

面对华人的卷生卷死以提升阶层，昂撒们只会表示“Excuse me?”。五眼国家群体公开场合最推崇的一个词不是“intelligence”智慧而是“leadership”领导力，虽然昂撒的霸权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工业革命巩固，但人家论述自己的昭昭天命，宣传的可不是靠科学技术，而是上帝的指引加人种优越的领导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钻研学习搞科研从事技术性工作，在美国价值体系属于“nerd”和干活的首陀罗阶层，高华拼绩效和做题来提升自己阶层地位的方式，就好比用首陀罗的手段向刹帝利证明自己的高贵。越努力越低贱，在昂撒看来：果然没给你们划分错种姓吧？润华实属以己度人了，以为人人都像自己这个群体一样有船货崇拜。

相反，昂撒的巴拉特大表哥们就不一样了，种姓制 promax 环境下，他们已经习惯了抱团博弈和争取种姓飞升，而在南亚次大陆无论抱团博弈还是梵化种姓提升都是以种姓社群为单位的，所以巴拉特们一站稳脚跟，就使出各种手段把老乡亲戚全部拉过来，视为南亚大陆常见的种姓社群集体远离故乡邻居进行梵化（离开熟悉知根知底的其他种姓群体，能更好地编造历史及梵化升级，在印度古代很常见），干不了程序员的就干行政甚至清洁工，刚好对上了昂

撒社会青春版种姓群体博弈的密码；相比之下，做题家出身的润华习惯了以名次定等级，除了靠妈祖签证的福建老表们，几乎每个润华都把其他来工作的润华视为影响自己做题名次的竞争对手，恨不得上车就关门，以原子人身份尽量多吃多占——殊不知，在印欧种姓制社会，比低种姓更惨的是不加入任何种姓的阶层。在巴拉特，这种原子人群体雅称"部落民"俗称贱民。
此外，与高华们一心刷理工贡献点相比，三哥们搞理工刷 stem 只是留在新大陆的手段，只要有机会就会尽量往管理层挤，成为动嘴指点比划的婆罗门（从梵天之口生出的婆罗门）而不是动手干活的吠舍。据说巴拉特们的天赋技能，是能在任何一个新环境一眼识别出地位较高者和能提供资源的巴结对象，这估计是长期生活在种姓制社会下的内化本能了。毕竟婆罗门可不会天天光着身子，给其他人看表示身份的圣线，在印度巴拉特们之间各种姓基本很难伪装自己的阶层（但在新环境硅谷坚持引进种姓制老巴拉特们也不太拿捏得准了，开始借着公司团建鉴别种姓。以至于硅谷在低等巴拉特的抗议下，出了禁止种姓制的规定，禁止高等巴拉特们借着团建开展游泳活动，查看员工们身体上是否有圣线）。
但有趣的是，昂撒社会的种姓制相比大表哥巴拉特，仍然过于原始。长期种姓之间博弈及种姓内部之间的博弈演变不够充分，在体系健全和机制完善精密方面，仍逊于巴拉特。如果把昂撒社会与印度社会体系比作 APP，昂撒种姓制更像是 beta 版本，而阿印已经迭代多次了。因此，熟谙种姓博弈机制，内化几乎为生物本能的巴拉特们越深入昂撒社会，潜意识越觉得昂撒活太糙，APP 里全是可供利用的 Bug 漏洞，三哥入昂如同满级怪进入新手村开大，几乎是降维打击。代入科举壬打比方的话，就好比老中科举壬发现新大陆也是搞熟悉的做题晋升，但居然原始到不搜身、不糊名、不查小抄，应试考生不刷题库，简直做题天国；而三哥们发现在南亚那块不走大运几代人才能走完的梵化飞升，靠卡 BUG，在北美新手村居然一代都用不了。
现实表现是，巴拉特无论哪个种姓都能迅速抱团在昂撒社会找准自己位置站稳，并尝试进一步博弈，到后面认识到昂撒初级种姓制的黔驴技穷之后，就开始从容 PUA 了，我巴拉特不是给你们当吠舍首陀罗打工的，而是作为高贵的婆罗门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指导，当你们的精神导师的。没有我们婆罗门，你们 wasp 连刹帝利都当不好。
美国媒体灌输的不同种族刻板印象，白黑墨黄印各自独立，各司其职。黄种人印度人干程序员，城市白人是统治阶级，红脖子负责农业，黑人负责唱跳 Rap 打篮球，老墨扫厕所，组成一个美国大拼盘，不就是青春版的种姓划分么？只不过这点小伎俩，对咱巴拉特属于班门弄斧了，真以为咱来给 wasp 当吠舍的啊。
所谓白左素食低碳及性少数群体 LGBTQ，不就是另类的梵化扮演提升种姓，压制作为吠舍、首陀罗的直男阶层么？顺便，我们巴拉特玩素食高贵的时候，你们昂撒还在玩泥巴呢既视感简直不要太强。目前，五眼国家中，英国出了印度裔首相，印度裔（或南亚裔）市长、议员层出不穷，加拿大政坛锡克族势力更是举足轻重，澳大利亚印度裔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美国印度裔人口数量则超过 540 万。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哈里斯、万斯的夫人、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妮基 · 黑利和维韦克 · 拉马斯瓦米都是印度裔。今年 7 月，美国国会共有 5 位印度裔议员，在亚裔中居首位。此外，还有 40 位印度裔担任州议会议员，这在亚裔中也居首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印度裔出任美国高级公务员。据印度侨民组织的数据，2023 年，印度裔在美国联邦政府中担任了 150 多个高级职位，约占高级职位总数的 4.4%。而美国的华裔数量已经突破了 60 万，那华裔在干嘛？
在知乎，小红书发帖证明华裔过的很好 ~

85.为什么西方不能接受俄罗斯?

作者:赛博子路
因为斯拉夫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你不懂印欧蛮的神话，所以你不能准确把握斯拉夫蛮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
通常人们只知道日尔蛮种性天梯＋中的四大种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撑死再知道一个达利特就是被排除在种性外的不可接触者。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还有第五个种性，也就是敌种性。敌种性的地位和最高等的相当，但是待遇和首陀罗一样，作为敌人却不被排除出种性天梯，是设定中必须存在的。如果你觉得很复杂那我讲个故事你就懂了。
在巴拉特神话《摩珂婆罗多》中，阿修罗族＊和天神族都是生主达刹的孩子，而天神族被选择成为天界的统治享受永生，阿修罗族则住在鸟不拉屎的下届。因此阿修罗族的日常就是积攒大军攻打天神族。这个阿修罗族就是敌种性。
从地位来说他和天神是亲兄弟所以地位高贵，拥有天界的继承权。从待遇来说他啥也不是在下界吃沙子。但是阿修罗又是三相神设定好必须的存在，出演永恒戏剧中的反派。

相对的，真正的婆罗门，巴拉特人就一眼把斯拉夫蛮看穿了。巴拉特人是印欧蛮真正的文化祖宗，他们太懂这些了。
巴拉特人从不避讳直接帮助斯拉夫蛮。因为在巴拉特看来，三相神就是必须要时不时帮助阿修罗变强打击天神。
巴拉特人也从不避讳直球坑害斯拉夫蛮。因为在巴拉特看来，三相神最后就是要玩文字游戏坑害阿修罗让他们落败。
巴拉特人也从不理会日尔蛮精英指责他直球站斯拉夫蛮，因为你个小小刹帝利懂个锤子啊，人家扮演的是阿修罗，是三相神伟大戏剧中必不可少的存在，你还真想把人灭了啊？差不多得了！
而绩效人就只会把这些当成是普通外交博弈，还以为阿三怎么突然这么会玩了，这么有自主意识。
其实人家出发点都跟你想的都不是一回事。

因此阿修罗通过苦修绩效可拥有强大的神力打上天界击败天神，但最后结局又总会被天神击败可是天神也不准彻底消灭阿修罗。
而斯拉夫蛮在种性天梯中充当的角色就是这个阿修罗。斯拉夫蛮住在烂地，可以非常非常强大，斯拉夫蛮最后总是输给日耳蛮，斯拉夫蛮出身高加索是蛮人的发源地。
所以这个阿修罗只能他来当而不是东亚达利特。
因此斯拉夫蛮终其一生扮演敌人。
东亚绩效做题家因此认为斯拉夫蛮和自己一样是反抗日尔蛮种性天梯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误解。恰恰相反斯拉夫蛮自己很清楚他们其实是天梯内部人员而且是铁编制，种性就是阿修罗。他们的反抗行为是日尔蛮内部争权夺利，而不是真的反抗三相神和种性天梯。包括红色时期。
没想到吧，斯拉夫蛮作为"敌人"也能享受到印欧种性天梯循环赢学！
与之相反，斯拉夫蛮在下届是无比强大的存在，可以随意杀戮凡人也就是被开除出去的东亚达利特。这也是斯拉夫蛮为啥有如此强的种族主义，歧视老中的思想源头。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蛮认为"西方得不到的就从东方得到"，你绩效超人老中现在这么强，阿修罗得不到了心理当然不平衡。斯拉夫蛮最害怕的也是被开除出种性天梯，连阿修罗都当不了变得和东亚达利特一样没有种性。那才是完了芭比 q 了。

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蛮即强烈反抗，有时又卑躬屈膝跪舔。
这就是为什么又强烈彰显斯拉夫蛮的民族特色，又极度害怕被欧洲开除欧籍。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即不害怕真刀真枪与西方敌对，又害怕敌对时间太久总想缓缓。
而不论是建制还是赛博的大鹅专家都把握不好这一点。因为你们还没有日尔蛮学的范式。
相对的，真正的婆罗门，巴拉特人就一眼把斯拉夫蛮看穿了。巴拉特人是印欧蛮真正的文化祖宗，他们太懂这些了。
巴拉特人从不避讳直接帮助斯拉夫蛮。因为在巴拉特看来，三相神就是必须要时不时帮助阿修罗变强打击天神。
相对的，真正的婆罗门，巴拉特人就一眼把斯拉夫蛮看穿了。巴拉特人是印欧蛮真正的文化祖宗，他们太懂这些了。
巴拉特人从不避讳直接帮助斯拉夫蛮。因为在巴拉特看来，三相神就是必须要时不时帮助阿修罗变强打击天神。
巴拉特人也从不避讳直球坑害斯拉夫蛮。因为在巴拉特看来，三相神最后就是要玩文字游戏坑害阿修罗让他们落败。
巴拉特人也从不理会日尔蛮精英指责他直球站斯拉夫蛮，因为你个小小刹帝利懂个锤子啊，人家扮演的是阿修罗，是三相神伟大戏剧中必不可少的存在，你还真想把人灭了啊？差不多得了！
而绩效人就只会把这些当成是普通外交博弈，还以为阿三怎么突然这么会玩了，这么有自主意识。
其实人家出发点都跟你想的都不是一回事。

86.日耳曼学解释乌克兰

作者:未知
日耳曼学真好用，高效地解释了，为何乌克兰不惜一切代价，哪怕人死光，钱打光，也要加入欧盟和北约。
因为乌克兰人深刻认同日耳曼学的种姓天梯，深刻认同天梯上西方白人凌驾于其他所有民族的婆罗门地位。
欧洲人美国人为啥过着好日子？因为他们是婆罗门，所以理所应当地享受下层种姓的服侍与供养。乌克兰人幻想着，如果他们有朝一日鲤鱼跃龙门，成为了婆罗门，他们也自然可以享受同等的财富与权势。
注意嗷，日耳曼学的种姓天梯中，财富和权力不是按德行或绩效分配的，而是按种姓分配的。所以乌克兰即使经济一团稀烂，工业千疮百孔，但他们依然相信自己有权且马上可以富足，因为他们马上就可以成为婆罗门，马上抵达应许之地，享受一切奶与蜜的甜美。
因为彼岸是纯粹的美好，所以为了抵达彼岸，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这是乌克兰保持高昂斗志的原因。
同时就引出另一个观点，为什么我不支持乌克兰入欧，且对乌友们所谓“乌克兰反侵略所以天然正义”观点很不以为然？
因为认可这套种姓天梯，就意味着认可它的一切，尤其包括老中人在这套天梯中的实际达利特、首陀罗地位。
也就是说，乌克兰在入欧后，可以无条件地享用老中人辛苦创造的财富，可以肆无忌惮地鄙视、欺辱老中人。因为他们在那套种姓天梯中比老中人“高贵”。
同时，由于小日子在天梯上的地位也略高于老中人，所以乌克兰不计代价加入西方的背面，

就是不认为小日子对老中的罪行“有什么大不了”。“这不过是一场殖民战争，高种姓有权伤害低种姓”。
那些乌友们还拿什么抗战来共情乌克兰，真是对抗日先烈毫不尊敬，戏谑地作完全不相关的类比。
乌克兰现在打仗的目的，是武装维护日耳曼种姓天梯，给“高种姓”对“低种姓”的伤害权做武装招魂。乌克兰作为被德国纳粹深深伤害的土地，反而在 21 世纪举起了纳粹的旗帜，正是这个原因。

87.外网论坛

作者:flint
第一次接触日耳曼学只觉得是疯言疯语,但 x,reddit,4chan 等平台逛多了后,在了解了更多的英语黑话和缩写,目睹了来自全世界各地各色的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冲天恶意和仇恨之后,你不得不承认日耳曼学有很多可取的地方,解释了很多一般中国人思维无法解释的现象,当然也有问题,比如忽视房间里的大象,很少讨论的康米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情况.
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些恶意和仇恨我回忆一下,以下只是冰山一角
1.对国人生命的极端无视,x 上一个台海问题正道世界友联欢会里面几百条回复大家兴高采烈的讨论是用 f15f16 还是 b2,是用核弹还是普通导弹是一发还是两发轻松炸掉三峡大坝轻松消灭几亿"bugmen",极端的拜拜手说中国人的建筑自己就会倒了不用打,零星几个会骂他们没人性,相对比每个被无人机炸飞的俄乌兵都有很多人惋惜.然后就是最近辱华学最火热的虐待动物学,一个精日变态杀猫视频让成百上千的白左白右原地变成 731 部队,当然他们是不会承认 731 南屠是真的,会说他们知道那是 propoganda 但是希望那是真的.但是当一个白人虐死 40 条狗的新闻出现的时候评论里表示问题又是他个人的了和文化人种无关.
2.对国人无底线的谣言编排,对此 x 上面的印度战象 pajeets 最无耻逆天到极点,什么"中国人全世界最矮","中国士兵只有 5'3(160)","中国小孩三岁就要进血汗工厂给我们做手机(战象多用中国品牌)","中国人都吃蝙蝠猫狗蜥蜴","中国人 jj 只有 2 厘米""一个印度兵打 20 个中国兵","加勒万被俘的都是巴基斯坦人扮演的",随便找一个烈士陵园航拍图说中国阵亡了一百多,高调到处发帖纪念 62 年战争中的印度战神单人几天内消灭 700 中国人,各种花式分裂中国的大印度大巴拉特地图成千上万的赞和转发,无穷无尽的机器人账号转发各种编排的关于中国的谣言包括前段时间的"新病毒爆发",各种高调封杀制裁安调中国品牌,天天捕风捉影中国渗透中国间谍你把他 ID 一遮还以为是哪个西方高官议员.
3.对东大武力的极致贬低,红迪上的空想地图板块,斐迪南没有被刺杀--藏突蒙螨港台六毒俱全,希特勒上了艺术学校--六毒俱全,斯大林没有抛弃希腊共产党--六毒俱全,美国南军没输--六毒俱全,我今天起了个大早--六毒俱全等等.还是红迪这次是南中国海新闻又是喜闻乐见的正道联欢会,越南人表示他们的苏 30 已经饥渴难耐了要喝中国人的血,没毕业的马来人学生已经等不及毕业了加入空军图康,菲律宾人提议等下次中国人不老实了一定要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八国联军占领仪式,并且他们从乌克兰买的无人艇可以火化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印尼人骄傲的说我们有丰富的图华传统等等.还是红迪历史板块几千条评论热火朝天的讨论如果一个西班牙探险家和他的小部队征服了明朝中国会诞生一个怎样的新人种,没有一个人质疑可能性或者直接告诉大家随便就能搜到的真相:这个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就被老中海盗斩了首,他的军队在柬埔寨被全歼.
4.莫名其妙的 G 点,还是红迪一个讨论中国省市 GDP 的帖子谈到了北京 GDP 和爱尔兰一样,顿时一个爱尔兰人炸了咆哮"我们要再次组织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我黑人问号(八国联军是

真的出圈).还有最经典的看到有人发汉字就狂刷各种 social credit scores 斗笠龅牙鲢鱼须柠檬黄冰淇淋青虫丁冬种族歧视图.还有正道人能在一段 wholesome 的深圳夜景下左右互博炒翻天一堆人要"取消"这种"不正确不应该"的繁华等等.在 4chan 某些时间的某些板块如果你想发帖表达"中国人"用了"chinese"而不用"chink"会被人暴起一顿乱骂等等。

88.赢学话术

作者:寻道人
日耳曼赢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实里在输，所以需要在精神上赢。这句话可以废话化的转写为，就是因为在现实里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更需要投入特别精力向国民解释为什么我们虽然输了但还是赢了。

这样的赢学的重点是：必须得出一个虽然赢了但是还是输了的输家。这样的句式在媒体中是不鲜见的，例如“（一件好事），but at what cost”。而且必须强调这个输家的输不是因为技术，不是因为操作不得当，也不是因为有一小部分坏分子把事情搞糟了，而是因为这个输家有某种根源性上的问题，可能是种族上的低劣或意识形态上的根本问题。

而我们在根源性上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即使我们在技术上有问题，操作不得当，也或许是一小部分坏分子把事情搞糟了，但我们最终还是要赢的。这就是一种经典的技术，把现在的输变成未来的赢，把现在的赢变成未来的输，从而用未来的赢战胜未来的输而忽视当下的输赢。

但如何归咎这一根源性上的问题呢? 如果直接说，中国人就是种族上的天生赢不了，那么未免从根本上抵触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叙事，而且种族主义到不太体面了，除了那些尤其恨自己和自己的血脉同胞的中国人之外，体面的白人是不愿意当着大家的面这么说的吗，都是偷偷说。

说某人是意识形态有问题就是更好的选择——这可以把种族主义或其他基于某种先天特性的歧视的议程包装起来，而且意识形态这种实质上没法定详细指标的东西是最好的题目。这里还有一些隐约的“教化”存在，即以一种包容性的姿态强迫他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统一，并在这个教化的过程中收取巨额学费。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个典型的日耳曼赢学家话语：

只有得到我们的民主指数认证，不和动物朋友乱搞，一个主权国家才能不是一个迪克忒多国家。(注：此条对唐纳德 · 特朗普先生的当局无效)
只有周六日无薪义务加班，一个工人才不是一个怠工的老落后。
只有守身如玉，一个女人才不会是荡妇。
只有有女朋友，一个键政人才不是生活不如意的 INCEL。
只有跟着一些大 V 博主一起赢，一个公民才不是值得怀疑的非国民。
只有用本土话语，不用任何西洋话语，一个赢学反对家才不会不是一个赢学反对家。
是的，不仅日耳曼人、盎撒人和斯拉夫人等高加索种可以当日耳曼赢学家，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日耳曼赢学家。赢学家的本质是先给你扣一个帽子，这个帽子绝非是任何形态上的学理性的，而是先有了这顶帽子才有了后面若干支撑这顶帽子的论述。

这个帽子的产生正来自赢学家最自豪的那一点——我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我是一个"先进"的干部，我是太守身如玉的娇妻了，我是一个有女朋友的接受了先进意识形态指导的优秀男性，我是一个永远一起赢的大国民，我是一个一句洋人都不引就能揭露日耳曼人邪恶阴谋的赢学反对家。

所以，假如某人真把这些帽子当真，而看不见帽子背后的汹涌恶意与滔天的赢的需求，是要吃很大的苦头的。

赢的需求已经超出了种族、性别与阶级的范围，成为了现代人类的某种必需品。这些赢学家殚精竭虑地设置一套打分体系，期望那些主体性匮乏的人撞进自己的评审场并为那人因为自己的评价欣喜若狂或殚精竭虑而沾沾自喜。但我们真的需要被评审吗？

89.日耳曼学:一种进攻性后殖民主义

作者:马小帅
我愿称之为，进攻性后殖民主义，重点在进攻性。
总的来说，是独立发明了一遍中国版本的后殖民主义，最重要的创新点是确立欧洲文明的印度起源。这种攻击性，使得它超越了萨义德的原版，有给中国人精神解放的潜力，是一种自由的尝试。
你要真说理论层面有多新，那倒是没有，主要架构还是阿拉伯人萨义德搞出来的后殖民主义那一套（殖民者通过地方知识分子替换殖民地居民的本体论/主体性为殖民者的认识论）。落后猎奇凝视（殖民者认识论）、服丑役（比如萨义德发现在英美生活的阿拉伯人居然会按照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编出来的一套阿拉伯传统生活--想想那些化妆化成眯眯眼的中国人）、领班达利特（就是 vernacular intellectual 地方知识分子）、赢学（意识形态的基本作用）等等概念，都是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中的概念，是为加快传播速度和扩大传播范围的互联网版。
其中领班达利特这里有个小创新，指出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超越了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也适用。比如日本属于领班国家，或者把萨义德的话进一步发展一下，叫作 vernacular nation 地方民族。这个创新类似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和世界化，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只能应用于某个国家国内的群体，也可以应用到整个国家、文明上。比如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要比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要更进步，而英国的工党简直不能算工人阶级的代表（诚哉斯言！）--这就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国家也有无产阶级与否这个维度。
但是最震撼的点，是把整套洋人话语殖民体系中最大的裂隙、最大的逻辑漏洞指出来了，即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联系。
（这是以萨义德的受害者姿态没法做到的，所以萨义德的理论不具备解放的潜力，只具有抱怨的价值。因为萨义德本人就是英美教育体系出来的在美阿拉伯人，他的上限也就是抱怨，抱怨殖民者为什么对阿拉伯人不好。读完萨义德的东西的中国人，总感觉浑身刺挠--哥们儿你只用百分之八十的篇幅就如此深刻的摧毁了殖民话语体系，然后结尾你个王八蛋居然又一屁股坐回去参与殖民话语建设去了？合着你也不过是个地方知识分子，只是比较另类一点呗？老东西别哭了，支棱起来行不行？）

把这个联系给系统化、理论化，是真正解放在洋人话语体系里挣扎的中国人的重要一步，是

摧毁洋人近两百年来创造的扭曲历史的重要一步。

我认为现在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继续发掘“印度--伊朗高原--两河新月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地中海希腊--地中海罗马--日耳曼野人”这条文明脉络（也许不是清晰的一条脉络，而是比较复杂的网状），找到更多的证据，把欧洲文明死死的和印度文明焊在一起。这样，快被洋人的殖民体系话语（“啊！伟大的欧洲！”这样的屁话）淹没的中国人，才能勉强呼吸。而不被溺死，正是找回我们的本体论、恢复华夏历史正常路径的第一步。
我看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就已经溺毙了，他们现在所谓反抗欧美的主体性（伊斯兰和反殖民），甚至都是欧美给他们替换来的（美苏争相用伊斯兰极端势力打击对方在阿拉伯世界的傀儡，以及欧洲左派用反殖民话语打击美苏在非洲的扩张）。他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都烟消云散，只剩下围绕着洋人的故事。这比起历史文化被彻底摧毁的印第安人，只能算是强得有限。
中国的本体论就在她自己的名字里--两千年前的汉代，学者们就在系统性的回顾自己祖宗的故事，找到自己的灵魂，将它命名为中国。冷战中没有任何一方势力希望中国找到自己的本体论，但我们在哪怕百年动荡结束之后，都清醒的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还有未来，因为我们还有历史，我们要从自己的历史里解放自己、给未来的自己自由。日耳蛮学就是这样的一种进攻姿态的、有解放潜力的、自由的尝试。
中国人的白人/洋人赢学与阿拉伯人的后殖民主义的最大不同是姿态，前者是乐，后者是哭。萨义德后殖民主义是以受害者姿态，哭诉了一遍殖民者对殖民地居民精神上的隐秘虐待；白人赢学，则辩证的意识到精神施虐者本身脆弱的精神结构，并高声嘲笑施虐者殖民者的猥琐小心思（挖空心思赢、绞尽脑汁赢）和懦弱本质（思想虚弱到不赢不行、不赢就崩溃）。
@不好的评论我会删 认为我们不该硬套洋人的理论范式，现在就该构建百分百纯中国的理论。
欢迎不删哥的评论，但我认为现在主要任务是清算和反击（比如焊死欧洲文明和印度文明），而重新构造中国的体系（朱元璋所谓“再造华夏”），是下一阶段的事。
这其实也是现实情况的要求，和我们必然要做的妥协--现在的中国已经被殖民体系污染了，再也不存在百分百“纯中国”的东西。
就拿日耳蛮学本身提出的概念来说，比如菲乐斯学就是源自齐拉黑那一系的黑话、唯物唯心显然也不够纯、主体性也是笛卡尔开始的欧陆哲学的术语、凝视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搞意识形态批判时候发明的概念。甚至日耳曼是罗马体系下的野蛮人，这也是洋人提出的概念性的东西。
真正的华夏体系恢复的时候，除了专门的学者，人们都不会知道啥叫日耳曼（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管他们叫洋人或者白人，因为日耳曼这个词都是对华夏世系的污染）--但是这要建立在相对应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上。
颁布《洪武正韵》要建立在痛击北元的基础上，否则人们还是会给自己起蒙古味汉名，比如王不花、杨只尔杰、李拔都。你要香港人不要管自己叫约翰李，爱德华刘，也要和朱元璋一样，先痛击这个殖民体系，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语言层面。

90.日耳曼学总陈

作者：绝育原子人
日耳曼学的本质，是从一些不新的事物中，悟出了新的理解。这些现象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但是之前很难系统性的将其进行归纳。

日耳曼学的由来
在介绍日耳曼学之前，需要说明一下，这并不是一种原生学说。最初的日耳曼学，来自于对菲勒斯学的研究。菲学家在研究不同国家男女婚配的数据中，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差异。
比如,A 族女性为何会偏爱 B 族男性? A 族男性又为何难以吸引 B 族女性? 这种明显的“上下位”差别是怎么回事? 是谁定义了“上位者”和“下位者”?
对此抱有疑惑的菲学家在思考辩论的过程中，逐渐往文明差异的方向思考，最后形成了日耳曼学的雏形。
曼学家开创性的使用了闭环赢学和印度的种姓梯度，将之前难以解释的种种现象囊括了起来。
其中，赢学比较容易理解。而种姓，比网友普遍了解的要更加复杂，需要对印度社会文化有所研究，这里只是概括一些简单易懂的结论。
发现上下位概念的源头，指出日耳曼尤其是美国的种姓制度已经初步成型
华人程序员，黑人唱跳 rap 篮球，老墨刷盘子干苦力，红脖子农场主，白左玩金融科技......
这些“刻板印象”，普通的键政人只会理解成“身份政治”，“政治家转移阶级矛盾的技俩”。
但曼学家却发现，这是印度种姓制度的雏形。
各个族群被划分到了各自的圈子，世世代代从事着类似的工作，虽然很难从自己的领域跨越到其他领域，但却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日耳曼现在正处于“事实种姓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将其用理论体系化”的阶段，即种姓制度存在大量的漏洞，没有把轻松跨越种姓的方式全部封死，最终反被最初的种姓发明者印度人所利用。
逆转了印度和欧美之间的关系
在国人眼里，由于印度的经济科技发展差，“绩效”不够，所以印度是作为“低等白人”“白人中的下位者”存在的，但是曼学家却指出印度人才是“上位者”。欧美文明的很多东西是从印度那里偷来的，印度才是欧美文明的终点。
比如，印度人能够很轻易的集体混入欧美企业政府，并担任高管。
普通的键政人会理解成“因为印度人团结，爱抱团，而华人一盘散沙”。
但曼学家却认为，印度人是利用了欧美青春版种姓制度的漏洞。
因为只有种姓制的发明人——印度人，才能敏锐察觉到，欧美社会现在是抄的印度种姓制度。
紧接着，印度人便发现了青春版种姓制度中，存在着没有封死的种姓跨越的方法，并利用了这点，爬上了在印度难以跨越的高种姓，最后完成了对日耳曼人尤其是昂撒的反向殖民。
所以，印度人对于欧美世界来说，就相当于是穿越者，欧美世界这套东西，印度人几千年前就玩烂了。
说明了印欧人的精神世界
印欧人作为次生文明，精神世界十分空洞，对于“自己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始终抱有疑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创造一个虚幻世界，并自创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来使得这个世界自圆其说。
在过去，这点往往表现为宗教，比如虚构一个“天堂”或者“极乐世界”，告诉你前往这里就是你活着的最终目标。
而现代，欧美的宗教则替换为了意识形态，改为了“正道文明世界”这种东西。
精神世界的创建者对这个世界有释经权，也就是规则的制定。
一旦你想要加入这个“正道文明世界”，就会自动成为下位者。因为上位者有无数种方法让你维持在下位。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俄罗斯。
普通的键政人无法解释俄族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向欧美投降，其实质就是俄族希望加入欧美的“精神世界”。

无法加入欧美精神世界的俄族人，就会一直维持着印欧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状态，只能终日用酒精麻痹自己。

指出创建精神世界的最终目标为“赢”

那么，印欧人那么热衷于进入“正道文明世界”，“天堂”或者“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能“赢”。

这些虚构的世界，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印欧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它们不约而同的将奖励定为了人类的一种感觉，即“赢感”。

“正道文明世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因为需要认证。

而“正道文明世界”之外，就是“野蛮人”，“动物朋友们的世界”。

一旦你加入了“正道文明世界”，也就意味着你脱离了“动物籍”，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赢了。

到底哪赢了？精神上赢了。即便你物质生活上什么都没变，但你还是“赢了”。

因为“正道文明世界”会源源不断的给你投送“赢学快感”，让你感觉到每天都在赢，每天都在爽。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现任总统，他完美掌控了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我要赢。

赢，对日耳曼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刚需。

说明了印度为什么是世界最强赢学，欧美只是下位者，中国的赢学处于最低层次

普通的键政人无法理解印度的天然乐观，只能将其定义为“迷之自信”。

曼学家则指出，迷之自信是印度赢学导致的结果，且印度的赢学处于世界最高层次。

为什么呢？因为欧美的赢学还局限在“这辈子”，而印度的赢学已经扩展到“下辈子”了。

印度人出生就会受印度教影响，从而诞生出这种观念：不管我这辈子如何，只要坚持修行，下辈子就是婆罗门，赢！

也就是说，印度人出生后很快就会察觉到，自己赢了，已经赢到下辈子了，赢麻了。

既然已经赢麻了，那印度人对于生活就总是积极向上，乐观自信。即便遇到挫折，也只是赢学路上的一点小插曲，并不妨碍下辈子婆罗门。

而中国人的赢学为什么是最低层次？因为国产赢学必须建立在“绩效”之上，比如六代机，航母舰队，deepseek，哪吒 2 票房。

这意味着一旦绩效不达标，国人就会自认为输，然后开始反思。

由于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赢学隔了一层，所以国人只能理解欧美赢学，但完全理解不了印度赢学。国人只能接受“赢在当下，赢在近未来”，但很难接受“赢在下辈子”。

赢学构建极差的国人和印度人辩经，总是会输。因为印度人总是能将一件事解释为赢，而国人一旦发现某件事绩效不达标，就会认输，赢学层次差太远了。

指出了日韩真正的地位是达利特阶层

日韩是“正道世界的一份子”，经济水平甚至超越了大部分欧洲国家，那么他们的地位是？

普通的键政人可能会因为绩效，而将日本排在英法德一档，把韩国放在东欧南欧前面。

而曼学家却指出，日韩处在达利特阶层，永远低“白人”一档。

这就是种族歧视的根源，“正道文明世界”的定义权不在日韩手里，日韩是下位者。小黄人的身份使其永远不可能跨越达利特阶层。

日韩在“正道文明世界”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贬低中国，让日韩人成为中国人的“上位者”，数落中国人，获得一定程度的赢学快感。

但一旦出现日韩和欧美同框的情况，日韩又会被边缘化，没有他们的位置，只能和众达利特一桌。

解释了大多数港台人的真实心理

中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很多港台人依然不服？

普通的键政人只会解释成经济军事不够强，只要航母再多点就好了。

而曼学家却指出，这些族群的真实问题，是认同的问题。
这些港台人认同的到底是什么？是制度？是文化？还是语言？都不是，这些只是表象。
他们真正认同是“正道世界种姓体系达利特阶层领头的模范小黄人”这个概念，认同的是“自己在正道世界中文明人”的身份。
为了凸显自己文明人的身份，这些族群往往会去模仿日耳曼的生活方式，比如学日耳曼的素食主义，学日耳曼法庭上戴假发。
这是印度教中“梵化”的概念，即通过模仿高种姓的行为，使自己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种姓跨越。
所以即便中国经济军事再强，也无法获得这部分港台人的认可。因为中国不在“正道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永远只是一个“发了财的野蛮人”。
而中国现在正在做的，不管是有意无意，最后都会推翻“正道文明世界”，让他们失去“文明人”的身份，变回“野蛮人”。
中国越强大，推翻“正道文明世界”的可能性就越高。他们不仅不会更认同中国，反而会变得更魔怔，更反华。
所以，想要获得这部分港台人的认同，要么骑在婆罗门头上，要么消除他们的达利特领头认同，这根本不是光靠经济军事发展，就能解决的问题。
指出了输学家的本质也是为了赢
输学家喜欢让中国输，可是很多输学家又不在国外，这么做，他们自己不也是输家吗？
曼学家指出，这是赢学变种——共轭赢学。
普通的赢学是这样的：因为我赢了，所以我赢了。
而共轭赢学是这样的：
首先，“谁跟你是‘我们’？”，把自己摘出去，“我”和你们不一样。
然后论证中国输了，“正道文明世界”或者“我的独立思考”赢了。
中国输了，但“我”没有和中国站一队，“我”和“正道文明世界”站一队，我也沾光了，赢也算我一份。
所以“我赢了”。
共轭赢学，拥有将输转赢的能力，其在层次上是明显高于“绩效赢学”的，这也是很多人理解不了输学家想法的原因。
你不知道他在高兴什么，实际上人家已经赢麻了。